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意林補
註四



意林註序

班固叙列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以為合
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漢世大儒註經皆慎取諸子之
言為六經之輔佐魏晉而降崇尚空言為說經之一變而諸
子亦漸微然唐人及宋初聚類之書徵引諸子尚夥至南宋
後而子書之存者益稀矣唐馬總意林鈔撮諸子多近世所
未經見者嗜古者胥寶愛之顧行世無善本歲在庚子余從
京師友人所見海寧周君耕厓所校註引證詳贍亟為借鈔
越七年余復至京師獲交周君因出示其重定本則較曩時
所見者加精審焉周君曰此書行世者舊止廖御史自顯本



刻于明嘉靖中近已尠傳鈔本多舛互今据道藏本與諸本
相參定其中篇冊紛糅如莊子割屬王孫子新序併歸說苑
中論雜入物理論此不可不為釐正也馬氏祖述庾仲容子
鈔當得百有七⁺家今日七十有一是闕三十六家而鶡冠王
孫子已有錄無書今取諸書所引意林為今本所無者彙為
意林逸文高續古子略洪容齋續筆諸書所載意林子目遺
文佚句散存羣籍裒集為意林逸篇共得若干家而究莫能
盡復其舊也余讀其書歎其用心之密至其辨章同異持議
衷於和平其深識尤有過人者近時嗜古者表彰子書悉心
校勘其意誠善然或過有偏主務伸其說幾、乎欲引諸子

與六經相詰難斯非好奇之過歟夫子書有蔽短正不必為之掩諱舍短取長掇其精要迺可以羽翼夫六經然則馬氏之為是書庶幾其善讀諸子者而周君之扶微闡隱又豈特為馬氏之功臣而已哉周君著述甚富於經史多所發明茲特其一種云餘姚邵晉涵序

舊唐書傳

馬惣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為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協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惣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惣從事穆贊鞠惣贊稱無罪惣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傳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惣優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工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跡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

奏為制置副使吳元濟誅度留惣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
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惣以申
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勤導咸令率化奏改彰
義軍曰淮西賊之偽跡一皆削盪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
軍節度陳許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
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
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
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惣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
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歷通歷子鈔等書百餘卷

行於世

新唐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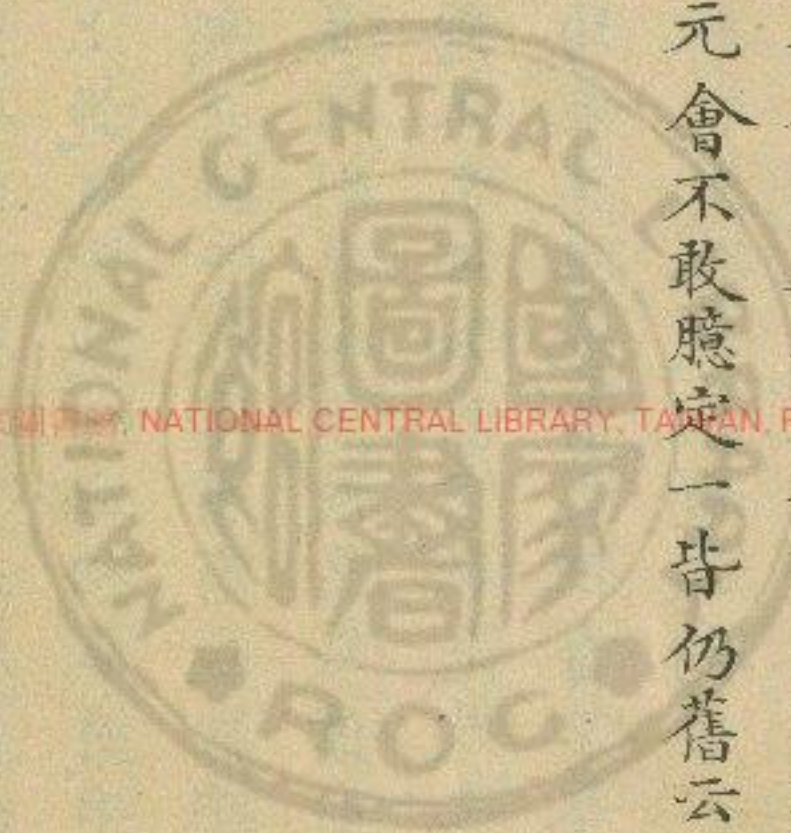
馬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寔不妄交遊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總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贊保護乃免徙恩王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禽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惡相棹訐獷戾有夷貊風總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淮西尋擢拜淮西

節度使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平析郟曹濮
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
總徙天平而名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郟人附賴總
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總篤學雖
較使控總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謚曰懿

案僕射之名舊書作惣韓集所載題名及狀亦然新書本
傳作總而吳元濟傳馬惣及李日知傳惣角字仍作惣吳
鎮糾謬因以不經譏之而王明清揮塵前錄說總管總字
云考前史皆從手合作惣非從絲謂一時稽考不審沿襲
至今考許慎說文系部總聚束也從系惣聲此正體也玉

篇廣韻則總搃通用以搃搃為俗然陸德明釋文甫田詩
總角卅兮注云總本作惣唐元度新加九經字樣手部惣
字注云駿上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是以變糸從手變
息為忽又顏元孫干祿字書有聰聰聰注云上中通下正
諸從忝者並同則并變忽從总忝僕射命名當時祇取相
承通用之惣正未可知新書欲追改之而不能盡致來吳
氏之糾似均未為得也說文但有平聲徐錯繫傳云臣鉉
等曰今俗作搃非作孔切禮部韻略有平上去三聲其去
聲之縵與總同亦本陸氏釋文毛晃增韻于東董韻作總
注亦作搃俗作搃於送韻惣注同惣俗作惣又總同縵說

頗紛岐今錄二史文皆仍其舊惟本書署名自新書藝文
志以下無不作總者今亦依之至史稱字皆曰會元序及
本書則曰元會不敢臆定一皆仍舊云



祭馬僕射文

韓愈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

東雅堂重刻宋本韓集原注云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為兵部

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

京兆也案舊唐書穆宗紀長慶三

稱吏部侍郎則愬以是年

死也案舊唐書穆宗紀長慶三

年八月檢校尚書右僕射

戶部尚書馬愬卒則非死於各

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

退之舉馬愬自代狀列銜云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

書馬愬又云前件官文武

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

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據

此則愬生前已為右僕射矣二史

皆云左僕射卒惟公宏大溫恭全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

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原注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

仲鎮滑臺辟愬為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

適彼甌閩餽飢跋

盈珍誣奏南仲不法愬坐貶為泉州司馬

躓顛而不踈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文州抗節

番禺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五年七月庚申以虔州刺史馬愬為安南都護本營經畧使八年七月為桂管觀察使十

二月丙戌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去其蝥蠹蠻越大蘇柳宗元大鑿禪師碑述僕射事云公始立

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田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

舶聽命咸稔公德受旂彝節戰來護南海屬國如林不救不

怒人畏無頭允克光于有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榮我

仁可證蠻越大蘇之語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平淮西碑元和十二年七月裴

使度奏刑部侍郎馬愬為副使舊唐書是年八月以刑部侍

郎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者異此下有公

兼邦憲以副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平淮西碑

十二年十月淮西平度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愬為工部尚書領蔡任舊書是年十一月淮平以愬為彰

義軍節度留後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鳴維蔡及許

舊為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原注激舊屬淮西故云并侯舊書十二年十二月愬檢校

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澠潁陳許節度使十三年五月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陳許澠蔡觀察使

東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

郊舊書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華州刺史馬惣為鄆濮曹等州觀察等使惟東有獠

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原注七月沂州軍亂救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

軍亂因節度使張宏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宏正三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希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

逐律萃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肆舊書長慶元年三月癸丑以劉

總為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使等庚午劉總卒丙子以前天平軍節度馬惣復為天平軍節度使索癸丑至丙子

惣解鄆任止二十四日未必還長安也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

僚舊書二年十二月巳酉以前天平軍節度使馬惣檢校左僕射守戶部尚書索退之誌幽州節度判官張徹墓云長

慶元年幽州軍亂徹罵眾以死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徹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以

幣請于范陽歸葬之原注鄂帥馬愬也愬以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師還參校二丈是就如僕射守尚書在二年還朝

即真在三年但僕射之為左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右就加之在秋冬差不同耳

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問未

歸弔廬已萃名選在秋未燕于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同

危事愬為副使時退之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華嶽題名首

侍郎兼御史大夫馬愬次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中丞韓愈後云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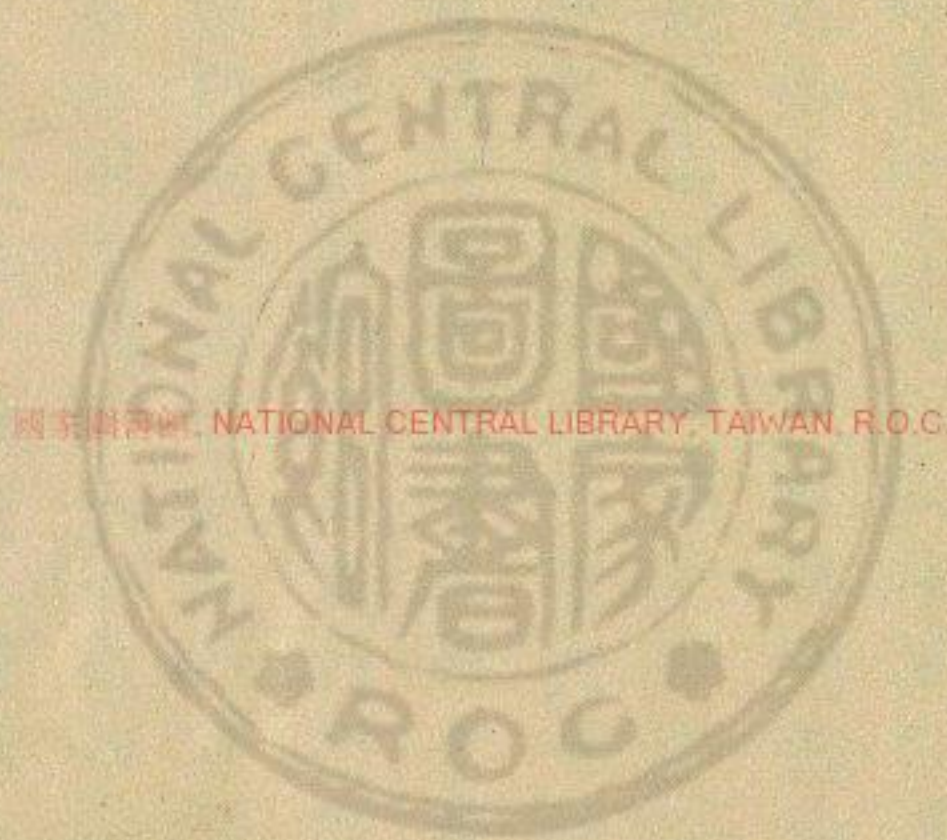
來華陰禮於獄廟愬等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

八人實備將佐以從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哉奠以叙哀其

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索馬僕射事本傳而外莫詳於昌黎此文不特叙述官蹟歷歷在目而契重悅恤之意流毫端讀之大可想見其人

故特錄之并採其注有未備者取舊紀及韓集附
之於本書雖若無與庶使論世者得藉以考證焉



馬公家廟碑

李宗閔

元和十五年夏六月有詔天平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
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扶風縣開國伯馬公作三廟於京
師秋九月新廟成冬十月有一日命公母弟推攝祭行陞
祔之禮既卒事推率其族人耆老相與言曰馬氏之先以
功名顯於周漢之際下魏晉氏族世寢衰今公起自窮身
遂爲方伯克有宗廟勤亦至矣願得銘之於石以示後人
俾其無忘艱難而世世享祀不絕其亦可乎咸以爲然公
名惣字會元扶風茂陵人也昔舜伯益掌上下草木鳥獸
歷夏殷周世不失職其後造父事穆王有勞賜之趙城氏

後七世至叔帶去周適晉事文侯後三世生夙爲晉王卿
遂專國事後數世與韓魏三分晉地建國稱王後五世趙
之公族有名奢者將趙有功封馬服君其子孫因別爲馬
氏自奢七世至通爲漢武帝侍中以二千石始自邯鄲徙
茂陵於是屬右扶風故號扶風馬氏在三國時多仕於蜀
更宋至宇文周連連有人公之五代祖曰士儒爲隋江毫
二州刺史亳州生伯達入唐舉進士爲懷河內尉樂黃老
長生之說棄官從孫思邈遊隱于茅山河内生顏舉進士
又舉又科仕於高宗天后朝爲御史尚書兵部郎屬天下
羅織熾起以不證皇族罪用失其官已而歎曰吾雖不逢

吾子孫宜有達者兵部生光粹五歲而能詩舉進士爲滎
陽令功化甚美縣人傳之滎陽生皇考諱佺年十歲則受
左氏春秋日記萬言後方以經明行高歷任諸侯由檢校
尚書職方郎中爲吉州刺史治行卓尤升聞于朝進褒州
名加賜命服竟以官卒公既孤追念世業以爲五代祖有
文才仕隋官不過群吏高祖父懷至道魯王父有陰德鬱
積而未發王父皇考惠澤在人而皆存不議於朝歿而祭
於寢重祥累慶其不在茲乎乃刻心自修以道迎天之休
學明德成名聲四聞於諸侯辟書交至公又言曰古之貧
無以祭必求仁者之粟然則不以其道雖日用三牲不如

魚菽之爲潔也故在滑與中貴人迕在閩不協於柳冕以
是濱于死而厄窮十年公亦不悔憲宗即位知公之賢追
刺泉虔二州以御史中丞都護日南以國子祭酒觀察於
桂以往升御史大夫師于百越徵拜尚書刑部侍郎尋副
丞相晉公討淮西淮西平遂代晉公鎮其地加工部尚書
治蔡州居一年蔡人和且寧遷于許州而并有殷蔡朝京
師留拜禮部尚書華州刺史而爲鎮國軍元和十四年齊
寇始誅朝廷以其地廣人衆易生搖動折其都府別為一
道而分曹濮之田以益之命爲師齊人之不廷于今六十
年民窮而無告兵驕而好亂公至則布以誠信示之法式

纖悉而不苟寬柔而有威居一年人盡安田益闢三軍百
吏上下有節上聞之進封扶風伯加銀青光祿大夫復追
贈王父為尚書工部郎中祖母韋氏為扶風郡太夫人封
皇考為兵部尚書母鄭氏為滎陽郡太夫人以褒寵之命
立三廟備致祭以告成功嗚呼人之富貴顯榮以祀其先
祖世多有之如公之超不失政終始如其志者斯亦難矣
得不謂之大孝乎明著後世可以無愧銘曰今皇帝即位
六月東藩臣惣使使者上言有司以臣名數謬登禮當廟
祠皇帝曰昔我憲考聰明聖武兵衛四出掃定郡邑愛敬
忠良為民父母實命汝惣作藩于東始平淮亂遂撫鄆封

庇二邦仍世不虔民痛無告卒驕而頑苞奸窺隙以萬以
千汝來尸之莫不順然朕初即位汝適報政疇汝爵邑書
于功令惣拜稽首敢辭休命皇帝曰咨無汝私蔡人不龔
汝則治之齊人不安汝則綏之勤亦至矣而賞何卑命汝
爲伯即封於岐惣拜稽首非臣之力陛下先臣實有明德
臣蒙其慶幸以守職皇帝曰咨我今有詔追榮爾先以昭
爾孝啓爾土宇錫爾宗廟惣拜稽首死無以報乃命季推
作廟京師由門及堂不偏不僭礩楹刻桷秩秩施施是卜
是擇仲月吉日三廟之主第升于室登降享獻夔夔齋慄
公猶居外推奉以行克薦誠敬如公在廷神祇安樂福祿

來并維公之興蓋自諸生維艱維難乃克有成咨汝後嗣
無忘此銘

案是碑見文苑英華觀其世德知當積必有自來而廟祀三世
足見酬庸之厚其所叙官秩封爵亦有史所未詳者因節錄之

例言

意林為學家壯觀而其名在五季尚未甚著故劉昫但云子鈔藝文亦不著錄宋葉少蘊王伯厚洪景盧諸公始盛稱之埤雅路史等書並見採錄而高氏子畧往往全用其語蓋雖帳中之祕不是過矣顧自元明以來其書流傳絕少而善本更不易得廣業購借積年校寫數過竊以管窺謬附條注固知纖塵無能益獄但既竭千慮之愚情難自隱輒述崖畧俟博雅君子正焉

抑序意林六卷今之五卷知非完書矣幼公則云裁成三軸蓋唐人藏書欲易收集邠裝褫卷軸寫書或用葉



子以便展翻戴序在貞元丙寅意是時尚合并為軸其
後乃因重鈔折之耳數雖不符初無羸縮唐志一卷疑
見名不見書者且自雕板盛行卷變為冊現存五卷寔
五冊也

意林祖述子鈔當百十有七家

一云百
五家

今日七十有一

是闕四十六家而鷓冠王孫已有名無書續古謂意林
一遵庾目其所著史略及目見前明鄭氏翻刻百川學
海中者子抄列目首嚮子與此正同惟正部下牟子論
為此所無中論後列蔣子萬機論至九章算術凡三十
四種其牟子蔣子等與容齋所說合而此並無之今皆

附注本書目錄之下算術後刻本闕一頓故尚有十數
種無考遍訪足本未得寡陋絕少藏棄閱市借人亦非
易易且是書在宋本未板行經元兵燹遂多散逸乃至
目亦闕亡底柱漸濡今昔同慨矣

是書行世者向止廖御史自顯本刊於明嘉靖己丑近
已剽傳其文多所刪汰字雜虎馬別有鈔帙中後亦多
訛闕唯此本出自道藏雖校勘未精文頗完備今用以
為主參互各本罄心斟酌猶未敢自知當否也

意林所以入道錄者鬻子太公管子老莊文列在漢志
皆道家隋志去太公管子增為冠唐子抱朴符子蘇子

陸子此十四部並道學也雖共採列亦出晚近故卷不加多然如說苑論衡風俗通等文頗有為世所未經見者古色斑爛大堪寶貴

注者主解所以明正事理也僕射錄書兼及漢晉人注不惟古雅堪誦實足開獎方來惜所詳止在老莊而孟子反取資章句耳至作者姓名半從闕畧亦恐論世多踈雖通人自能會悟而漏義終待補苴於是承其繇葩繼以綴旒書名之下首叙撰人諱字爵里著述大意而諸史所記卷帙現今完闕存佚附焉篇中涉有疑晦重採舊注及他書補之先有注者加本注二字下別以案

老莊添入者稀祇題曰紫偶有臆論亦附篇末愚者言而智者擇竊有願焉

簡冊紛糅編次易紊如傳子物理論二書均係散逸無怪位置互更乃至南華割屬王孫新序并歸說苑中論雜入物理則書非隱僻失甚淮淫矣詳求其故蓋緣篇目不分而本書繁富中經損益披誦者以檢對為艱裝錄者於遷移最便今就現存書三十三種按厥篇第明注條下界域既明覆勘自易且作者本旨亦可藉以考見但傳本有今古之殊古可據依管子老子之類今祇附存鶩子晏子之類隨宜抑引非出師心

蒼叢諸子自成一家與原書時有出入初不為病唯傳
寫沿訛勢難概闕昔人云校書如掃落葉豈厭求詳也
今覆更讐對各書有節段顛錯文句乖謬者徑為改定
儻義可兩通字當參用隨注云原作某今作某某本作
某或彼優於此則云舊作某從某改遇脫漏云從某補
太多者祇附載原文其佚書考証亦準此例若原書僅
存而闕意林所錄如六韜晏子尹文新序論衡風俗通
等則必詳為徵引而傳子物理更為煩複蓋以考信為
主非徒欲鯁鯁求合也

藏本貯吳山道院人罕知者天都鮑君廷博雅尚好古

購訪有年會戊子春浦陽戴君殿海寓遊金地始共寓
校時同邑吳君騫與有事焉廣業既幸觀善本起辛卯
訖癸巳注乃粗就又賴盧君文韶崔君應榴為之叅訂
諸君或導先路或共獎成皆所當首書者惟愧歎啓寡
聞見同視月尚冀宏達名賢訂其紕繆示以漏遺則更
幸甚

是書殘缺不知始自何時廖氏刊意林語要序直云馬
惣萃衆為一析卷為五其於完闕已不能詳則由來舊
矣楊升菴言此書不載符子知其未見足本而又言馬
惣意林引相貝經胡氏所有二十六十餘家乃謂意林載

牟子尚百餘言其說固非無六而不著所出徒令聞者
滋疑今以瀏覽所及搜得逸文數條雖舊觀難復足徵
赤水大有遺珠其牟子之外自王孫子蔣濟萬機論訖
萬畢術凡三十五家之文惟現存者不具錄其餘軼在
他說者並為綜採附後不特斷圭碎璧足為篋櫝之珍
亦欲覽者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云

海寧周廣業謹識

意林序

撫州刺史戴叔倫撰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輔成一
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
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
孔荀孟之述其口蓋百數十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
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得
序旁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于士大夫之家
有梁潁川庾仲容畧其要會為子書鈔三十卷將以廣搜採
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古扶風馬惣元會有子史

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

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

屬文之緒有疎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譏蔽邪

蕩之患亦足以發其機寫其志矣孔子曰

案論語是子夏之言

雖小道

亦有可觀是於諸子未嘗廢也聖人既遠承學易殊義嚮之

少純言議之多詭則百氏之為家不能盡叶乎一亦理之所

必然也當篇籍散闕人所未見之時而乃先識其名又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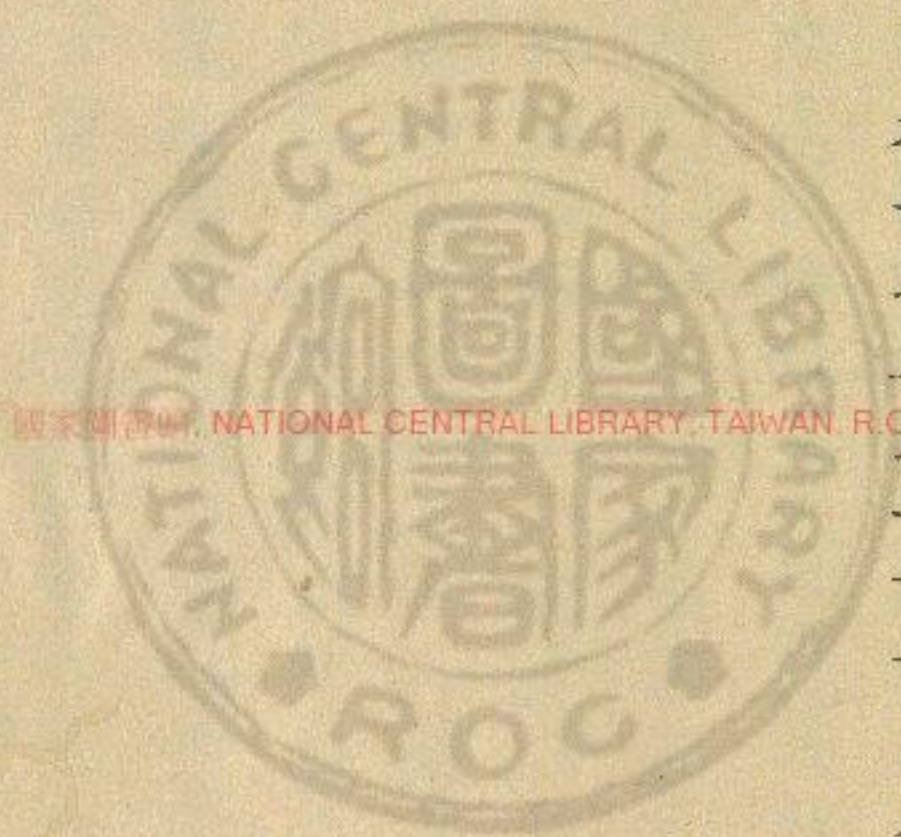
語斯足以廣聞見助發揮何止嘗鼎臠啖雞蹠也哉陸機氏

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是庶幾焉

亦足以至此從高似孫子略補

芳潤下子略原注有云唐韋展日月如合璧賦云獵英華於百氏漱芳潤於六籍語自此來文獻通考所同陳耀文天

中記引之
誤入正文
君子曰以少為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
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



子書起於鬻熊六韜盛於春秋六國時莊老道宗起覆載之
功擴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為天下式故絕於稱言矣墨翟大
賢其旨精儉教□□□名亞孔聖至矣□□□管晏文□□
□□□□□□□□□□可謂庶矣而部帙繁廣尋覽頗
難梁朝庾仲容抄成三帙汰其沙石簸其粃糠而猶蘭蓀雜
於蕭艾璫璵隱於璞石扶風馬總精好前志務於簡要又因
庾仲容之抄畧存為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畧
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隋代博陵李文博撿掇諸子編成理
道集十卷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畧論五卷天

后朝宰臣朱翼祖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洵扶風意林究
子史大畧者蓋四人矣予扁舟塗水留滯廬陵扶風為余語
其本尚且曰編錄所取先務於經濟次存作者之意罔失篇
目如面古人予懿馬氏之作文約趣深誠可謂懷袖百家掌
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可美述於篇首俾傳好事
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廢叟河東柳伯存重述

錄畧十八則

新唐書藝文志馬總意林一卷

家雜

鄭樵通志藝文畧意林三卷馬總撰

家雜

宋史藝文志馬總意林三卷

家雜

高似孫子略曰梁諮議參軍庾仲容子鈔百十有七家仲容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是有以契其意入其用而他人不可共享者也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此子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精且約也戴叔倫序其書云云惣唐

貞元中任評事字會元扶風人

晁公武讀書後志意林三卷右唐馬總會元撰初梁潁川庾

仲容取諸家書術數雜說凡一百七家五海作百有五家一

錄解題亦作百五家獨抄其要語為三十卷總以其繁畧失

中增損成三軸前有戴叔倫柳伯存兩序文獻通考作楊伯

字仲容潁川臨陵人專精篤學晝夜于不輟卷官諳議參軍

點縣令抄諸子書三十卷見梁書文學傳戴叔倫字幼公潤

州金壇人師蕭穎士為門人冠大歷間燕州刺史容管經畧

使見姚合極元集柳伯存名并為文學至御史病醫遂廢弟

中庸中行皆名有文見柳宗元先友記新唐書並有傳叔倫

貞元間第進士所著述彙十卷馬總為序伯存喪明故自稱

文廢暇序作於丁卯為貞元三年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意林三卷唐大理評事扶風馬總會

元撰以庾鈔增損裁擇為此書總後宦達副裴晉公平淮西

者也

馬貴與文獻通考經籍考意林三卷

王應麟玉海藝文諸子類馬總意林一卷注晁氏志三卷抄
諸子百餘總以庾仲容繁簡失中增損成三卷前有戴叔倫
揚伯存序又著書類雜家馬總意林一卷注正元中馬總撰
三卷先是梁庾仲容為子書鈔三十卷總增損庾書詳擇前
志裁成三卷戴叔倫揚伯存為序

明道藏目錄瑟字號意林五卷李杰詳注云扶風馬總元會
編述

尤袤之遂初堂書目雜家類馬總意林

洪邁容齋續筆曰唐正元中馬總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

百餘家

詳後
文字

又曰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
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它所引書如
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
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爽子魏朗子唐滂
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
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干子顧子諸葛子陳
子要言苻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今闕十
六種詳

附編

黃伯思東觀餘論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曰按隋經籍志

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焉今完書逸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
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真靖陳尊師所書即此也而流
俗誤錄著故相國舒公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又筆
勢婉雅有昔賢風概殊可珍也政和六年於山陽從慎漢公
借覽又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曰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
道護筆意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
鶴經皆一焉今完書逸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

鶴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云云雖非全篇然比世傳它本最

精善真可垂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衮華堂觀

案宣和書譜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南城縣人師事高郵道士韓知止去遊天台遇鴻蒙先生

張無夢授祕術善讀書至老不倦初遊京師居醴泉觀神考賜今師名又改章服累遷右街副道榮與王安石王珪遊乞歸廬山生平不喜作草書惟學正書今御書所藏八正書相鶴經據此合之雲林所見知真靖書此經非一本矣又黃山谷跋相鶴經云王充道得相鶴經飄飄有乘風御氣于天地間之意未知誰所書疑亦真靖也

楊慎升菴集曰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

知嚴助作案萬歷間人有書名覆古介書內寤凡亦載此條若非襲升菴之言當是別有所本升菴言意林

不載荀子則所見已非足本不應尚有相貝經是升菴亦必襲前人之言也 据二書並稱意林必非虛妄雖嚴助傳訛不容并沒其書故相貝經得存于附編

胡應麟筆叢曰庾仲容子鈔今世不傳僅馬總意林行世按

宋晁氏讀書志凡百七家三卷余所得本卷五而所引僅六

十餘家遷廖本日錄無鵝冠子新序二書為六十凡加案者廣業所增餘皆原注後放此 蓋又亡其

半矣洪景廬所稱世不傳書三十餘家今意林亦僅存半其
書名則諸史藝文諸家目錄往往可徵因考列其下作者大
都亦因概見云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並見漢藝文志墨
翟弟子也纏子不載漢志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
難語無心戰國人關墨子纏子蓋亦戰國墨之徒也王孫子
一篇見漢志儒家注名巧心劉勰雕龍序稱王孫巧心即此
渭厓先生曰漢志兵形勢家王孫十六篇注云圖五卷
其不稱子例如儒家有公孫尼子雜家但稱公孫尼也公
孫尼七十子門人其書兩見漢志一儒家二十八篇一雜家
一篇今意林所引但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不知其儒家
雜家也阮子書名政論魏涑河太守阮武撰姚信書名士緯

梁人信又有新書二卷並見鄭氏通志藝文畧阮法家姚名

家也

案隋志注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氏新書二卷非謂信為梁人也

通語十卷晉尚書左

丞殷興撰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並見隋志儒家注

中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鄭志同列儒家今載宏明集

者非也

案宏明集梁釋僧祐撰首載牟子理惑論

周生烈子魏人三國志有傳

案魏

志烈附見王朗張既等傳烈或作列

隋志作周生子要論亦見儒家秦子三卷

吳秦菁撰見隋志雜家梅子一卷中言阮步兵意林以為晉

人隋志作梅子新論

附桓譚下

案隋志注列

魏朗三卷後

漢會稽人見隋志儒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見隋志道家鄒

子漢志有三戰國行夷漢鄒陽據意林所引百餘言不類戰

國或當是陽書也孫氏成敗志吳孫毓撰

晉人

見隋志

儒家正論

下

蔣子者魏蔣濟萬機論八卷見雜家譙子者蜀譙周法訓

八卷見儒家鍾會芻蕘論五卷

附蔣濟萬機論下

嘿記三卷吳大鴻

臚張儼撰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析言論三十卷晉議

郎張顯撰並隋志雜家

傅子注下

顯又有古今訓十二卷亦見雜

家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並袁準撰見儒家蘇子者七

卷晉征北參軍蘇彥撰

案隋志作北中郎參軍

陸子者十卷晉清河守

陸雲撰並附道家

唐滂下

然雜家又有蘇道立言六卷陸澄政

論十三卷不知意林所引果道家雜家也

案陸澄齊人庾氏不錄晉以後書知

意林所引必非澄也隋志雜家又有陸澄述政論十三卷當是重出

干子十八卷晉干寶撰顧

子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並附見儒家志林然吳太常顧

譚有新語十二卷亦稱顧子諸葛子吳太傅諸葛恪撰見雜

家然儒家又有武侯集誠二卷亦諸葛也案武侯集誠係後人所輯陳子

要言十二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見法家苻子二十卷身晉

員外郎苻朗撰見道家惟任奕子未得考而道家有魏河東

太守任嘏撰道論十二卷或字之訛也案諸佚書觀胡氏此考思過半矣而其間

尚有小誤畧附正之餘並詳後

又曰今意林六十餘家洪所列外尚有一二僻者化清經十

卷蔡洪撰篤論四卷杜恕撰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並隋世

已亡附見諸子注中又體論四卷亦杜恕撰傅子百二十卷

傅元撰並隋世尚存者

裴松之三國注揚泉物理論多引傅子

此外有湘東王

鴻烈十卷楊偉桑邱先生書二卷陸澄缺文十三卷張顯古

今訓十二卷盧辯稱謂五卷桓子一卷何子五卷隋世或存

或亡今率湮沒無考大抵唐以前子書僻者畧盡此矣

東與

庾同時盧辯後周人皆非子鈔所應有至子書僻者就隋志

儒家附載者言之漢應奉後序魏王粲去伐論集王基新書

吳周昭周子陸景典語蜀譙周五教志晉王長元通經

華譚新論蔡韶閩論之類也難更僕數恐未必盡此也

又曰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畧作太系蓋錄以

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之也今第意林所鈔百餘言馬氏注

云望

案廖本作望藏本作梁

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畧及

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

淵其為晉人無疑舊唐書字悞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
六卷所採頗衆而不題名氏按隋志亦衆所撰其云張蒼除
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
肉刑為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

此條辨
俱詳後

意林目錄

卷之一

鬻子一卷

太公六韜六卷

晏子八卷

果略十
四卷

孟子十四卷

道德經二卷

魯連子五卷

鄧析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史略在
隋巢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公金匱二卷

曾子二卷

好略云合
十八卷

子思子七卷

管子十八卷

荀卿子十二卷

文子十二卷

范子十二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舊在范子下今
後史畧改列此

尸子二十卷

卷之二

列子八卷

鶡冠子三卷

書闕舊
不列目

申子三卷

燕丹子三卷

尹文子二卷

陸賈新語

舊作書今
依子略

二卷

賈誼新書八卷

野略
九卷

隨巢子一卷

韓子二十卷

莊子十卷

王孫子一卷

書闕

慎子十二卷

史子畧
一卷

鬼谷子五卷

公孫尼子

舊作文子
今依子略一卷

晁錯新書二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之三

鹽鐵論十卷

新序三十卷

舊不列
略在說苑
前

太元經十卷

史略
略太元
經十五卷

論衡二十七卷

好略
三卷

潛夫論十卷

卷之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阮子四卷

說苑二十卷

法言十五卷

新論十七卷

正論五卷

商君書四卷

好略
五卷

正部十卷

好略
六卷
抱林後此
下

有牟子
論一卷

通語八卷

卷之五

周生烈子五卷

仲長昌言十卷

好略
二卷

魏子十卷

任子十卷

體論四卷

唐子十卷

梅子一卷

好略作梅
子新書

士緯十卷

抱朴子四十卷

好略五
十卷

荀悅申鑒五卷

典論五卷

人物志三卷

篤論四卷

傅子一百二十卷

秦子二卷

物理論十六卷

太元經十四卷

鄒子一卷

古今通論三卷

八卷 譙周法訓八卷 譙周五教五卷 顧譚新言二卷 鍾會芻蕘五卷 陸景典論十卷 蘇子儼默記三卷 裴元新言五卷 袁準正書袁準正論蘇子八卷 桓範世要十卷 陸子十卷 夏侯湛新論十卷 張顯拼言十卷 虞喜志林卷 符子二十卷 顧子十卷 諸葛子著略一卷 陳子要言十四卷 相鶴經一卷 周髀三卷 司馬兵法三卷 孫子兵法三卷 黃石公記三卷 沈勝之書二卷 夢書十五卷 凡三十四家

附

意林逸文

化清經十卷

成敗志三卷

中論六卷

略此後有

意林附編

意林卷之一

章

唐扶風馬總元會編

海寧周廣業附注

鬻子一卷

本注藝文志云名熊著子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

云鬻子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隋書經

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俱一卷唐永徽中有

鄭縣尉逢行珪注本分十四篇今行於世文獻通考

石林曰庾仲容子鈔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

行珪書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或有附益李巽巖陳振孫

亦言逢本甲乙篇次錯亂不可曉不敢以意刪定魚則

成馬所錄雖不盡原文其所見必古本矣鄭樵通志略

又有王觀注三卷早佚明刻頗多惟錢塘三槐不

善道藏本分二卷有行珪進鬻子表并序及注今取以

校注焉○本注一條廖本作王文案意林之例凡首引

劉向書及序文能發明本書皆大書其止記姓名篇帙

者皆小注則此自當依舊本作注高似孫子畧卷首列

子抄目正作注其畧又引藝文志熊著書二十二篇今

一卷六篇又云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



此語亦佳因錄之此皆意林反序中語也蓋高
氏所錄諸子之文半出意林故與原書多不同

發政

逢作教趙莖長
短經引作政

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

和不求而得

逢及長短經作民不求而得
欲李昉太平御覽文與此同

所謂之信除天

下之害謂之

仁信而能和者

逢作仁與
信和與道

帝王之器

帝三王傳政甲第
五逢次在十二

聖王在位

逢作

百里有一士

逢作賢士百
里而有一人

猶無有也王道

千里一士

逢作賢士千
里而有一人

則猶比肩也

原注云守道五帝三
王周政甲第四逢本

同○此與下節並見賈誼
新書大政篇不言出驚子

知善不行

舊作信今從逢本李
善文選注亦作行

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

原注

云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逢次
第六其注云甲乙者政之次也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

逐麋

逢序虎作獸唐

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羅華

注世有鬻子書文王初見鬻子年已九十云云御覽引鬻子亦有之末云因立為師案是條今見逢序特文與此小異耳子畧云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云云末言文王善之遂以為師則非鬻子本文意林錄之蓋與荀子後序同

案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云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又遺言錄為鬻子子以肇始莫先於茲此言熊為鬻子之權輿也然曰錄其遺文則固非出熊手矣晁昭德謂書志據序稱熊見文王年已九十其書不存有三鬼曲阜時考史記楚世家鬻熊事文王早卒其子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時封於楚夫熊既早卒而所封又其曾孫安得監殷時尚存而賈誼新書乃復有成王問鬻子之文豈得謂所錄盡熊之遺言乎蓋漢志鬻子兩見其二十二篇列道家別有鬻子說十九篇列小說家班氏自注云後人所加劉昫唐志亦在小說

類則安知漢以來所傳不雜出于小說耶逢序同云文
多遺闕然如御覽引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之類盡無其
御覽引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之類盡無其
文即列子天瑞立命篇所稱及新書修政篇所載鬻子
七則此亦無之而大政篇不言鬻子者此反有其三節
且聖王在位與知善不行之語已早在仲容所見六篇
之內殊不可解也黃氏曰抄謂戰國處士役化而宗潛
溪諸子辨則盛稱其文質義宏古書無疑揚升卷王奔
州讀鬻子又以為淺陋一無可取似均非持平之論至
潛溪謂是熊之徒名政者為之據逢注云政者法教也
此明帝王之政事而為法
教可行也則非人名矣

太公金匱二卷

呂太公望呂尚本姓姜從其封氏曰
呂名牙周文王師之號為尚父隋唐

志二卷
今佚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

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

御覽引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之類盡無其
乃使太公把
魏以漢王討
軍反走

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

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歐陽詢藝文類聚引六

時難得而易失也萬曆初徐元太作喻林引意林太公金

十卷引意林二百餘條率與此同其說莊子為王孫子中

論為物物理論亦同惟引孟子有如渴不擇飲句知非廖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子畧引六如

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以上御覽得六之財與殷

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

聽則不聰二句御覽引一足步喻林說則不行選賢者自代上

下各得其所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

復字

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

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

羅莘注

世謂太公作金人昔孔子見之后稷之廟案太公金匱公

對武王之明黃帝所作皇覽記陰謀曰黃帝金人器銘曰

武王問尚父五帝之戒對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搖

搖恐朝不及夕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我古之慎言人也

羅又引金匱云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乃立諫鼓憑此

則金人黃帝之戒也諫鼓禹之戒也管子淮南子稱堯置

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進善之旌湯有總街之誹堯

司直之人乃堯舜與湯之戒也特意林不備載耳

民上後漢書光武紀注

振振後書注

如臨深淵舜居民上

兢兢後書注

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

後書注有日

湯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息

天中記懼作恐

太公金匱文連下

四句懼亦作恐

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類聚見慎終與始完如金城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本注書履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本注書鋒刀利皚

皚無為汝開本注書刀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

節本注書并玉海引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

為慎言語隨身引誠書履云云又有門戶鑰

等書獨不引鋒刀并蒲基慶古逸書引之

漢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自注呂望為周師尚

父本有道者或近世又有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其列

目云謀八十一篇書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後世太公

兵謀蓋出於此然未嘗有金匱之名晁錯疏云上世之

傳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此言以金為匱而藏書也莊子

徐無鬼篇女商曰吾所以說君者橫說之以詩書禮樂

從說之以金版六發疏德明釋文曰司馬崔云金版六

韜皆周書篇名或曰祕識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

是注引七畧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

是其書本名金版亦名金版二匱本是周書亦言太公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舉而不用是五字舊作舉不容易與下文王曰接有求賢十字舊另節在

前案今本六韜作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乃知說是為易說用為容且有錯問今並改正

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按賢察名

今作按選才考能名

實俱得之也

舊無俱字從御覽增文韜舉賢第十

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守三

錄員六則 刻十二則

無鄭樵通志藏文高似孫子略大意之遊記

多時以在... 黃伯愈...

公教之務十七則刊十一則俱不盡何也

目錄尚 彙中論六卷在宋下多子略十行以注

小澤第二行利本 逐臣引付序旅百英 御覽引黃帝十卷此稿抄御覽引

此乃者其三篇 稿本存

時難得而易失也 下有注引甚隱初一條刊本與

賢者未定 稿多心注子略

陽有德術之難司直之人 刊則從術之難の字

堯居民上 稿本不另行 從前連下

後人遂稱太公金匱也。甄鸞笑道論云黃帝金匱太公六韜又似黃帝書。

太公六韜六卷

漢志儒家有周史六發六篇自注惠

古注云即今之六韜。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發與韜同。又淮南子曰通許由之意。金勝豹韜。廢矣。高誘注云。

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後漢書何進傳引馬許京等說。昔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左雄傳注引謝承書云。

廣陵徐淑字伯達喜誦太公六韜。據此則六韜漢已著錄。說者早指為太公鬼氏謂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志始

撰耳。乃其注云梁有六卷。則隋時已亡一卷矣。唐志但為六卷。不言姜望宋志則注云不知作者。是又與隋志

牴牾。其篇目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

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見

後漢書注。今七書。所有六十篇。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前後與意林差異。文亦不完。知非原書。然意林亦有誤錯。畧據今本法之。

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而不用是有求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舉而不用是五字舊作舉不容易與下文王曰接有求賢十字舊另節在

前案今本六韜作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乃知說是為易說用為容且有錯問今並改正

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按賢察名

今作按選才考能名名督實

實俱得之也

舊無俱字從御覽增文韜舉賢第十

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守三

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長則君安

今作昌

三寶完

今作全

則國昌

今作安六守第六

國柄借人則失其威淵乎無端孰知其源

二句今無

涓涓不塞將

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熒熒不救炎炎奈何

六句舊錯在得

之也下守土第七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

天下共分其肉

後漢書班彪傳注引云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今作天下皆有分肉之

心○武韜發啟第十三

太公云伏羲神農教

御覽有民字

而不誅黃帝堯舜而不怒見御

覽路史注此下五節今本並無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

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唯聖人能行

洪邁容齋三筆引作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選注作唯聖人能焉

冠雖獎加於首

御覽作禮加之於首

屨雖新履於地

御覽作法踐之於地漢書儒林傳載

黃生之言有此四句樊作敝履於地作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賈誼書履雖解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並此履本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為

衆所憎夜卧早起御覽有雖此妻子之將知人飢渴習御覽

念作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

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將舊作主以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龍韜立將第二十一。馬驕繹史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命三軍親其將如父母今本無此句後

有有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

喜可乎後書注作為太公曰作將冬日不服表夏日不操

扇

藝文類聚無
日字今同

天雨不張蓋幔

御覽及今本無幔字舊
無蓋字此從後書注

出

隘塞過

今作犯
類聚同

泥途將先下步軍未舉火將不食

黃石公
三畧引

軍識
亦云

士非好死而樂傷其將知飢寒勞苦也

勵軍第
二十六三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赴

喻林
作赴

之若驚用之若狂出之皆破近

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耳也

軍勢第
二十六

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辨言巧辭善毀善譽

者名曰間諜

御覽無
此二字

飛言之士

上三句見犬韜練士
下二句今無見御覽

曾子二卷

案曾子字子輿魯人孔子弟子漢志十八篇
隋唐志二卷通志二卷目一卷宋時尚存唐

本晁氏取大戴校其謬誤至千餘字宋潛溪所見一卷
十篇蓋即是本也焦竑經籍志又稱有二卷寶祐趙汝

騰編當別一本高似孫及宋潛溪皆云十篇起身訖天
圖而朱氏經義考謂今皆在大戴記首曾子立事訖曾

子立事訖曾

子天圖則立事修身名異而實同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云今世所傳十篇見大戴禮故今祇據大戴校定焉又宋劉清之子澄集錄曾子七篇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見王應麟小學紺珠戴良輯曾子遺書章樵編集曾子見王圻續文獻通考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

大戴作行

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

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至五

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立事篇。論語後生可畏章集注引末二句金履祥考證云出曾子單離居篇

年三十云云今大戴則作即脫則無聞三字單離居問於曾子在第十篇天圖又作單居離與此不同曾子集注考証又引曾子書雜篇疑金所據為劉澄本也

鄙夫鄙婦相會於墻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

大戴作則或揚

其言

故士

舊說云喻林同

執仁與義莫不聞也

制言篇下

同後凡

者不
複注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

大戴作泥類聚御覽引曾子同

與之皆

喻林作俱

黑

君子之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

王楙野客叢書引作芝蘭

久而不聞則與

之化矣小人之遊戲

大戴作貨

乎如入鮑魚之室

大戴作次久亦不

聞而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就也

以上喻林并作一節

與君子遊口

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幾何而不行

陷乎

疾病篇

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

方

天圓篇

案柳子厚辨論語為曾子門人樂正子春子思等所記
 以其言曾子死且與不稱字而稱子也今觀曾子書其大
 孝篇有樂正子春與門弟子問答則曾子為子春弟子
 所記從可知矣子春子思皆曾氏高弟故論語所載師
 說雖少而皆醇曾子書所述雖多而或厥非曾子有時
 醇駁乃學者之見有淺深也猶孔子之言以家語戴記
 較論語必有辨矣然其言明白皎潔數腴醇篤則識有
 如宋潛溪所云者而宋儒頗疑之蓋平園涉筆直云為戰
 國學者所論竊謂戰國處士橫議刑名法術縱橫兵謀
 之書滿天下與曾子並世者猶以為迂遠闊於事情視
 其說如方枘內圓鑿誰復能追述曾子者且身通六藝
 諸賢皆十倍商韓何致諸賢若作絕無一存而商韓之
 書至今猶在豈非橫議深中於人心即有言孔氏者終
 且倍師而學之乎此班孟堅所為喟然於仲尼沒而微
 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夫七十子中僅得一曾子
 幸為劉錄班志所定著固宜表異之使不久濶大戴顧
 可譏議之乎至大學亦出小戴宋以前未有知為曾子
 書者自溫公始為廣義專行于世後經諸儒論定遂崇
 信之駕軼論語然朱子章句於經一章云蓋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蓋者疑辭傳十章則明言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實未嘗確指為曾子書也經義考備載前明陸
李陳樊諸儒論說皆若有所不滿焉者殆未深玩章句耳
或謂當時既尊大學即不當

更有疑曾子者此說為允

晏子八卷

案晏子名嬰字仲諡平萊人為齊相事靈莊
景三公其書漢志八篇劉向云內為七外篇

一其六篇皆可觀法二篇一辭多復重一以非晏子言
梁阮孝緒七錄七篇隋唐志並七卷視此已少一卷而

司馬貞謂今有七十篇宋有十四卷崇文總目云原書
已亡此後人採嬰故事為之故卷帙頗多於前志是也

宋潛溪曰十二卷明錢塘李從先本却止六卷於末本
不知若何但外篇止七條必有闕失次第與意林異不

敢據以為定姑附
誌之以備考証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曰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

謀樂不祥

李本在內篇諫下雨雪
條後事亦見說苑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而不去

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

李本作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鑿

者亦將有鬼神之事焉

公信之屏而沐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

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

如日

李本無日字

月之黓黓

李本作曠曠在修敬條後

景公時雨雪三日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而

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

公乃去裘

李本在諫上此下皆與今文差異有刪節過當處

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土事不文木

事不鏤足以示民也

李本接作臺條

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官未具也吾聞仲尼處陋

巷

李本作居處情倦

廉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

不厚

舊訛辱李本作德不盛行不厚廖作德不長

則顏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

未具也

問上此下次第同李本

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

李本作三

不可以事一君

問下○李本梁邱據問曰

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云云風俗通過譽篇引傳及孔鮒詰墨並作百心類聚御覽及北史傳論俞安期唐類函引晏子亦作百心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

李本有嬰築

之政淫

嬰舉儉罰偷惰民惡之決獄不畏

本作墮

強貴強貴

惡之

李本有左右所求非法不予左右惡之

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二句

舊錯在事
一君下

是三邪毀於外二諛毀於內臣請改轍更治三

年必有譽也

雜上。此條見韓非子言晏子宰河三年以毀召還因請更治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將

賞之乃對云云未言今悉更其政故致譽此蓋因威王烹

阿賞即墨事而附會之晏子必不出此也馬氏改之甚有
意惜訛闕太甚為易五字而附注之淫
民情民強貴為三邪左右貴人為二諛

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鬪而不勝使占夢者占之占者

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勝疾將

退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雜下。此條
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歸曰晏子之力也
見風俗通

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

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公曰不

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

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

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

知也楚王自取弊耳

李本作王笑曰寡人反衣病焉事見韓詩外傳說苑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小作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曰往

詣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

此及下條李本在縛盜前案說苑叙此正與此同

楚王問齊之臨淄都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

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容無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財不若以言

不下舊脫若字財李本作軒按

荀子大畧篇載此事云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說苑雖言篇作
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說苑雖言篇作
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文選王粲詩注引晏子春
秋亦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御覽亦然古本無不
作財者惟藝文類聚引作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
以言楊偉曰晏子先於曾子此乃好事者為之也

和氏之璧井里璞耳良工修之則成國寶習俗移性可不慎

乎此與上條
接治阿條

晏子歿後十有七年景公射舊說諸舊衍大夫皆稱善說苑

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公曰自晏子歿後不復

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御覽則作身下云君其

有身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之言也以魚五十車賜弦章固

不受是弦章有晏子之遺行也

御覽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叢之唱善者

皆欲此魚也昔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

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

此條李本無當在外篇事詳見說苑君道篇及史記其例

大率如韓非所稱桃李見孔子叢子執節篇及史記其例

藝文但稱晏子列儒家而春秋之類故班氏本七畧以志

春秋亦入子類其書言無愛節用薄莖等語出墨子故

柳子厚斷為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即意林所錄斂

氏經義考入之擬經向嘗以為疑今觀是書止題晏子

則知梁陳之世尚未許其假名春秋也鄭康成注禮記

郭璞注爾雅引之却作晏子春秋

子思子七篇

蓋子思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漢志二十三

姓故曰子思子亦後人所

輯中載孟子問拔民之言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

後漢書宣秉等傳論引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

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注此

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

稱語曰素四句見文子淮南子並

作同令而民化徐幹中論賞驗篇引

御覽作民

終年為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以馳

尺舊作人軫作輪無以字喻林同按考工輪不

止一尺輿後橫木名軫與鞅共七寸言尺者舉成數依御覽改之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二句亦見淮南子百心作兩心御覽引作百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君子不以所能

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

口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

御覽作味

者薄於行

御覽此同則有樂異則有

下云君子

禮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

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說苑有此文君子作聖人

孟子十四卷

案孟子居史稱受業子思之門人序詩書述仲尼

之意作孟子七篇漢志儒家十一篇小司馬以為內篇
七外篇四也趙岐取內篇為之章句分十四卷見隋志
唐志並同今存又有鄭元劉熙等注並七卷宋以前入
子類陳振孫書錄始入經文獻通考從之漢志陰陽家
又有孟
子一篇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後漢書趙岐字邵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

御延熹初避難變姓名遍歷江淮海岱安邱孫嵩藏之
後壁中數年遇赦乃出老留荊州自改名字示不忘本
也章句之作何其孫謂在火柱中注孟子三年始成蓋
即匿複壁時此題蜀郡疑以避禍改籍也 鑿此條經
義考載之稱是馬總之言但指事之義注疏並無明文
惟趙氏題辭有云述已所聞証以經傳為之章句其載
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因其言考之乃知
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別其指離句而証以事也指
如梁惠王第一章言治國之本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
王之德與民同樂思及禽獸之類事如梁惠王章萬乘
之國六句引夷羿及齊崔衛甯晉六卿等之類馬氏錄
書時臺卿真本猶在故特為之標其例也自陸善經作
注盡削章指并刪其注至宋人作正義自謂崇文總目
獨存趙陸二家注今校定仍據趙注為主然其書寔不
盡依趙注原本所謂章指者僅於每卷每章之首總述
大意而已故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循性守故天
道可知妄改常心乘性命之指因學紀聞所引力行近
仁諸語今皆無之楊雄解嘲注引章指曰滕文公尊敬
孟子若弟子之問師今亦無若弟子由是章指之名
晦矣注文亦非原本朱子謂正義是邵武士人假作不

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斯言可謂切中其
病晁公武誤信為孫奭作遂謂其采唐張鑑丁公著所
撰附益其闕又謂參用陸善經本如以子莫執中為子
等莫執中之類此特宣公音義為然今之正義何嘗有
是乎至其論西子有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
賤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
一文朱竹垞已言史記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乃其
論夾秋又案傳記有云夾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善算也
立而聽之則奕敗笙泊之也又云謀首天下之善算也
有鴻鵠過礮孤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
孟子之言廣業此劉晝新論之文過者上脫吹笙二
字而以為是亦孟子之言尤可異矣大抵古人注書必
有精義足資後人考訂故能與本書相輔而行如趙注
為長者折枝句折枝索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
後故不為劉峻廣絕交論折枝砥疇本之注若崩厥角
稽首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角也陸倕石闕銘厥角
稽顙王融曲水詩序屈膝厥角皆本之注觀水有瀾曰
瀾水中大波也任昉序王文憲集觀海莫際其瀾本之
使非叅考古注則茫不得其解此古注所由斯也
斯傳而指事之名非得意林亦竟無以明之也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及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

趙注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吾之幼亦愛人之幼

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馬氏本此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

足以保妻子

孟子云齊人譏管

節文也

張體趙注張體可更注二行

趙注句賤賤字疑亦更二行

張體漢書馬氏字一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飢者易為食渴者

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廖無此句經義考亦止引若久

塗炭句喻林人事順易類引有下句知非廖本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及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

趙注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吾之幼亦愛人之幼

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

可轉之掌上焉

足以保妻子

梁詒

恩不

孟子云齊人譏管晏

舊在不如待時下廖無孟子云三字釋史因之案譏疑作蓋刪改子誠齊人一

節文也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飢者易為食渴者

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廖無此句經義考亦止引若久

塗炭句喻林人事順易類引有下句知非廖本

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揠拔之，使其長。

趙注：揠，拔也。揠，欲亟長也。

其子趨而

視之，苗則稿矣。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亦非人也。無辭讓之心，亦非人也。無是非之心，亦非人也。

孟子云：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

以 廖作曲，何以正人。

以當

直矯枉三

句本趙注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四體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

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
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以手乎孟子曰若不
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不如以

時修橋梁

句本趙注康駢劇談錄載唐乾符中有投宰相書者云昔子產以已車濟人云云正與此同

齊人有一妻一妾良人出饜酒肉

本注其夫出行則饜飽而反良人即夫也○案良人

句舊錯在齊人上本注其夫出行二句諸本

妾下廖氏嫌其語複刪去上句又恐與注良人字不合因

并注刪之今玩注即夫字知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

下二句是注上句並非衍也

耳夫出

廖補二字從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

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

同君子枉

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二句亦本趙注

非其道

於人下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陳

元孟子雜記引意林芥竝作衣紫衣蓋介之說故

祇從舊本陳士元亦云介當從草作芥釋史作芥

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

在國曰市井之臣

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趙注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劉熙注亦

然惟上三句作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白性消白玉之白

性堅馬氏蓋參用之陳耀文經典稽疑曰意林堅作貞廣

業素謝惠連雪賦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

分正作貞又白性消消字當作清朱彝尊亞聖廟碑歌曰

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兮揚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鍾

棄之白雪之白清兮可證沈

造士叔堪謂消是清字之譌也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

本注欲問寒暑者中心也
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古之人修天

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

終亦亡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鷄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蹠之徒也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

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為暴

本注今之關出入征稅

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

樂惡紫亂朱惡鄉愿亂德

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

子至孟子
纒百餘歲

遷洪容齋謂意林列孟子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

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今觀其書不同者頗多

經義考載孟子逸句至十條意林亦居六篇史載孟子

言行亦取其八然實就內篇之文意為節潤非別有出

也觀以直矯枉及白羽白性輕諸句皆取足注文可知

矣古人引書往往有此如初學記孟子曰無金好金也

亦取注矣又如世說注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

西則西藝文類聚孟子曰性猶杞柳義猶梧棊其剛去

告子與此性猶端水同此皆先於意林比類極多

不可盡舉詳見拙著孟子四考中茲不具論也

管子十八卷

管子名夷吾字仲謚敬頽上人相齊桓

漢志列道家隋志十九卷舊唐志通志藝文畧俱十八
卷文獻通考及宋志二十四卷晁氏謂亡其十篇明萬

應問吳郡趙用賢據宋本校刊亦二十四卷亡王言謀
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內輕重庚

十篇實止七十六篇選注引江遠文釋有管子曰士懷
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四句李善謂管子近亡數篇

恐是亡篇之內而遠見之是其亡遠自唐世故馬氏所
錄皆今本所有而宋潛溪所見房元齡注本乃有八十

一篇與今不同趙本亦載房注或云尹知韋房注見杜
佑指畧序尹注見舊唐書本傳意房創而尹繼也唐宋

志有尹注十九卷無房注今依趙所校原文
是正間附注焉新安吳勉學校本與趙同

倉廩

舊作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原史貨殖傳吳志鹽鐵

論孔頴達尚書正義及御覽引並與此同知右本如此

衣食足知榮辱民

野無積草

原本云農

府不積貨藏於民也

市不成肆家用

朝不合

鄉分

治之至也權修

篇

觀其交遊則賢不肖可察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

人而天二字將至字

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金鼓滿則人桷之人滿則天

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梘言篇瓘魏志司馬芝奏曰營子區言積較為急則概當作區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

注苟則習而易犯法

故久而不勝其禍

犯法漸廣

漸欲危君

無赦小害而大利

人初不悅創而修德

故久而不勝其福

事正而天

而天下定太平可致

惠者多赦先

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後易

四句舊在

父母下今改正

惠者民之仇讎

生其禍

法者民之父母

生其福。法法篇

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

月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期年不聞

此及下條與原文小異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

人

而天二字將重筆

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

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梘言篇 魏志司馬芝奏曰管
子區言積穀為急則概當作區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

注苟則習而易犯法

故久而不勝其禍

犯法漸廣

漸欲危君

無赦小害而大利

人初不悅創而修德

故久而不勝其福

事正而天

而天下定

惠者多赦先

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後易

四句舊在

父母下

惠者民之仇讎

生其禍

法者民之父母

生其福。法法篇

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

月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期年不聞

此及下條與原文小異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一

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汙行不幸好色姑姊妹

未嫁者三

此下舊行不幸二字。荀子仲尼篇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論衡書虛篇作妻姑姊妹

七人公羊疏引晏子春秋稱齊景公曰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管仲曰惡則惡矣非

其急也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

不愛原作優注謂遠隨不斷不愛

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

小匡篇

地大而不耕非其地卿貴而不仁

原作臣

非其卿民衆而不親

非其民

霸言篇。此及下條舊錯在末節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公但謹聲耳

戒篇

齊水躁而復故民貪而勇楚水弱而清其民輕果好賊越水

濁而重其民疾妬

原作愚疾而妬

秦水泔而滯

注秦水絕甘舊作汔

其民貪

戾晉水滯而雜其民好詐宋水勁而清其民簡易

水地篇與原文

小異

先王治國威不兩措

注臣行君威為兩措

政不二門

臣出政為二門三句舊在輕重下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

輕重有尋尺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也

明法篇

桓公問廢吏何事最難吏未答管仲曰臣嘗作圉人唯傳馬

棧最難

注傳編次之棧馬所

先傳

俗說

曲木則直無所施

編棧先附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

先傳直木則曲無所施

喻君子用則小人退○小問篇

楚王好小腰美人省食

荀子楚莊王好細腰朝有
餓人淮南子作楚靈王

吳王

闕好

劍國士輕死故主好宮室則宮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七臣七生篇○舊
錯在利之所在上

冬日不盥

原作盥注
謂盥漿

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

於身明王不治宮室非愛小也為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

句舊作為
本矣今補

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泉之下無

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不遠利在前

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日夜不出利在水也

禁藏

篇

蛟龍得水而神立人主得民而威成海不辭水故能成大山

不辭土故能成高主不厭人故能成衆士不厭學故能成

聖

形勢
篇解

烏合之衆

原作烏
集之文

初雖相歡後必相咄雖善不親也

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生也

句補上五字
明法解

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國蓄
篇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

者

揆度
篇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楚楚強不可下如何曰公

舊說
王

但鑄

錢於莊山往楚貴市生鹿楚王聞之喜必廢農而獵鹿公

藏粟五倍楚足錢而無粟公閉關不與通使

四字
補

楚降者

十分有四

輕重

案

管子書在漢世未有辨其非者晉傳元始言半為後

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黃氏日抄謂龐禠重復

非出一手葉水心以有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為春秋

末人朱子斷為戰國人著竊謂牧民形勢幼官宙合等

為事最言練非管子不能作大匡以下質者居多矣而

輕重最為悠謬夫管子神前死而稱桓公之謚桓公名白

當時諱博為五皓而以白心名篇此其偽有顯然者晁

氏顧謂心術白心諸篇側聞正心誠意之道不亦惑乎

但其書實古奧可誦焉

氏所錄十不得一耳

道德經二卷

案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號伯陽陳國苦縣

喜說道德二篇尚清淨無為漢文帝時西出關為關令尹

志傳其學者有鄰傳徐劉四家其後注者甚多惟王弼

為善隋志河上公弼注各二卷今並存馬氏用河上注

間有損益然原文為多釋文据輔嗣本又嚴遵道德指

歸一書最精元理今並附一

二焉舊無篇次因并折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元杰生萬物不有其功道所施為不求其報。案王注智慧自備為則偽也。

下無案字者

挫其銳解其紛

銳進也人欲銳慎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

皆馬氏本注

也紛結恨也當念

和其光

雖有獨見之明當如暗昧不唯亂人也

道無上解釋也

衆同垢塵

多言數窮

必有禍患

不如守中

中育養精神

不自別殊

受氣希

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先人後已天下外其身而先以官長也

身存

薄已而後人人受之如父母神明

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

嗜欲傷人財多累身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夫富當賑貧費當憐

賤反驕恣必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淳德化

絕巧棄利盜賊

無有

上化公正下無事邪。案王注仁義人之善也巧

曲則全

自曲已從衆不枉則全也

枉則直

枉屈已而伸人

少則得

天道祐謙

自受多少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私善行

則得多善行無轍迹善行堂不出門故無轍迹善言無瑕謫故無瑕謫

也釋文瑕疵過也謫謹責也知足者富知足則常保死而不妄舊作

者壽故曰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於天下

將欲喻之案喻王作欲釋文作偷簡文必固張之先開張

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欲使遇害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先興之使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是謂微明此四

道微其效明也○蓋王注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

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殘不假刑以除故曰微明○以上道

經凡三十七章

馬氏錄者十章

失道而後德道喪失德而後仁仁德衰而先仁而後義仁衰而

○(案)失仁向及失義而後禮義衰即施禮夫禮者忠信之

注舊脫今補之禮廢本治末忠而亂之首禮賤質貴文故正直信日以消薄日以消邪亂日以生貴必

以賤為本言欲尊貴當以賤薄為本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是也○(案)原無必字選注有下同

高必以下為基言欲高立先以下為基如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高必傾危也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王注有志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案)宏明集載牟子理惑論慧不笑不足以為道不

下士笑不足名曰道○(案)道德指歸云堂堂之業不喻於

衆庶棲棲之事不悅於大夫又云中士下士非喜凶而

惡吉貴禍而賤福也性與之遠情與之反若處明道若昧

明道之人若暗進道若退進取道者夷道若類夷平也大

自別殊若多此類○(案)類王作類坳也大夷之道上德若

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易見反若類坳道

谷若深谷然不

廣德若不足

若愚頑不足也

正之人無委

大器晚成

成器之人如瑚

大音希聲

如雷電待時而

動常愛氣希言也

○鑿

大象無形

大法象道之人

損之而益

取之不得

益之而損

增高者崩貪

名與身孰

親名遂則

身與貨孰多

財多則得與亡孰病

好得貨利甚

愛必大費

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過患害所

多藏必厚亡

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邱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探柩之患

大成若缺

缺者減名

備○鑿王注隨物而成不為一象故若缺

大巧若拙

不見其能○鑿王注因物

大辨若訥

知無疑口無辨

○鑿王注因物無言已無加

成功之主故教之

元而變化之母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

以己身知人家人身以

河上王本皆無以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為學日益謂政

樂之學情欲文飾日以多蓋其所習為道日損為自然之道情

王注務欲進其所能蓋其所習欲文飾日以消

損之又損之字選注有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情欲

德與道合則無所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則教

不施無所不為道使就善○案王注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亦以

各因其用則善不失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自然合入軍不避甲兵不好

殺○案指歸云非如之而不能克殺之而不能制也神氣

氣相通傷害之心素自為廢王注云無以生為生故無死

地也塞其兑也兑目也不妄視○案釋文徒外反簡云言

其門門口也不妄言○案王注兑終身不勤也終身不勤苦

其門門口也不妄言○案王注兑終身不勤也終身不勤苦

云不聽之見與天同聽
不視之見與天同明
開其兌視情濟其事濟益情終身

不救禍亂成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邪不正也善建者不拔

善以道建身建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
遷王無者字此下疑脫善抱者不脫句
行也○王言者不知言多患也其政悶悶音門政教寬大知者不言其貴

注因自然也
悶悶昧昧
其民淳淳淳淳親厚其政察察政教急疾言決於身其民

似不明
其民淳淳淳淳親厚其政察察政教急疾言決於身其民

缺缺民不聊生缺缺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雖直光而

不耀雖有獨見之明深根固蒂王義之長生久視之道

人以氣作根以精作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
落言能深藏氣固守精無所泄漏乃長生久視之道以

道泣天下者紫原無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鬼不敢干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在上不傷

犯其精神

人○案舊脫非其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能治於

二句觀注自明今補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也○案指歸云鬼以

命鬼得治於陰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案指歸云鬼以

其神養物於陰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福因陰始德因陽

終鬼神降其澤人之不善何棄之有當以道化之蓋三

聖人流其恩人之不善何棄之有皇之前無棄民德

化厚也○案指歸云桀紂之吏故立天子置三公欲化

可使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故立天子置三公不善

人也○案此條及下報怨二句舊報怨以德修身行善

錯在上篇是謂微明下今改正報怨以德絕禍於未

也生圖難於易圖難事先於其時未成也○案易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而信不慎患也○案指歸云言多諾者事眾

不可推也釋其安易持治國治身安靜其未兆易謀為之

文難乃旦反其安易持者易持守也

於未有案王注其治之於未亂以智治國案智下舊行

國之賊使智慧之人治國必背道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守

德妄作威福乃足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守

國之賊德妄作威福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守

正直不作邪飾上

善為士者不武

貴道德不好武力也

也武尚先

善戰者不怒

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胃

代大

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

救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天道益謙常以

中和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

史貨殖傳犬作狗王義之帖同

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

無情欲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道守一則不必博多見聞失要真

故不知也

○案以上德經凡四十四章為氏錄者二十六章釋文云一本四十三章

案老子書史但云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已未嘗以為經也漢志則有鄰氏經傳氏經說之名

釋道宣宏明集載吳闡澤之言曰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朝野誦習之殆有然

數唐尊元元為聖祖益重其書今士人於正經外無習
老子凡禮部試明經進士皆先帖經須通老子無注而
崇元學復專習老莊文列四子日道舉故馬氏摘錦此
書悉依原文注亦甚詳因由循誦習傳亦視同聖籍不
敢擅為竄易也但前後間有錯文篇章漫無區別疑傳
寫者失其本來考釋文云河上公始作老子章句以授
文帝又毋邱望之章句二卷兩書班氏皆不著錄隋志
載二人注各二卷舊唐志河上稱注毋邱稱章句所記
互異不能定章句為誰作及觀道德指歸說目云上經
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入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二首
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
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則老子著書時已
自分章不始河上也但今河上本八十一章與八九之
數不符即各神子所傳指歸闕本止說下經有三十四
篇亦與說日相背又今河上本有體道養身安民等目
而指歸每章但以首句題篇王弼本亦有章無目則今
之河上本恐亦非原書或參胡毋本未可知也至道德
德經之名則河上王本並然宋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
注老子始改定章句自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
言德者類之下卷不知陸氏釋文作於高祖之世已劃分

一篇賈公彦永徽間作周禮疏亦引道德經孔穎達尚
書正義李賢後漢書注皆有之豈得謂始自耶司馬溫
公作道德論乃削去之寔乖古製茲參核各本及釋文
析其篇章以所錄多單詞故止以空格別之足便省覽
若其書崇尚元虛後世遂有神仙之說則大不然皇甫
謐曰莊子稱老聃死秦佚弔焉則老死信矣世人見谷
神不死是謂元牝因假託耳釋法琳辨正論曰老子生
於瀨鄉墓於槐里諱乎秦佚之弔責在適天之刑孰謂
老子仙去哉

荀卿子十二卷

齊三為祭酒入趙

案荀卿名況趙人仕

漢避宣帝諱稱孫卿子漢志三十三篇隋志十二卷唐
初名孫卿新書元和間大理評事楊倞注改名新卿子
析為二十卷三十二篇自序言篇亦頗有
移易使以類從云金制用以試士今存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

原作冰

而寒於水君子居必

擇鄉游必擇

原作

士防邪僻也

勸學

篇

肉腐出蟲木

原作魚

枯生蠹驕慢在

原作忘

身災禍作矣

君子之學入於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

舊脫形乎二字原有端而

言端而動二句

皆可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才

四寸耳

才原作則注韓侍郎云當為財與纒同

何足以美七尺之軀

夫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

江陰趙瞰江謂此二句係揚所補與上下文義

隔碍無之為得

案馬楊

窮無窮極無極

上極字原作逐

也跬原作

同時入馬未得用楊本也

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邱山崇成

修身篇

天不言人推其高地不言人歸其厚四時不言百姓期焉

不苟

篇

與人善言暖若錦帛

原作暖於布帛

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榮辱篇

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是也

非相篇〇舊錯在天不言前

枉木而求直影猶不能察明而務見幽也

王霸篇

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君道篇

川泉原作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

避唐諱

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

致仕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天論篇

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智埽井之蛙

原作坎井之壺莊子釋文埽音坎郭

音陶壺本作蛙司馬云坎井壞井壺水蟲形似蝦蟆

不可與語東海之樂

正論篇引語

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

解蔽篇揚本第二十一

鳥獸失亡其匹越月踰時必反過故鄉

反下原有鉉字注與

徘徊鳴號躑躅

以足擊地

踟躕然後去何况人乎

禮論篇原無何况人乎句

揚云舊第二十二今升在十九馬氏蓋依舊錄特仍之

妻子具而愛

原作孝

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賢者不然

性惡篇。舊錯在知君子下此舜對堯之語舊子賢者上誤衍舜及二字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大畧篇。舊在妻子上據揚云舊

第二十七則不

當在性惡前

荀卿子名况齊宣王時人春申君

敬

再請作蘭陵令因家焉

為李斯師後卒於蘭陵

二句舊作小注今正之。案此條乃劉向所作後序中語見後漢書

謝該傳注

揚本無

相背則豈直辭若不將而已聖人之籍今觀性惡非十二子等篇乃顯與子思孟子
其書可數萬言而馬氏所錄
十不及一亦可謂嚴矣

魯連子五卷

魯仲連齊人徐叔弟子年十二號千里駒好奇偉似儻善畫策為趙平原君容義

不帝秦後隱海上時稱仲連先生漢志十四篇隋唐志五卷王欽若等冊府元龜亦稱十四篇今佚

白及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

史記本傳正義引云仲連

郊草不芸白及云未注舊作小注誤御覽兩引一作急者不救緩則緩者非務荀子強國篇白及捍於魯則目不見流矢亦此意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

之所重不亦難乎

藝文類聚引作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荆

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緣鵝鴨有餘食士不得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云云戰國策作管燕語

百足之蟲斷而不蹶

選注作至斷不蹶御覽兩見一與此同

也也持之者衆也文子曰斷之尺衆而不相害注斬百足蟲

馬蛇一云百尺中斷其頭尾各異行而去

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有深情厚貌以相

欺莊子列禦寇篇有此本文

不知宜與不宜猶以錦純薦純上聲緣也不知時與不時猶

冬耕也類聚作譬猶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輪也類聚作君

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云云不知宜二句在末

文子十二卷本注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憲漢志九篇

王問似依托者也隋志十二卷唐志徐靈府注李暹訓

注各十二卷李注徐錯說文繫傳引之今本不存明刻

有熙希子正儀子南谷子三家合注頗詳熙希即徐靈府正儀為朱弁弁是宋人但讀書志載有唐朱子豈字

說數大歷問顏魯公刺湖州同修韵海者有壽州倉曹
朱弁或即其人與南谷為杜道堅元人居吳興計壽山
其序謂楚平王
聘而問道云

齒堅於舌而齒先敝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

三句舊在達之

原下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

朱云持後則不屈也○道原篇此下見淮南子

者六

七

立

原作

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

原作不求得

不高下以

相傾

原作高下不相形

此古人之德也

句原文無

河不滿溢海不湧波

原在醴泉出下

景雲

原作星

見黃龍下祥風

原作鳳

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

句原文無

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

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

持誠篇

水濁則魚噉

高誘曰魚短氣出口於水

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陽夏四字補

萬物歸之而莫使

原作萬物自歸莫之使也

此鄧析子之文

臯陶喑

淮南作瘖

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言乎

原作有貴於言者藝文類

聚作何貴乎言者也

君子猶射差

原作於淮南同

此毫末於彼尋丈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

九守篇

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

舊在精神節後

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盪水也清之經

舊作終

日乃能見眉睫不

過一撓即不能見方負也

山生金反自刻

原作剝

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反自賊

苻言篇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

舊在使信節後

使信士守

舊作分

財不如定

分二字補

探籌使庶士守財不如閉

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原無此三字

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

原無之字字下同文句亦小異

中學以心聽之

學在肌肉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

朱云上學體道以達智中學好

道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致名○體道篇

鐸以聲自毀

原作鳴鐸高誘曰鐸大鈴出於吳

膏

原有燭字以明自煎

一淵無兩蛟有必爭

原云一雌不兩雄一即定兩即爭

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

徐曰任一人之才難以禦衆一目二句亦

見鶡冠子

欲致魚者先通谷

淮南子作水

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魚聚木茂鳥

集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昔

類聚引胡非子有此文高誘曰喻人能為而不能自為

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及不能

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江

原作河

饑馬在廐寂

原作漢漢

然無聲投芻其傍爭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

原作君子養

愚者言而智士擇之

原作智者擇漢晁錯

疏有此語

日月欲明浮雲翳之

繫原作蔽類聚初學記並作蓋

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

蘭欲茂

原作秀初

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素

原作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徐云愚弱者與之尺素或可保與

之金石則為害猶小人不可處大位也義與此異淮南作與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索高誘曰金玉雖實非極

溺之其故不如纒索與此正同

花

原作葉淮南作華

太旱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噬虎伏雞搏狸

徐云顧恩育不覺惠生

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斲冰

廖作鏤冰

金石有聲不扣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

微明篇

往第二行注不如此之尺素素當作索又下非極溺之其其字

當作其

浸查底本

曰闢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害耳

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下德篇又見荀子

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

安

淮南作上寧蓋安為王諱故改之文選注作上安舊作上誤○上義篇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不計大患功而

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

原作即下同

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

原作施

貧

原作窮

則觀其

所愛

原作受淮南作不受原又有賤即觀其所為句淮南作不為高氏子畧載此及上學條與意林同知其未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自然篇三蒼本此釋文引尸子天地四方曰宇

往古來今日宙又揚子太元曰闢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害耳

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下德篇又見荀子

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

安

淮南作上寧蓋安為王諱故改之文選注作上安舊作土誤口上義篇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不計大其功而

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

原作即下同

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

原作施

貧

原作窮

則觀其

所愛

原作受淮南作不受原又有賤即觀其所為句淮南作不為高氏子畧載此及上學條與意林同知其未

見原書也

霸王之道扶

原作扶

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

一作閉

戶而待

原作內

之漬米而儲之

言義兵所臨如此

不義之兵至於伏

屍流血而不服也

原無四字藏

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生塵垢

上禮篇容齋續筆云漢書貨殖傳越

工句踐用范蠡計然

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

蔡謨曰

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

書籍不見其名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實

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

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游

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

傳及吳越春秋及越絕書玆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

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

予案馬總意林有范子

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云云

據此則計然姓名出

處皎然可見裴駟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園云留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

文子李善注以謂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
李暹注其序以為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
宗畧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
范子乃別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叙計然及他三事
云餘並陰陽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
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
農家其是矣

而今不存

注齊王問文子曰齊下疑

書無有正見

徐靈府序中蓋以計然為
其書多稱老子雜取鄧析莊列諸家舊注謂是范蠡師
辛文子所述洪容齋辨之已詳而杜伯堅又以蔡邱宋
地一稱宋鉅傳會之免得而獵犬死高為得而強弩
藏已用范子語又言墨子無暖席夫墨子書稱昔越王
句踐者非一而謂計然述其事尤無是理竊謂文子在
常時固自著書韓非子內儲必罰篇引其說云齊王問
文子曰治國何如對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
可以示人若臣也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其文也
其人蓋本黃老而歸刑名原書既亡後人泛濫捃拾反
遺此文不錄正柳州所謂駁書衆為聚斂以成者也困

文子李善注以謂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
李選注其序以謂為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
宗畧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
范子乃別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叙計然及他三事
云餘竝陰陽厯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選之說誤
也唐藝文志范蠡家其是矣

而今不存

蓋是書漢志已疑其依託但平王問答本書無有正見
徐靈府序中蓋班氏據七畧言之靈府亦得之劉氏也
其書多稱老子雜取鄧析莊列諸家舊注謂是范蠡師
辛文子所述洪容齋辨之已詳而杜伯堅又以蔡邱宋
地一稱宋鉞傳會之今觀免得而獵犬死高鳥得而強弩
藏已用范子語又言墨子無暖席夫墨子書稱昔越王
句踐者非一而謂計然述其事尤無是理竊謂文子在
當時固自著書韓非子內儲必罰篇引其說云齊王問
文子曰治國何如對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
可以示人若臣也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其文也
其人蓋本黃老而歸刑名原書既亡後人泛濫摭拾反
遺此文不錄正柳州所謂駁書衆為聚斂以成者也困

卷之六
計然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紀聞偶忘柳言反謂荀子列莊等皆取其書誤矣又
案宏明集載晉釋慧遠論云父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
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廣宏明集擇道安
論亦同今九守篇乃稱是老子之言其文云形有靡而
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是則古
今傳本又復不同抑更有難強解者又子師是老子劉
錄班志並然而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墨子書有文
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今墨書殘闕未知所謂
文子者是否此人若即此人則文子又儒而墨矣劉彥
和諸子嘗言博辨以深文子擅長柳州則詆為謬惡亂
雜何所見不同乃爾隋志注云七卷有九篇梁七錄
卷亡似隋所有十二卷已非梁本何意林卷帙却與隋
同且其文與今書無異也靈府作注在元和間序不言
先有李暹注柳州亦不之及唐志列於徐後而讀書志
以暹為元魏人考隋經籍志有天文占六卷李暹撰似
是晉人而唐宗室表有兩李暹一文占六卷李暹撰似
令則又安知暹非唐人洪字辨文子非計然而引子建
表及暹注証之今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二語正見文子
九守篇未免矛盾日鈔以文子為偽書謂即點
希所為而自匿其姓名諸說侯宏達者辨之

鄧析子一卷

本注二篇。○案鄧析鄭大夫漢志二篇隋

謂有五篇然七畧原目歎所校定實止二篇也今存

○析或作拊文選馬融長笛賦

哲龍之惠也又作哲

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執而戮之案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歎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說謂子產誅之非也案子產誅鄧析見於列子荀子呂覽尹文子並然劉向說苑亦有之自當以左傳為正也

循名責實

循舊作脩宋方參卿校韓昌黎集循或作脩脩或作循云唐人書修似循楚詞亦有誤者

君之

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

無厚

君有三累

原有惟字

親所信以名取士近故踈新

原作

臣有四責

受重賞而無功居大位而不治為理官而不平在軍陣而

奔北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

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馴原作良民和則輪利治國者

失此必有覆輿奔馬折策敗輪之患二字補原云安得輪不危無下三句

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韓非子引此文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原作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算千

里帷幄之竒百戰百勝黃帝之師此與下凶飢九句一聲四句皆用韻古書往往

有之

凶飢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船

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

者其利等也故體痛

舊作病

者口不能唾

原作呼

心悅者顏不

得不笑

自見則明借人見則暗自聞則聰借人聞則聾

一聲而非

類聚聲作言瘳本同

駟馬不能追

原作勿追

一言而急駟馬不能

及

原無能字轉辭篇

明君之治民若御奔而無轡

類聚治作御御作策

負重而履水

原作履水而負

重

喜而使賞

便原作使

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

忠怠於宦成孝衰於妻子

范子十二卷

宋注並是陰陽歷數也

漢志范蠡二篇列兵權謀家其書早佚隋唐志有范子

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

裴駟史記注引有氏字鄭名文子

計然十五卷范子計然問答列農家與此言十二卷並
陰陽歷數者又似不同原書已亡無可核証就諸書所
引考之如論衡太歲存子水毀金穰木飢火旱初學記
日者火精火者內景虞世南北堂書鈔月夜為明主紀
度而成數選注法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御覽日
者寸也月者尺也之類其引范子計然並是陰陽當即
馬氏所錄也又初學記繡細文出齊上價四二萬類聚
土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及白素出三輔羅
出齊郡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宏農豫章杜若出南
郡漢中選注玉莢出藍田之類此引范子計然並序物
產當即隋志所載顏福以為萬物錄者也三輔宏農等
名起自秦漢為後人所撰無疑然越絕書計倪內經先
言陰陽後言物貨是計范著書之例本自如此好事者
因之踵增耳○廖本作十三卷明莆田黃鳴喬序文子
同然續筆及子畧並十二卷子畧云此編卷十有二往
往極陰陽之變歷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
如水隨形一似親見范子者不知是
書宋世已亡高氏特就意林鋪張之耳

似不及人下疑脫一少字 八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

拜徑聚珍俱有

日目意階陽長符而矣著其行浩浩其志沈沈

舊作汎汎據容齋續

改筆不肯自顯諸侯陰廖有取字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

計然史記注引有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選注同御覽有博學無所不通蠡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鵝而盟

馬時邀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

人鳥喙不可與據續同利也憲徐廣注史記曰計然者范蠡之師名研索隱謂即計倪

亦作計碗寔一人碗倪與研音近相亂耳今觀范子言則計然未嘗仕越而越倪記越王謀伐吳時計倪官卑年少

居諸臣之後吳越春秋八大夫之列與此絕不同意計然自為辛文子而計倪別一人也史記越世家范蠡遺文

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又越世家中行人面鳥喙或作鳥喙非

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

其先晉國

史記注有七字

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

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沈沈

舊作汎汎據容齋續

筆改

不肯自顯諸侯陰

廖有取字

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

計然

史記注引有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選注同御覽有博學無所不通蠡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鵲而盟

焉

時邀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

人鳥喙不可與

據續筆補

同利也

憲徐廣注史記曰計然者范蠡之師名研索隱謂即計倪

亦作計碗定一人碗倪與研音近相亂耳今觀范子言則

計然未嘗仕越而越絕倪越王謀伐吳時計倪官卑年少

居諸臣之後吳越春秋八大夫之列與此絕不同意計

然自為辛文子而計倪別一人也史記越世家范蠡遺文

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又越世家中行人面鳥喙或作鳥喙非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

御覽引之脫
論陰八字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

易乾鑿度曰太

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太一北宮神名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于坤宮而震宮而巽宮所行過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于乾宮而兌宮而艮宮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返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旋離宮見後漢張衡傳注今乾鑿度無此文三國時吳趙達治九宮術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御覽引

墨子十六卷

墨子名翟賈子說林曰翟子姓墨名烏母夢日中赤烏入室而生因名高誘曰魯

人一曰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

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

注云三十五篇金山曰今存者十三篇多膚淺或出

附會莊子載其非樂稱道二篇之畧今書無之宋潛溪

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墓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揚据篇名總計之金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

彼字補下同

衆人自易而難彼

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陣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

本焉

修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

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

干舊作子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

有侯哆古今人表作推侈

紂染崇侯也

所染篇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

利非兼愛也

句非原文

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

室亦非

舊說能

兼愛

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

原作衣三領

足以朽肉

節葬篇作蔽形

三寸之棺

原作

棺三寸

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

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已為政有三公政之

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

三公不得恣

已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為政有天

舊有下字政之

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

原作脛下云利之中取小非取大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

以免於身者

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鍾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義原作女處不出則爭求之

行而自銜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當仕汝弟子學期年就墨

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乎有昆弟五人父

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為子

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墓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

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也遂

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

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

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無物全美

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此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

人言過而行不及

書鈔御覽並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為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墨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

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

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子漢書子罕作子冉

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

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闕而

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

貴無其實剛一呂覽當染爲韓非子顯學篇俱孔墨並
尊論衡云孔墨祖愚仰聖賢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
孟墨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必用孔子是
豈特秦越同舟而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
子薄墓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
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
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
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纏子一卷 墨纏子蓋墨翟弟子所稱董無心見漢志儒
志俱一卷是也纏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志讀書後
纏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直連切不知所據何本
而文選陸機文賦李善注引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
察狄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又曰罕得事君子
不識世情又曰無心鄰人也不識世情則唐世尚有其
書矣路史注亦引桀王天下酒濁而殺厨人紂王天下
熊蹄不熟而殺厨人又風俗通載董無心曰杜伯死親
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單可不須湯
武之衆此關墨子明鬼篇所載周春秋語
疑是董子之文今兩書並佚不可考矣

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疑是而

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

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舊有者字並不為墨子

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論衡載二子相覲講道以儒墨相詰難蓋據此妄也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隨巢子一卷漢志六篇墨翟弟子隋唐志一卷文心雕龍以為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也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舊脫子字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

聖也當作鬼神賢於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隨巢子曰

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紀育人疑作

之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

人墨子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
目之與與聾瞽也隨巢蓋本其說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御覽疎而不

絕賢者則從御欣之不肖者廖無此則三筆無憐之賢而

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胡非子一卷案漢志二篇墨翟弟子戰國時人隋唐志一卷廣韻云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

非為氏今書佚

勇有五等四字從容負長劍赴榛薄折舊作析兕豹搏熊羆

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斷蛟龍斷舊作斬搏鼉鼉

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三筆作登高危之工鵠立四望

廖作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也中記諸子景函並作岳御

覽作匠喻林間案說苑林既對齊景公語與此畧同亦云
此工匠之勇也疑金岳昏因匠字形似而說今從御覽

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

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

措管仲乃勸與之盟夫曹沫匹夫御覽有徒步字之士布衣柔履

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御覽引云

勇之貴者也又云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

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叔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

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

負長劍云云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

臣聞君辱臣死君還師則可不退臣以血濺君矣桓公
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
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
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將說稱善乃解長劍擇危冠而請
為弟子焉

案容齋三筆云隨胡二書今不復存意林所述各一卷隨書云

其說亦罕陳無過人處今考他書引胡非子甚少類聚

正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見其昔一條書鈔止善為吏者

樹其德一條御覽亦僅兩見耳諸書引隨葉子則有焉

產于崑山啟生於石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又周

衰谷淵沸以殘其身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又周

人滅殷河出綠圖又始皇產而能書又台人以環絕人

以玦之類雖無過人亦資多識若天命禹於元宮克三

苗則墨子非政篇語也

尸子二十卷書記皆後為之鞅被刑懼禍亡入蜀自造

書六萬餘言二十篇見劉向別錄及漢志中李賢曰十

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隋

志二十卷其九篇魏黃初中續唐志同隋邢昺爾雅疏

引其文有仁意廣澤綽子等篇是北宋此書尚存而文

獻通考不錄今佚歸有光諸子彙函載尸子有

君治篇而雜入顧夷子一段未知何所本也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御覽作謂不反顧也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上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文選

注引土積成嶽則椹楠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出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

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見御覽卑墻來盜榮辱由中出

敬侮由外生

樹葱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

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全藏作令廖作能喻林作能

子曰使星司夜日司時猶使雞伺晨也文與此異

全藝文類聚引尸

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御覽作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作能以視遠

類聚釋史無遠字喻林有御覽作近雖明何益御覽引云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日居不高則不尊視不

遠則不明

堯瘦舜黑

路史作墨

虎豹節巨類聚云賢者之生一孝作心未詳說也

粹堯胼胝

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
指準則地之廢險者有罪
審名分則

羣臣不審

喻林作安

者有罪
農之耨去害苗者賢者治去害義

者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
鴻鵠之鷺羽翼未合

類聚作全

史索隱御覽並作合

而有四海之心

類聚云賢者之生亦然

見人有善如已有善
見人有過如已有過
此虞氏盛德也

路史

注引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云云

買馬不論足力而以黑白為儀
必無走馬矣
買玉不論美惡

遠則
不明

堯瘦舜黑

路史注
作墨

皆為民也

文子曰神農形悴堯
瘦雍舜黧黑禹胼胝

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廢險者有罪審名分則

羣臣不審

喻林
作安

者有罪農之耨去害苗者賢者治去害義

者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驚羽翼未合

類聚
作全

史索隱御覽
並作合

而有四海之心

類聚云賢者
之生亦然

見人有善如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虞氏盛德也

路史

注引有虞之君使天下
貢善其治天下云云

買馬不論足力而以黑白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

類聚云以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貴賤則無士矣類聚作

大小為儀而以貴勢為儀則伊尹管仲不為臣矣此貴賤字疑有誤

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見御誦詩讀書與古人謀

王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

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中

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

車輕道近鞭策不用鞭策所用道遠任重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見廣韻弓人勢筋則知牛長少雕人

及御覽焉

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毛是增修禮部韻畧引云屠者

割肉知牛之多少則沽者亦知

酒之多少也與此異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

案史記云楚有尸子長廬今考長廬之不上見於鄧析書而穀梁傳春秋已述尸子言則知尸後於長廬而穀

梁復後於尸也

韓子二十卷

案韓子名非韓諸公子也喜申商法術之學慘礪寡恩作孤憤五蠹等十萬餘言極

博喻之富使秦秦相譖殺之漢志五十五篇隋唐志二

十卷鄭漁仲云唐有尹知章注今亡王伯厚云有五十

六篇元何升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明嘉靖間

浙西張鼎文刊本有五十五篇中多訛漏惟趙用賢擬

宋刻校定者篇亦同張而文特完

善二本並有注何升稱是李瓚云

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遊死不恨矣李

斯姚賈害之與藥令自殺始皇悔遣救之已不及

此別錄之文本

文記姚賈梁監
門子見戰國策

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初見秦篇

臣所以難言者

原有順比

滑澤洋洋

原有灑灑

見者以謂

當作為下同此書為都有

作謂者

華而不實敦厚祇恭見者以謂拙而不倫多言繁稱

連類比物

三句從原書補

見者以謂虛而無用省而不飾見者以

謂訥

原作劇

而不辨激意

舊訛忽原或作急

近親探知人情

舊訛見

者以謂諧而不讓宏大廣博深而不測見者以謂夸而無

二柄刑德也

用臣所以難言而重患也難言皆與原字異訛罰

虎所以能服犬者爪牙也若虎釋其爪牙

則反伏於犬也故田常請爵祿行之羣臣

四字從原書補注云請君爵祿

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

大斛斛施之百姓

所以樹私恩於衆庶

此齊簡公失

德而田常得之二柄

韓昭侯醉甚而卧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昭侯覺乃罪典衣

殺原作典冠以典衣失事典冠侵官侵官甚於寒也故明

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當越官則死不

當則罪

香美病形注香肥甘口用皓齒損原作精皓曼說情耽之去

甚去秦身乃無害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物有所宜才有所

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揚權篇○案宋書謝靈運山居

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為左右揚較而

陳紫之今紫文選蜀都賦作揚權而陳之劉逵注云韓非

有揚權篇據之則當作揚較

今之揚權乃揚權之訛也

上失膚寸

原作扶寸四寸為扶

下失

原作得

尋常君不可不慎

原無此句

託宴處之娛乘醉飽之時求其所欲則必聽也

人生好色感於同牀則夫

人孺子等得乘間求所欲也。八姦篇

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戎王使由余聘秦穆公告內史廖云云乃謀間之由余遂去戎之秦

亦見史記又吳子春秋孔子相魯吳子告景公亦有此語。十過篇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

靈公

竊駕君車君聞之曰子瑕母病而矯

駕孝子也

衛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原作孝哉為母故忘其罪

與君遊果園食桃

原

而甘

不盡以半啖君君曰愛我也

原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

及其色衰

原有

得罪於君君曰是矯駕我車者啖我餘桃者以前所

賢而後獲罪愛憎變也

說難篇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

之三守
篇

與人欲人富貴棺人

原作正
人成棺

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與不用人

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

備內
篇

相愛者則比周而相譽相憎者則朋

舊作
比

黨而相誹誹譽交

爭則主惑矣

南面
篇

家有常業雖饑不餓

爾雅穀不熟為饑不饑
者雖無年猶得食也

國有常法

喻林
訛作

雖危不亡若捨常法從私意則臣下飾其智能飾其智

能則法禁不立矣

飾邪
篇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害身而利國臣不為也害國而利

身原作君不為也

譬之如水溺者飲之則死渴者飲之則生解老篇

桓公伐孤竹失道原作秦往冬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遂縱

馬從而得歸此下舊另行桓公行出山中無水隰朋曰

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原作一寸使

掘之果得水焉說林上篇

以人言善我者必以人言罪我也

置猿於檻則與狔同勢不能逞能也說林下篇何林謂闕此

教相馬等十六條為未嘗亡置猿三句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

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此桓
赫語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

舊作
身

短於自知故以道正

已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西門豹性急佩韋

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觀行
篇

斷手續之以玉故世有易身之患

用人
篇

堯原作為匹夫不能正三家有才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也故

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其位高也

功名
名

篇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內儲說上傳。案北史稱魏明元
時命學生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

篇今不得其解豈
即內外儲之文歟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舊作左右

而所備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虛實

衛嗣君使人過關市關吏呵之因以金與關吏關吏乃捨之

嗣君謂關吏曰汝何得受金關吏以為明察舊作以明察之

僖侯時原作昭僖侯宰人上食羞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當是

人置之欲去宰自處也後僖侯將浴湯中有磔僖侯曰有

人欲代湯者原作尚浴者尚浴官名口內諸說下傳此與下二節張本並闕

文公時宰人上食肉原作上災而有髮繞之文公召宰人曰汝使

我哽乎宰人頓首曰臣有三罪刀利如干將切肉而髮不斷

臣罪一也援錐貫鬻而不見髮臣罪二也熾爐炮肉盡赤

而髮尚繞臣罪三也有人欲代臣也

謝承後漢書載光武朝大官令陳正進食

之事與此正同

韓昭信左右而所備之所疑

有祇一率作取

書馮衍顯曰去引韓子同

齊景公惡仲尼

仲尼如吹毛耳乃使黎且以女樂六遺書魯哀公哀公樂

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納去而之楚

舊說齊

鄭人相與爭年一人云吾與堯同年

原無此句御覽有之

一人云吾與

黃帝兄弟同年爭此不決以後罷者為勝

外儲說左上

客有為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畫狗馬為最難鬼魅

最易狗馬人共知

原作旦暮於前可類之故難

鬼魅無形像也

原作無形者不

可觀故易

而髮尚繞臣

之事與

此正同

齊景公惡仲尼為魯政藜且

舊作梨沮後漢書馮衍顯志賦作犁鋤注引韓子同

曰去

仲尼如吹毛耳乃使黎且以女樂六遺書魯哀公哀公樂

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納去而之楚

舊記

鄭人相與爭年一人云吾與堯同年

原無此句御覽有之

一人云吾與

黃帝兄弟同年爭此不決以後罷者為勝

外儲說左

客有為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畫狗馬為最難鬼魅

最易狗馬人共知

原作旦暮於前

鬼魅無形像也

原作無形者不

可觀故易

後漢書載光武官令陳正進食

冠雖穿決

原作弊

必戴於上

原作頭

履雖五采必踐之地

外儲說左下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者小絃大聲大

絃小聲大細易位貴賤易序故儒者不為

以骨去蟻螳愈多以魚驅蠅愈至

補句

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者多如何管仲曰君勿聽左右之

舊作人

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

宋人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醞酒甚美懸幟甚高而

酒不售遂致於酸問所知閭長者楊倩

舊脫者楊字喻林同今依原文參後

漢書注倩文選注作青紫應瑒書曰楊倩說於范武則倩為是

倩曰汝狗惡也孺子懷錢

挈壺往酤輒有狗齧之猶大臣齧有道之士也故桓公問

管仲治國何患患社鼠焚則木焚也

鼠穴於社灌之恐壞
牆薰之恐燒木家語

韓詩外傳俱作晏子對

景公曰外儲說石上

稅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也

外儲說
右下

晉文公與楚戰問舅犯曰楚衆我寡奈何對曰君其詐之又

問雍季雍季曰以詐御民一時之利也

原云用
舅犯謀

與楚戰大

勝而歸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

言萬世之利也

難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恥

也公何不雪之以政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

何不更遺其冠也

難

古諺曰政若沐雖有棄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六反

飢歲之春幼舊作弟不饑舊作穰歲之秋過客必養非踈骨

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五虞

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原作夫憲廣韻伯字注云

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也子張

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樂正氏為八儒陶潛聖賢

羣輔錄孫氏作公孫氏莊子王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左

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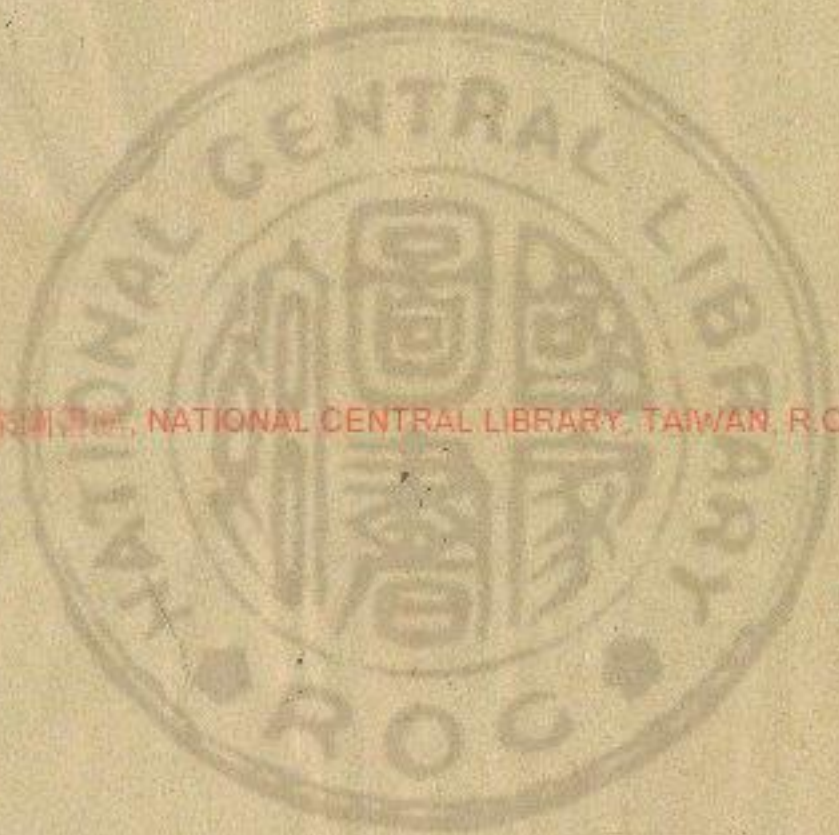
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矣

法度賞罰國之脂澤粉黛也

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

注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錫令篇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意林補註

第二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意林卷之二

唐扶風馬總元會編

海寧周廣業附注

列子八卷

案列子名禦寇漢志先莊子莊子稱之壹

作周寇鄭人學本黃老邱子林弟子書八篇晉

張湛處度注隋唐志俱八卷今存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天瑞篇

注大荒經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藏不假

交接而生子

鬼者歸也歸其真宅

本注真宅太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

黃帝篇



禽獸之智亦與人同者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

就溫居則有羣出則有列飲則相攜食則鳴侶

宋人養猿

當作狙張揖廣雅云狙獼猴

號曰狙公

原作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莊子釋文曰

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猴猴者

欲與狙芋

注音序栗也莊子釋文曰李音予司馬云橡子也

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

釋文司馬云朝三升暮四升

衆狙皆怒又許朝

四而暮三而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

籠羣狙矣

覺有八徵

故為得喪哀樂生

夢有六候

正夢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六者神所

交徵驗也候占也

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燔

燭

語出素問飽夢與飢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

飛天將陰則夢火

闕尹子曰將陰夢水為長

身將疾則夢食

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注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

晝日思有此事而隨而夢也。周穆王篇

陳大夫云吾國有亢倉子

注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桑子能以耳視而目聽

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之

原作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曰臣

體合於神

原作心有心合於神二句

原作神合於無言視聽不用耳目非耳視

而目聽也。仲尼篇

顏回能仁而不能反

注變也守一不變無權智

賜能辯而不

訥能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

注有違和兼四子

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目將眇者先覩秋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注有節之氣故物

不至則不反

荆南

二字舊訛在上古上

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注冥靈木名生江南

以葉生為春落葉為秋

上古有大椿

木名一名檠釋文木槿也

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菌芝生於朝死於晦

釋文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蠛

蚋蠛蠓蚋蚋皆小飛蟲

因雨而生見陽而

湯問篇

越東有輒沐國

原作輒木墨子作翰沐之國

生長子則食之

原作鮮而食之人不以壽

死曰鮮

謂之宜弟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妻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

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曰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

初出大如車輪

原作蓋藝文類聚同

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為近則

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

蒼原作滄注周書曰天地之間

有滄熱孔晁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作滄涼

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為近而熱

遠而涼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某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

注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

人得百年之壽者千無一焉痛疾

哀苦居其半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失當年之

樂不肆意於一時何異乎累梏也

楊朱篇

勤能使逸寒能使溫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

露之亦可棄諸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句一為壽二為名三為

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

注違其自
然者也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此古

語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說符

篇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人也有
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之而與之言顧視其妻已有招
之者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聞

淮南子孔子力招城關高誘注招舉

也又曰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注杓引也以一手指城門關
端能舉之文選注引列作招與翹同扛舉也今列子作拓

誤呂氏春
秋作舉

狐邱丈人

注狐邱邑名丈人長者亦見韓詩外傳又見淮南子高誘云老而杖于人者舊作大夫誤

謂

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志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乎

揚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歧路之中復有歧矣曰

原作心鄰子曰

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也

鈇也

者意鄰子盜之視鄰子行步顧色皆將竊也俄

而相

胡沒反古掘字

其谷得鈇見鄰子無似竊鈇者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往市適見貨

原作鬻

金者因攫奪而去

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

案是書為漆園寓言之祖其事絕少徵實呂覽所以稱
子列子貴虛也而張湛序其書謂絕少徵實呂覽所以稱
穆王湯問之誕詭力命揚子之乖背劉子政既以為譏
而柳州復言書多增竄不足盡信如所稱亢倉子者其
人有無且不可知安得有書而天實初襄陽王士元為
撰二卷遂乃尊為洞靈真經則安知增竄列子不有先
於士元者乎王弼州謂後人取莊子之文而加劇琢以
補其闕理或然也天寶時稱經者列子為冲虛文子為
通元莊子為南華并洞靈為四云

莊子十卷案莊子名周字子休梁國蒙人或曰宋人為

著書大抵寓言歸之於理以無為齊物為注漢志五篇附注有雜

二篇晉司馬彪及孟氏注之其崔謨向秀注漢志五篇附注有雜

郭注二十卷崔注亡唐志崔注郭注各十卷注二十

卷此云十卷據郭注也釋文云郭字子元河內人注二十

傳主簿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音三卷子元注二十

今注尚存問增一二諸家注有軼見於釋文者亦略採注二十

其世說向

附焉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逍遙遊以下內篇此後無案字者除篇名外

皆馬氏本注

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憲釋文燭亦作燠司馬云然也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小火

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鷦鷯

憲郭璞云桃雀

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

憲李云

不過滿

腹

齊物論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

骸有聾盲哉夫智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以為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盲

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取其寂寞無情耳

大智閑閑

索簡文云廣博之貌

小智間間

索釋文云有所問別也

其寐也覓交

索司

馬云精神交錯

其覺也形開

索司馬云目開意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此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

與彼各有一非於體中也亦一是非下疑本文脫二句也

索此注今在彼亦一是非此不在言何隱藏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可乎可

即可于己者

不可乎不可

不可于己者即謂之不可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不就利不違害

索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畋獵此寤寐之方其夢

也不知其夢

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則無以異於寤寐也

覺而後知其夢

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

昔者莊周

夢為蝴蝶栩栩然

靈喜貌

蝴蝶也自喻適志與

靈自快得意悅豫而行與

音餘下同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靈李云有形狀

周也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莊周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智

安得不困哉養生主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也

適來夫子時也

時自

也適去夫子順也

理當死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哀樂生於得失

也若任順其所受哀
樂無所措其間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

為心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

曰若一志

案去異端而任獨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虛其心則其道集於懷也。人間世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

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顏闔

案在云魯賢人隱者

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與之無方

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如何

小人之性引之執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

亂邦伯玉曰善哉問乎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逆

和而就者形順入和者義濟出就不欲入者還與同也和不欲出者自顯伐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

不忘也利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乃誠忘也。德充符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也其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不知悅生不知

惡死與化為體其心志所居而志其容寂雖行而無傷於靜凄然似秋暖

然似春故物非為仁也。大宗師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

捨己效人
殉利傷義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與其不足而相愛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豈若有餘而相忘

一者善惡遺死生與變化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

以老息我以死

未始非我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

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
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

二句舊誤入
注今改正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為父母也

自古

或有能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
陰陽之變而拒晝夜之節也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各自足而相忘天下莫不
然也至於常足故常忘也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日新

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之謂坐忘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原作應而不藏索來即應故能

勝物而無傷

物來則鑒鑒不以心故雖天
下來照而無勞心。應帝王

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自三代以下天下

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

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此數者事業不同殉

身一也臧與穀二人

索崔云方言凡民男而婚婢謂之臧
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婚婢之子

謂之臧婦奴之子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策

讀書

索李云竹簡古以
寫書長二尺四寸

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索釋文塞
之類也

漢書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博塞也

二人者事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名

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憲東陵李云泰山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

二人死雖不同其於殘生傷性一也何必伯夷之是而盜

跖之非乎

舊作則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

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至於殘

生損性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憲釋文云崔本無小人於三字今鄭本有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

其得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雖盜跖伯夷是同為

淫僻

駢拇以下外篇

純朴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樸以成器工匠之罪也毀道

以成仁義聖人之過也

馬蹄 賦擬莊周馬極其文甚工則知今

作馬蹄

者誤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

索釋文云或作知可否今郭本有別本無否字

智也

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所以

禁盜不為盜資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

人之道不行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

者少而害天下者多

此節舊說入注文今改正。祛篋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

索摘義與擲同崔云猶投棄也

小盜不起焚

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在宥篇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

蓋杳原作窈

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昏默昏了無

也

慎汝內

全其真也

閉汝外

守其分也

多智為敗

智無涯故敗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大人之教

若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盡使物之所懷各得

自盡

子貢教漢陰為圃者作桔槔

蓋原無桔字文亦小異槔所以挈水

圃者忽然作

色而笑曰夫有機械者

蓋李云器械也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機心存乎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則道不載

原作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為

天地篇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

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

心耳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

而不至惑者多也

案多原作勝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聽而可聞者名與聲悲夫世人以形色

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天道篇

夫播糠眯目

案字林云眯物入目為病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蚋嗜膚則

大通夕

原作昔夜也

不寢

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寢至旦

半糠入目四方易位語

皆本老子○天運篇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自然已各足矣

平易恬澹

原作快

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

不虧矣

刻意篇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無所唱也

迫而後動

會至乃動

不得已

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

若休

素汎然無所惜也

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一而不變

靜之至也

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物自来耳無交物之情

形

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繕性篇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謂也軒冕之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禦

原作

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井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壚也

憲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

夏蟲不可以語

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秋水篇

世說郭象竊向注白注惟秋水至二樂篇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

原作

夜撮蚤察毫末

案蚤音早說文跳蟲留人者淮南子鴝夜

夫也司馬本作蚤云鴝鴝夜取蚤食今郭本亦有作蚤者崔本作爪云鴝鴝夜聚人爪於巢中

畫出瞋

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

案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案宣其言也曰願以境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

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

原無耶字下同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

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

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

其所遇乃全也。至樂篇

髡髻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

為春秋

案從七容反從容也李徐子用反縱逸也

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

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閭里

知識子欲之乎髡髻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

之勞乎

案曹植髡髻說張衡髡髻賦皆本此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

知戒者過也

十殺一人人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而莫肯畏之斯愚民也。達生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問

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

出山

原作夫出山莊子也本或即作夫子今從廖本

靈釋文夫子謂舍故人之家故

人命豎子殺鴈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曰殺不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

終靈廖本有其天年三字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焉莊子

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不免乎異靈

作累。山木篇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鳥莫知於鷓鴣鷓鴣也其畏人也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人而存之者畏人而

入於人間此鳥所以稱智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原作支父後漢書周磐傳方曰支

父莊子作支伯則知當作伯子州支伯曰余適有幽憂之病病深固也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讓王以下雜篇。此下舊誤作王孫子今改正憲郭注外篇山

木後尚有田子方知北遊二篇雜篇起庚秦楚至寓言五篇又第十卷起說劍至王天下共九篇此並不錄當有亡

闕

春耕種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息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富貴有

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以用者重所以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珠之重哉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粟

遷子陽鄭繻公相見史記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

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吾所以不受也

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退有愧色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

位而不忤

注禮學古稀解釋文云古
有誤更或作文

窮於道之謂窮

忠何窮之有

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搖唇鼓舌擅生是非

盜跖篇。案此舊誤連下段喻林人事
門毀譽類引作意林王孫子是久仍廖

本之
訛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

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

來來皆亂人之徒也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

位而不忤

窮於道之謂窮抱仁義之道而遭亂世之患何窮之有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搖唇鼓舌擅生是非

盜跖篇○蓋此舊誤連下段喻林人事門毀譽類引作意林王孫子是又仍廖

本之說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

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

來來皆亂人之徒也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

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憲唐世子書最重老莊觀經典釋文以二書列論語後爾雅前可知矣猶謂讀學者稀解釋更為詳悉其勸學

意至深也馬氏獨於二書加詳蓋亦以此

鷓冠子三卷

書闕舊不標目今依錄補之憲鷓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因名馮煖師事之見

劉向七略及虞般佑高士傳所著書漢志一篇農師注今存隋唐志三卷韓昌黎嘗為之是正宋陸佃農師注今存

王孫子一卷

書闕諸本誤以莊子雜篇繫其下今正之

序云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是巧心書名也隋志梁有一卷亡附注荀子下唐志不載藝文

類聚引作王孫子新書北堂書鈔御覽作王孫書詳

後編

附注以意林所錄考之儒家則王孫子正部論通語成

敗志古今通論化清經物理論太元經梅子法家則申

子晁氏新書阮子正論名家則士緯雜家則篤論秦子

凡十五部皆梁有而隋亡者然新舊唐志於此數部皆仍大書著錄所少獨一王孫子豈亡於隋而復見於唐耶周生烈子隋止要論一卷亦屬亡書有五卷任子鄒子二志俱無馬氏錄自子鈔原不必盡見原書若藝文類聚初學記所引王孫子及周生烈子鄒子之類當取諸修文御覽等書亦未必原書也

申子三卷

憲申子京人相韓昭侯史記本傳云著書二篇漢志六篇劉向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上下

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三篇已倍史公所記是也隋志三卷亡

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

當作人鄭時賤臣學術以干韓昭

侯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恩非霸王之事

三寸之篋運而天下定六寸之基正而天下治

御覽三寸上有明君治國

句篋作機六作方基作謀下有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二句

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

長短經引作婦

擅夫衆妻昏亂

一臣專君羣臣皆蔽

長短經引此同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御覽引

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

藝文類聚引作是比肩而立也

慎子十二卷

本注名到學本黃老滕輔注德之術史記人與田駢接子皆學黃老道韓申韓稱之

本傳云

著書十二卷陳振孫書錄云一卷今麻沙刻本纔五篇

隋唐志十卷宋志亦一卷宋潛唐志不言篇數崇文總目

非全書也

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

篇耳今五篇存無意林十三則姜思睿諸子鴻藻有威

德因情隆治觀化四篇惟小人食其力君子食其道二句

在焉且旦菴本於五篇後附意林諸條又附文獻通考

十九則亦止見小人食於力句及孝子不生慈父之家

四句耳唯明萬歷間吳興慎懋賞補輯慎子以十三條

分繫內外篇意為聯綴終失本真且家富條無非不欲

分繫內外篇意為聯綴終失本真且家富條無非不欲

利二句孝子條無六親不和二句知其所據亦祇廖本也
滕輔晉太學博士文選注引慎子注云甘寢安寢也

蓋即滕注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御覽又諸子鴻藻此云出隆治篇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也

保母

絕險者不慢其御

慎懋賞本此下云為天下者不慢其

民

措鈞石使禹察之

御覽作使禹察錙銖之重

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

辨矣

御覽作於權衡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智莫不足以識之矣辨喻林繹史皆作識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

家富則踈族聚

繹史作合

家貧則兄弟離

二句選注御覽皆引作鶡冠子然今鶡冠子無

此非不相愛引作慎子利不足相容也且且菴所載家富

二句蓋括
廖本也

不聽不明不能為王為字從御不聾不龍不能為公御覽引

有諺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慎懋賞本連上三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重輕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

者不可巧以詐偽見御覽

一兔走御覽有百人追之舊無之字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

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見御覽

者以兔為未分定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

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畧同今案呂
氏春秋審分覽路
史國名記亦載之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本注六親不和有

忠臣。靈二句舊作本文索此老子之言長短

經反經篇引慎子以六親二句入注今從之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御覽引作匠人成棺擲而無憎於人

利在人死也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選注腋作皮下云治亂存

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堉蒼曰腋在肘後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

宋注有意者必先作

市人可驅而戰安

國之兵不由怨起

燕丹子三卷

靈史索隱引作燕太子篇太子名丹謀報讐於秦容田光因進荆軻使刺始皇是書記其事隋唐志並一卷蓋視度氏鈔子時已亡其二卷矣宋志却有三卷袁瓌楓窗小牘載有序文甚奇宋潛

記其事隋唐志並一卷袁瓌楓窗小牘載有序文甚奇宋潛

溪謂辭氣類越
絕書吳越春秋

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於秦始皇之世

案史燕王喜之太子則是

節當出別錄然此下疑有闕文藝文類聚引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秦秦皇過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皇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為生角秦皇不得已而遣之又曰丹去秦到關為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無虞闔門未開丹為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御覽引云怨秦欲報之養勇士無所不至云云其言太略而不書

丈夫恥於受辱貞女羞於節虧

田光云

句舊訛在面白下

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

面白光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史記正義引作田光曰竊觀太子容無可

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面色不

變軻衛
人也

荆軻之燕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

此八字舊說於

荆軻工重

出今去之軻出衛都望燕路

舊說無路

歷險不以勤望遠不以

遐數句疑亦

有脫字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

所以不復讓者信知己故也

藝文類聚初學記史索隱所引有太子與軻等黨而食及

金凡抵壺殺千金馬斷美人手等事皆極言恩遇之厚也

軻曰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軻乃請樊於期

秦將亡於燕者

曰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

廖作

軻為將軍痛之

今願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進之

韋昭戰國策注引劉向別錄云督

亢膏腴之地水經注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盡有督亢地圖燕太子丹使荆軻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

秦王必喜喜必見軻

戰國策作秦王必喜而善軻因左手見臣此誤善為喜又倒也

把其袖右手搵

本誌丁鳩切

其胃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

讐於期執刀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伏尸而

哭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武

史記作舞陽為副軻

不擇日而發太子賓客

水經注作太子與知謀者

皆素衣冠送之易水

之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文選無兮

字不復還

歌下舊脫曰字風蕭二句另節在軻曰前今據初學記移此正

高漸離擊筑

漢書

中山王勝曰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回不食

宋意

舊作臆據初學記改水經注文選作宋如意

和之為壯聲則

初學記有士字

髮怒衝冠作哀聲士皆流涕二人

荆軻

皆升車終已不顧也軻至咸陽秦王大喜陸戰見荆軻軻

捧樊於期首押并地圖以次進

選注引云鼓鐘地發

羣臣皆呼萬歲

秦武陽大恐

選注云面如死灰色

荆軻顧笑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

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

曰何起督亢圖進之荆軻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

前頁第二行注

琴聲而死名姬人鼓琴

陳禹謨說儲引

而絕八尺屏風

云琴女名涓月

琴聲曰羅敷單衣可掣

類聚正義並作裂

而絕八尺屏風

可超而越

辛氏三秦記作三尺羅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

輓轡

正義作鹿盧

之劍可

負而拔

類聚作伏

軻不解音秦王

類聚云奮地而起

從琴聲負劍拔之

案劍名

秦王斷軻兩手

史記作股

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

捧樊於期首柙并地圖以次進選注引云羣臣皆呼萬歲

秦武陽大恐選注云面如死灰色荆軻顧笑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

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

曰軻起督亢圖進之荆軻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

秦王袖右手搃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

曰類聚正義並云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陳禹謨說儲引

云琴女名涓月琴聲曰羅敷單衣可掣類聚正義並作裂而絕八尺屏風

可超而越辛氏三秦記作三尺羅衣輓轡正義作鹿盧之劍可

負而拔類聚作伏軻不解音秦王類聚云奮從琴聲負劍拔之

案劍名秦王斷軻兩手史記作股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

曰吾為豎子所欺事不濟也

正義軻拔七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

鬼谷子五卷

本注樂氏注名壹壹注各三卷新舊唐志無志皇甫謐注樂壹注各三卷新舊唐志無

皇甫謐增尹知章注三卷王氏藝文志考證晁氏讀書

志宋潛溪諸子辨始俱云梁陶宏景注卷同樂尹而亡

轉丸祛篋二篇宋志三卷不言有陶注今樂注已佚明

刻絕少佳者惟一寫本題陶注篇卷俱與樂合注亦簡

明可誦然其文亦頗殘缺與世本無異即柳子厚所稱

晚出之七術亦在焉知非齊梁舊本又其注多避唐諱

如以民為人世為代治為理之類因以困學紀聞所載

尹子章鬼谷子序與讀書志中序語參校適相照合斷

為尹注向稱陶者非也尹仕唐為國子博士卒於開元

初是雖不及象壹之古而已足為世所稱今據此校定

注文并附見一二焉

本係鮑君廷博家藏

總按其序云

序舊作書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

自號鬼谷先生

選注改名隱者通號也書鈔引鬼谷子云蘇秦

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無鄉里族姓名字本注此蘇秦作
將為二子陳聖道云云是公云爾
言遠猶司馬相如假亡是公云爾史記蘇秦傳秦東
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論衡云鬼谷嘗掘地為坑
曰下說令我泣下則嗣分人君之地蘇下說鬼谷泣下需
襟表淑真隱傳云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隱居韜智居鬼
谷山因以為稱儀秦師之徐廣注史記謂扶風池陽頽川
陽城並有鬼谷墟蘇代傳所云自殺塞至鬼谷此在陽城
即鬼谷先生隱處後漢書注云今洛州洛陽城北叢陳耀
文正揚曰拾遺記引鬼谷子曰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
者歸也又曰鬼者谷名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
三書或以為山或以為墟或以為谷要皆實有其人與彙
壹言假亡
是公者異

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

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以聖人守司其門戶審察其先

後摺闔篇憲玉篇摺補買切同擺廣韻擺北買切摺同
鬼谷子有摺闔篇陳士元古今韻注引鬼谷子注云撥

動也今呼
平聲非

口者心之門戶智謀皆從之出

喻林連
上條誤

或遙聞

原有聲字
無或字

而相思或

原作

進前而不御

內提

世無常

世無常

作責尹注能仁
為貴故無常貴

事無常師

尹注主善為師故無常師
忤合篇御覽作平合因

學紀
闕同

抱薪赴

原作

火燥者先燃

王林野客叢書謂賈誼積薪厝火
語出於此然晏子已云抱薪焚火

燥者

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

原有類相應也

蘇秦傳以出

揣摩索隱引王劭云揣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御覽引
鬼谷亦作摩意篇今云摩篇非古也是節亦見鄧析子

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

人之所巧

原作

也權篇御覽引
作量權篇

墻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

謀篇御覽引

人動我靜人言我聽

案反應篇曰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二句本此

能固能

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

平而仁義著矣

此下二條今闕人動知性四句見高氏子畧

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

之

案是書始見隋志前此未錄故柳子厚以為後出而險
盤峭薄妄言亂世高似孫則云世無常貴人動我靜等
語亦自卓然宋潛溪復深譏之近儲在陸欣直謂為周
濟人作今考索隱選並引臬壺注云蘇秦之所記秦欲
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新舊唐志直云蘇秦之書而裴
駘解史記蘇秦讀周書陰符以出揣摩特引鬼谷子有
揣摩篇為證是裴意固以鬼谷為秦書矣藝文志考證
亦以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摩及摩二篇斷為蘇氏書

夫漢志縱橫十二家蘇子三十一篇實居其首至隋而
所傳止鬼谷一家仍出於蘇則隋之鬼谷即漢之蘇子
可知也王嘉拾遺記載歸谷子探冑中韋秩三卷書以
授儀秦皆言輔時之事儀秦學之終身或秦推闡師說
別成一書亦理所應有文心雕龍稱其唇吻策勳又言
鬼谷渺渺每環與義豈竟不審真偽為此虛美哉觀說
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
之不行言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
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所善也辨之明之
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
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不朽將變自守索隱曰此出
史公自序有云故曰聖人不可將變自守索隱曰此出
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曰也御覽治道部引
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事中君有諫諍無論事暴
君有補削無矯拂又曰君得名則臣下恃之其言並未
嘗總盤峭薄而今本皆無此文則謂原書闕佚後人妄
為增益可也寧有見引漢儒而出周齊人手者乎至楊
升菴以漢志鬼容區三篇當鬼谷子失之更遠宜為陳
晦伯所識矣。御覽遊說門載鬼谷子九條并注文反
覆篇云其和也如此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注云和

答問也因問而言中叙其解如此目魚相須而行候察

之辭往來若影之隨形聲之應響也又反覆作反應

此類非一然則闕者固闕而存者亦非本真矣

尹文子二卷本注劉焯注尹文子 劉焯字子駿向之子

嘗奏七略不聞注尹文子疑上三字亦有謫也尹文周

之處士與宋鉞同遊齊稷下莊子所稱宋鉞尹文為華

山之冠以白表者也說齊宣王先公孫龍與子思同時

其書雜用黃老申韓而以課名實為主漢志一篇仲長

統始次為上下篇隋志舊唐志通志略文獻

序云文子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余黃初末始到

京師繆熙伯名以此書見示聊定之 此序舊傳仲長統所

襲友人仲長統漢末尚書郎早卒注載襲撰統昌言表稱

統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延康為漢獻帝末所改年號

是年冬文帝受禪改元黃初則統安得於黃初末

定此書恐是序出偽託晁氏疑史有誤非也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

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釋文引無黑白貴賤愛憎

六字荀子注引有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

齊等

原作俗

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理

原作避唐諱

衆之法慶

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

大道篇上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

為

工倕不貴獨巧貴與衆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

欲出羣勇欲絕衆

田駢曰

駢齊人遊稷下釋文引慎子云名榮

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

子必遊宦諸侯之朝名利引之也彭蒙曰

同遊稷下見雉莊子天下篇

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鷄豕在市莫有志者分定故

也

兩智不能相使

御覽作救

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

敵故也

見御覽此與下三節今原書闕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

載

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不可不慎也見御覽作所宜慎者也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歎

國中寡賢尹文子曰國中悉賢誰處王下誰為王使

唐類函引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

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不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
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
也藝文類聚落國
悉不肖以下十字

人有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而呼之曰

盜盜吏聞因而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

毆吏因而毆之幾至於死

釋史作殪無至於死
三字○大道篇下

案容齋續筆謂尹文子僅五千言以今本計之實六千
五百六十字合意林所載兩智以下四條又增百餘字
再考藝文巧藝部引云以智力求者喻如奕奕進退取
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又云博盡閑塞之宜得周通之
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過者也書鈔引云鐘鼓之聲
然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恐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
其音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手荀子注引
云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又曰舜兩
眸子是謂重明御覽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獲右執雕
虎云云數條亦今本所無計其字又百餘則六千五百

六十字尚非足本
何云僅五千言耶

公孫尼

舊作文

子一卷

證洪容齋續筆俱言

意林引公孫

尼乃據廖

本也考御覽引此首末二節皆明標公孫尼又隋書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尼子胡應麟云

意林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

音也考御覽引此首末二節皆明標公孫尼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

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

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而初學記臯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後頁十行

云古夷

志公孫

尼子假借

作尼黃

黃

公紹韻會引漢志云

尼子假借作尼黃

公紹韻會引漢志云

公紹韻會引漢志云

公紹韻會引漢志云

公紹韻會引漢志云

公紹韻會引漢志云

以字相近而譌耳

漢志云

漢志云

漢志云

漢志云

漢志云

漢志云

子弟子隋志一卷注

云尼似孔子弟子二志不同案論

子弟子隋志一卷注

子弟子隋志一卷注

子弟子隋志一卷注

子弟子隋志一卷注

子弟子隋志一卷注

衡本性篇曰

實子賤漆雕間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

衡本性篇曰

衡本性篇曰

衡本性篇曰

衡本性篇曰

衡本性篇曰

與世子相出入

世子蓋嘗作養書一篇者尼子與子賤

與世子相出入

與世子相出入

與世子相出入

與世子相出入

與世子相出入

漆雕同列則為

孔子弟子無疑新舊唐志亦一卷今佚

漆雕同列則為

漆雕同列則為

漆雕同列則為

漆雕同列則為

漆雕同列則為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御覽引公孫

尼子有此文

六十字尚非足本
何云僅五千言耶

公孫尼

舊作

子一卷

證

洪容齋

續筆

俱言

意林

引公孫

尼

尼子胡應麟云意林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乃據虜
本也考御覽引此首末二節皆明標公孫尼子又隋書
音樂志載梁沈約云漢儒綱次禮事樂記取公孫尼子
而初學記彙部引公孫尼子論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此
物以飾節與此樂者所以飾喜同在樂化章審一是第
三段飾喜是第四段亦足證為尼子之書其作文子當
因上尹文而訛又釋文尼古夷字毛見增修禮部韻畧
亦云古夷字本作尼漢藝文志公孫尼子假借作尼黃
公紹韻會引漢志云尼與夷同則此或亦作夷傳抄者
以字相近而謠耳漢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云七十
子弟子隋志一卷注云尼似孔子弟子二志不同案論
衡本性篇曰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
與世子相出入世子蓋嘗作養書一篇者尼子與子賤
漆雕同列則為孔子弟子無疑新舊唐志亦一卷今佚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御覽引公孫尼子有此文

修身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喻林引作公孫文子又作心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史記樂書載此文正

義曰此樂化章第四段也又曰樂記者公孫尼子撰次也禮記正義曰樂記二十三篇今存十一篇樂化第七

舟從流於河而無維楫求安不可得也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

御覽如作當下

同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

御覽有血氣者風雨也六字

多食甘者有益

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

御覽脫此四字

而筋不利多

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御覽引公孫尼子分見人事部骨肉等門天中記引全文

陳禹謨說儲引多食甘六句並云出意林又御覽飲食部

引公孫尼子曰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為火食

人飲食以通血氣此言

飲食之始類附於此

氏雖嘗致疑亦未能辨然遍稽羣籍從未聞公孫文子

況馬氏所錄其半尚有御覽可核烏忍使聖門緒論久

湮於不知誰何乎再考是篇除樂記已入小戴列在正

經外初學記引屈到猶冠殿紂為肉圃二條文選注衆

人役物而忘情路史注舜救羊於潢陽之野堯舉之以

為天子御覽道為智者設賢為聖者用又君子怒則說

之以知喜則救之以正又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

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某春葛室夏居密陽秋不

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動醫曰是良藥也共五條

雖一鱗片羽均堪寶貴至小戴緇衣劉瓛以為公

孫尼子作當亦在二十八篇之內今無可考矣

陸賈新語舊訖書二卷楚人漢高帝拜大大夫陸賈也

本傳著書十二篇號新語漢志作二十三篇唐宋志二

卷今存十二篇新語之名史及七錄隋唐宋志並

同又班固賓戲曰陸子優新語以興論衡書解篇曰陸

賈道新語高祖粗納則知舊作新書者又因下晁賈二

陸賈

子書而
訛寫也

陽出雷電

李廷梧本
出作生

陰成雪霜

道基
篇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道為智者設馬為

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辨為智者通

術事
篇

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輔政
篇

文公種米

淮南子作樹米
高誘曰
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

曾子枳羊

枳原作駕舊訛
收淮南子注連

枳所以備之俗本淮南
作架今從藝文類聚

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

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

原作
土燥

山出雲雨

舊作而
喻林同

邱阜生氣

四瀆東流而百川無西

原作無不從
無為篇

衆口毀譽浮石沉木

變亂
物性

而羣邪相抑以直為曲

辨惑
篇

犬不夜吠鷄不夜鳴

李本鷄作馬

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

舊作

亭落

若無人

漢書秦制十里一亭廣雅落居也李賢曰今人謂院為落

閭里不訟耆老不愁

君子之治也

至治篇一作至德

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已也

本行篇

蓋此漢人著書之始新語外又有楚漢春秋感春賦文

心雕龍所謂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也承秦燔之後遇罵儒之主而能使每篇稱善左右皆萬歲斯其啓

沃之功大矣王仲任謂新語參貳經傳言可采行事美

足觀而王弼州譏其淺顯

晁錯新書三卷

蓋史記漢書本傳並作晁錯潁川人學中韓刑名之術文帝時太子家令號智

囊景帝遷御史大夫其書漢志三十一篇隋志作朝氏

新書三卷亡唐志七卷較此為多選注御覽引之宋志

無今佚說文並請若朝楊雄說匱晁虫名杜林以為朝

旦非是从詛从旦今諸書俱作晁無作晁者其晁鬼朝

三字通用揚雄羽獵賦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元宮李
善注晁同朝也史索隱晁音朝案廣韻晁直遙陟遙二
切風俗通云鼂姓衛大夫史鼂之後漢有鼂錯又晁同
上又云鼂古文又朝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陟遙真遙
二切又朝姓唐有拾遺朝衛此音潮此則鼂
朝二姓同音異源矣錯索隱音厝一如字讀

高皇帝不用同姓為親

疑有脫字

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不

從兵之所誅莫不服

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綫

喻林同案二句

疑是注漢書末盜傳盜謂文帝曰呂氏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史記同公羊見倍四年傳

善為政

喻林作治

者士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上及

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陸下之地東西盡冠

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

賈誼治安策亦有此語

號令不時

舊作將今從喻林

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

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

漢志五十八篇隋志作賈子唐宋志作

賈誼新書俱十卷與此八卷異今存者卷同隋篇漢缺問孝一篇

寒者利裋褐

方言曰自閩而西謂襦裋短者為裋音常主反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

饑者

甘糟糠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是故勞民易

為治也

過秦論

主之與臣若日與星

服疑篇今在數字後

貴之與賤若白與黑

數字如

身之

字從廖補

使臂臂之使指

五美篇此下文見漢書上文帝疏

天子如堂羣

臣如陛

舊作階

衆庶如地

階級

若經制不定猶渡江無維楫

也中流遇風波船必覆矣

俗激篇此集五篇語使以類從

採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

銅布篇

建武函谷臨晉三關以備山東諸侯也

初學記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臨晉

關南有峽關武關謂之武關即秦薛楚處建立也

不如定地勢使無可備天下

一通也

壹通篇

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語也

保傳篇此

文亦見疏中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清以嚴祭祀之志思以和軍旅之志精

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愁言有四術敬以正

原作固

朝廷之言

和以序

原作言有序

祭祀之言併聲氣

原作氣折聲

軍旅之言

原作言若

不足喪紀之言容經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即左傳享魯公之新臺也臺甚

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

剪采椽不刻猶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怍退讓

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事與此畧同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案呂氏名不韋陽翟大賈本濮陽人相秦始皇致天下智畧士各著

所聞為書凡二十萬餘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呂氏春秋鄭康成謂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呂氏說月

今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漢志二十六篇隋唐宋志

二十六卷高誘注今存書作於始皇八年季冬紀云維

秦八年歲在涪灘良人問十二紀於文信侯此明據也史記本傳所記時事正同方正學乃謂史稱徒蜀後作呂覽大為論說不知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祇言身辱而書傳耳與本傳未嘗矛盾劉知幾肆譏於前方氏復煩

言於後可謂以辭害意矣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原作性之斧肥肉厚酒爛腸之食孟春

紀本生篇

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不聞目見所惡不如無

見仲春紀貴生篇

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本注不由中心也。功名篇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季春紀盡數篇

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園道篇

耳有所聞不學而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盲孟夏紀尊師篇

戎人生乎楚楚人生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亡國之主

則可化成賢主也

用衆篇

櫻桃為鳥所含故曰含桃

此係羞以含桃下高誘注文篇中如歸於海魯有醜者隨之不離等

字句皆參用高注不復詳列

勇凶德兵凶器

仲秋紀論威篇

今有利劍刺則不中擊則不及

補四字

與惡劍無異也

簡選篇

水出於山而歸於海

歸原作止注亦歸也

非惡山而欲海高下使然也

季秋紀審已篇

人謂兔絲無根其根不連屬耳茯苓是也

淮南子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

蘿磁石名針

原作鐵

皆相引

磁原作慈注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不慈者亦

不能引也吳書度翻曰磁石不受曲鐵

猶聖人南面而立則天下莫不延頸

精通

周文王使人相地

原作池績溪方氏體曰相當作相穿也諸師宮子之墓本亦作相廣遠相字見國語

荀子相得枯骨

原作死人之骸

令吏衣冠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

賢矣澤及於枯骨

骨有肉曰骸無曰枯見孟冬紀異用篇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

舊作幸而

相遇飲

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

仲冬紀當務篇

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

季冬紀識廉篇

魯有醜者其父出見美者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如吾

子也是至美不如至惡愛子不知其醜也

有始覽去尤篇

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屏乎海

原作

居海上

海上有人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離也

考行覽遇合篇

趙襄子攻翟勝方飲

原作方食搏飯

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不過三

日一朝而下翟勝兩城亡將及我矣孔子聞之曰憂所以

昌喜所以亡

慎大覽

管仲為魯所縛檻車載之使役人送於齊皆謳歌而引車管

仲恐魯悔而止之又欲速至齊國謂役人曰我為汝倡汝

和我也役人不倦取道甚速管仲可謂能因矣

本法因役人用勢欲

走乃為歌倡勸令走也。順說篇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

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銚水之冰知天下之寒嘗一臠

原作

之肉知一錢之味

察今篇

有人方且過江引嬰兒欲投於水人問其故對曰其父善游

其父雖善游其子未必能耶

原作其子豈遽善游

楚國之政有似於

此

喻楚守成法而不知變

周旦云

句舊誤在下節

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

益我也

先識覽觀世篇

君子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已

此越石父之言

穴深一尋則人臂不及智亦有不至者

悔過篇

樂羊伐中山歸而有責

原作貴

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篋示

之樂羊北面再拜曰

原作中山之舉非一臣之力君之功也

寸之書亦亡

喻林

作何須兩篋哉喻林無哉字二語參用注文原作中山之

呂氏追論之辭非樂

人驥兩走一作俱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原有而則驥不勝人

猶人主爭官事原作好事與驥俱走無異也審分

目之見也藉於照原作心之智也藉於理任數

無骨之蟲不可令知冰死不知冬冰

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

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原作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

以得哉宋法四極

管夷吾百里奚原有伊霸王之船驥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

託於驥

知度篇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國之本在

身也

本注詹何隱者執一篇

管仲曰君子有三色懽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淨者繅

經之色涕

原作

然充盈者兵車之色

審應覽重言篇

涓水火

原作甚大

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

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

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贖

原無

此句疑是注

離謂篇

言不欺心言所以喻心言心相離則不祥也

淫辭篇

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

本注材難得也。離俗覽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

原無此句。用民篇

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

適威篇

戎夷去齊

注戎夷齊之仁人

往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

轉甚謂其弟子曰可以衣活我我國士也天下所惜子不

肖不足惜也弟子曰不肖人安能與國士衣乎戎夷歎息

乃解衣與弟子戎夷至夜半而死弟子乃活

恃君覽長利篇

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

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今嬰命有所懸矣

知分篇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類同則相召氣同則相合聲比則相應

故鼓宮宮

舊作商

應

注鼓大宮小宮應

鼓角角動

注擊大角小角動舊脫此句今補

名類篇

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樹鬱則蠹水鬱則汙國鬱

則萬災聚矣

達鬱篇

天為高矣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水泉草

木毛羽裸鱗

二字舊脫

未嘗息也

觀表篇

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人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則

不知所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為也

開春論審為篇

黃帝之貴亦死堯舜之賢亦死孟賁之勇亦死

慎行論

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干將賢主患辨者似通

人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疑似

子夏過衛有讀史記者

司馬遷作史記其名蓋本諸此

曰晉師三豕渡河子

夏曰非也是已亥

察傳篇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

里不如得一賢

原作聖

人不苟論贊能篇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暖有餘冬不用翼扇也非不愛翼也清

寒也有餘似順論有度篇

火燭一隅則半室

原作室偏注偏半也

無光骨節蚤成身必

喻林說

不

長

士容論

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暴於咸

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

本注十二紀之禮此不鈔

錄高誘序文與荀子載劉向序同例舊誤并入注今正之

誘序又云時人非不能增損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文選

揚德祖賦曰呂氏淮南字直千金注引桓子新論云二書

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延示眾士莫能有變易者今人

但知呂氏為懸金矣

淮南子二十二卷

淮南王劉安高帝孫厲王長之子好讀書賓客有高材者八人蘇飛李

尚左吳由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元狩初謀

逆自到著述甚富漢志內篇二十一外篇三十三此則

內篇所謂鴻烈者也其書哀集經典諸子貫穿成一家

言選又諱以長為修隋志許慎注高誘注各二十一卷

視此少一卷馬氏蓋參用之今高注存卷

同隋志許注今在道藏初學記等書引之

以湯沃沸亂乃愈甚猶鞭噬犬捶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

父不能化故體道者逸而不窮

句從原書補

任數者勞而無功

原道
訓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

原有音者宮立而五音
形味者甘立而五味

道者一立而萬

物生

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夫內心不開而強學問

舊脫
二字

如聾者效

歌出於口越而散矣

注散去不聞也此
下每與原文稍異

冰迎春則釋為水水向冬則凝為冰

訓
似真

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江浮之海萬

物皆得

歷陽之都一夕成湖

本注歷陽淮南縣也
曰見城門有血則北走無顧此後門吏

故汗血於門限
遂化為石也

靈高注無母化石句

越舩原作舩注小船蜀舩一版之舟不能無水而浮烏號弓谿子弩蠻夷以拓

桑為弩不能無弦而射

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旱令

不時原作收謂干時之令不收納則多淫雨天文訓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寒溫異也隆形篇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句是注文下同食土者無心而惠喻林作慧

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羸音閑煩腸黃理也熊羆是也食草者

善走而愚舊脫羆至而十一字喻林亦然但麋鹿非食木多力者故補之麋鹿是也食桑

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

神明而壽龜蛇之類句無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智慧而

天人是也句高注無大戴載之與此稍異

晝生者類父夜舊作暮生者似母

勇士原作武注江淮人謂士曰武一人為三軍雄覽冥訓

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如鑿井譬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

姮娥羿妻竊而食之原作奔月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

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精神訓

天地雖大可以矩表知之矩度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律厯知之

本經訓

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本注倉頡黃帝史臣也造文字則詐偽生故鬼哭也靈路史倉帝

史皇氏名頡極
辨其非黃帝臣

今執政者薄德增刑有似執彈而欲來鳥狎稅而欲狎犬本注

狎稅挾杖也

案此許注

狎高作狎音籠見主術訓

木擊折軸

原作

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

罪御者刺何

也智有不周

原作故不載焉
此鄧析子之文

債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智能其事則為之者不難風疾而

風疾而

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

此條舊錯
在文王前

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

原作鷄毒注鳥頭也
案廣雅蕉奚毒
附子也一歲曰萌子二歲曰烏喙三

歲曰附子四歲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溪似當作奚也

良醫藏之有所用也草莽猶不

不可棄況復人乎宋注溪毒附子也

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假泝而絕江海譬

智不任已才力

此條舊錯在前木擊條上

十圍之木能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楛能制開闔之門非材有

巨細所居要耳使孔墨為天下天下盡儒墨得其要也

聖人之道若中衢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

也宋注衢六通罇酒罇○繆稱訓

慈父愛子聖王養民若火自熱若冰自寒性使然也及其用

車力賴其功如失火舟中矣宋注同心救火也

車無三寸轄則不可馳戶無五寸捷則不可閉故君子所須

要也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焉原作慈母之愛諭焉情也此條舊錯在慈父前

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

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妨

虎豹以文來射狡狴以捷來刺原作措注刺也故子路以勇死萇宏

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

治國者若張琴瑟大絃音綻急也小絃絕此條舊錯在若設網上

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齊俗訓

廣廈宏屋連闔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而憂深林藪薄人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畏鳥入之則安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所樂人則慄也

翻原作播

碁丸於地圓者走澤方者處高

戴哀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

戴原作載注云載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

也強戚者雖哭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芻狗土龍始成則

芻衣狗土龍始成則

及芻衣其用畢則棄之土壤

原作已用之後則壤上草剝而已本注芻狗事以

謝過土龍事以請雨

稟道通物所為各異得道一也猶屠牛而烹其肉或劑味萬

方本一牛也伐豫章或為棺槨或為梁柱亦一木也

蕭條者形之君

蕭條深靜也

寂寞者音之主

客有見子賤

子宓

子賤曰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

慢原作擻

音牽慢也

交淺而言深是亂

舊作患

也語不稱名

原作師

定反也客

一體耳

原作賓答曰望君而笑公也語不稱師通也交淺而言深患也故賓之客一體也

或為君

子或為小人此視之異也

待腰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有乘者待毛嬙西施而配之則

終身無家矣待古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驥千里一日而

通駑馬十駕

原作舍

旬日亦至猶人才不足專恃

鳥窮則啄獸窮則觸

原作魚

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姦

道德之論譬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

能改其處趨舍禮俗猶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西家謂之

東

扣門求火

原作水

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鬻

魚者有餘也

叔向云

舊誤在墨者上

不乘人之利

原作於舊不迫人之險訓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一至楚楚王悅之物固

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

原作楚王予以節使秦見惠王而悅之嘆曰吾留秦三年不識

道之可從楚也

故大人之行不可掩以繩

以繩二字補

未得獸者惟恐創少已得惟恐創多

古之昏禮不稱主人必稱父母兄弟

詢是注文原作

舜不告

瞽叟而娶非禮立子以長

補文王舍伯邑考非制禮三十

而娶文王十五

舊作六

而生武王

二字補

非法

記論訓

治國有常利民為本政教有經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常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變古未可非循俗不足多百川異源皆歸於海百異家異業皆利務於治

盲者行於道人謂左則左謂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惟無所向者無所不通也

父溺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楚人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於水中非不貴生畏死惑於畏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欲亦復如此

雷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滿漏卮

醉者趨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酒濁其神也

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蓋蒙之以衾

以蓋六字原文無

牛有德於

人者死葬之以大車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乘之以剛示之以弱乘之以強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若鬼無跡若水

無創若雷之激不可備也高城深池矢石如雨廣澤平原

白刃交接士卒爭先者為其賞信罰明也古之善將者句

說在披

暑不張蓋寒不披裘所以程寒暑也補軍井通而

表下

軍

後飲食熟而後食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補四字矢石所

及之處所以同安危也訓兵略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賊本注膠漆相抱不得還其本也天下莫相愛

於冰炭冰炭相息本注冰得炭則解故得歸其本也說山訓

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河不為莫乘而不浮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曰慎無為善女問其故曰原作不為善

應曰善尚不為况不善乎

將為不善耶

拘囹圄者患日長

原作以日為修以
修代長避父諱也

當死市者患日短

嫁女於消渴者夫死則言女妨

句參
注文

狐白之裘天子披之為狐計者不如走澤

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

君子不容非類日月不應非氣

二句舊錯
在披羊後

被羊裘而賃顧

原無
顧字

其事過也

原作固
其事也

衣貂裘而負籠

土
籠甚

可怪也

當賃
顧者

役人而予之
值也

羊裘本賤者之服不
當賃人故曰其事過也

原文則謂被羊裘而為人

貨宜也華服而
執賤役可異矣

非禮為禮譬躒而追狂人盜而與乞者竊簡寫法律蹲踞誦

詩書

馬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

畫

原作規一作畫

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

同汚而異塗

原作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舊作同汚無異泥誤舉

枉四句出文子

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

食人

郢人買屋棟與之車轂大雖可而長不足

孕婦見兔則子缺唇

原有見麋而子四目句

文公棄衽席咎犯辭

宋法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也故咎犯辭去憲捐蓍事詳韓子

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赦而多活人其望赦同利害舊作

刑異也

侏儒問天高於長人

原作修人

長人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近於

我也問事當問近者

郢人

舊脫

自賣其母而語買者曰此母老矣望善飴之此大不

義而欲為小義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皆

調於口

說林訓

一棊不足以見智一弦不足以見悲

遺腹子不思父無愛心也

原作無貌於心也

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釣者靜之網者動之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道異得魚一也

屠者食藿羹為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居狹廬此條舊

在末舟
覆條上

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語聞千里

中夏用箴至冬不去褰衣過水至陸不下此不知變也

屬類上頰則好在頰則醜繡為裳舊作被則宜為冠則穢

原作譏註
人非之也

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掘兔絲死注所生者
亡故死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鶴壽

千歲極其樂蜉蝣朝生暮死亦極其樂修短各
得其志

林木茂而斧斤入質的張而弓矢集

此條舊錯在末

明珠

原作明月之珠

蚌之病也我之利也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馭

此條舊錯在狹廬下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

原作畢

開不如一戶之明

見語

文子

披蓑救火鑿

原作毀

瀆止水乃益多也

狂人傷人莫之怨嬰兒詈老莫之疾

舊作嬰疾今補五字

無心也

原句無文

此條舊錯在佳人前

鴻鵠在耶也一指蒺之則破及其羽翅成也背負青天膺摩

赤霄蒲且子

巧射者

不能得也

人間訓

戟以攻城鏡以照形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人得鏡則以蓋

卮

堯八眉

本注眉理八字也

案原作堯眉八彩又云

楚人有烹狙

原作猴

名鄰鄰者以為狗羹食甚美後聞其狙據

地吐之未始知味也邯鄲有吹者託名李奇人爭學之後

知其非皆棄其曲未始知音也

本注李奇趙之善音者

原蠶一歲再熟非不利也王法禁之為甚殘葉

原作桑

離先稻

熟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

本注稻米落地而生曰離案離與稻類見泰

訓族

意林卷之三

唐扶風馬總元會編

海寧周廣業附注

鹽鐵論十卷

本注並是文學與大夫相難案桓寬字次公汝南人漢宣帝時廬江太守丞鹽鐵

論者昭帝元始二年詔舉文學賢良問民疾苦皆對願

罷鹽鐵酒權征輸與御史大夫桑宏羊相詰難至是寬

為推行其辭凡數萬言漢志六十篇隋唐志

十卷今存者分十二卷明雲間張之象注

善尅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

原作陳注古陣字案善師者不陣陳本穀梁

傳文漢書刑法志引孫卿語亦作陳師古注云戰陳之義

本以陳列為名而音變耳末代學者輒改從車非也其說

本諸顏氏冢訓謂阜傍車為別字羅泌路史國名記據說

文石經曰車列阜傍所以為陣轉為平聲古無從東後世

謬車為東隸遂為東世不之知反以陳

為正陣為俗二說似羅為長。本議篇

工不出則物用乏

原作農

商不出則寶貨絕

川原不能實漏卮

韓非子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漏不可盛水

山海不能贍溪壑

舊作溢欲案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溪壑可益是
是不可廢也必以賄死。贍原作澹古字澹贍通用

宅近市則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力耕

原作勞身廖本同。通有篇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非鞅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邱

此論儒篇大夫語黎邱未詳

郭璞注云今在壽春縣韓非子紂為黎邱之苑戎狄叛之

呂氏春秋梁北有黎邱部後漢書光武紀岑彭破秦豐於

黎邱注引習鑿齒襄陽記曰豐黎邱鄉人黎邱楚地故城

在今襄陽率道縣蘇竟傳曰倚彌即黎邱水經注黎邱故

城下對繕州又名秦洲在觀城西二里據此則黎邱非陳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輕重

糧處恐出後人傳會未足據也。論儒篇

行遠者因一作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原無此句

子略有之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鑪大鐘而不能自作壺鼎

盤盂原作一鼎盤廖本同此與說苑廖多依原文。貧富篇

香餌非不美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知其害身也

玉屑滿篋不成其寶原作不為有寶仲尼之門七十子去父

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其亂愈滋猶玉屑滿

篋也若能安國利人寧須文辭者哉此相刺篇大夫語也文學答曰夫懷寶而

無語故有粟不食云云當依原文連下四句讀之詞義乃全

有粟而不能食無益於饑覩賢而不能用無益於剛

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

實

公卿者四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

遂

舊作隨

聖化之治

諸生抱枯竹

謂舊簡

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利議篇此大

夫語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

國病篇

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致業

散不

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

救匱

吏道壅

舊作雜

而不選

注古作通

富者以財買官垂青綬擢音灌銀龜

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

除俠篇

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之勞

鹽鐵取下篇

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肌膚寒於外腹心疾於內

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

二句從廖本補。誅秦篇

以仁義阻之道德塞之賢人守之則莫能入也

原作賢人為守兵聖人為守

險固篇

秦法繁於秋茶而網密於凝脂

葉繁密言刑法酷暴如之埤雅茶苦菜也生於寒秋經冬

涉春至夏乃成詩曰出其閨闈有女如茶蓋言繁也傳曰

秦網密於秋茶實業業毛詩箋疏茶有數解惟誰謂茶苦

莖茶如茶之茶是苦菜有女如茶之茶茅秀也采茶薪樗

之茶萑苕也以薺茶薺之茶孫炎曰穢草非苦菜寧為茶

毒之茶直訓為惡物然則秋茶之喻蓋兼繁穢苦惡之義

也又衛風膚如凝脂疏引然而上下相遁姦偽並生

孫炎曰膏凝脂甚言其密

刑德篇

廐焚孔子問人不問馬賤畜貴人也秦法盜馬者死盜牛者

刑苛也

此節舊錯在繁於秋荼前

遷是書究悉利弊裨益治體非淺文亦奇偉名言傑句絡繹而來馬氏所錄不及什一殆由幅隘致然然必兩

載大夫非聖之言既違作者本旨亦嫌擇之未精矣

說苑二十篇

宋注劉向。遷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沛國人楚元王之後官至中壘校尉博采傳記

著新序說苑等書隋唐志二十卷今存

東風則靡而西西風則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

君道篇

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此人不恭故得罪

原作罪人

焉

君王何痛之禹曰堯民以堯為心

原作堯舜之民皆今以堯舜之心為心

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故痛之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之室澤是蛇之穴何不祥也

晏子侍景公公朝寒請進煖

原作熱

食於寡人對曰嬰非厨養

之臣社稷之臣

臣術篇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師曠曰日暮豈

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好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者如

日中之光老而好學者如炳燭之明

原有炳燭之明四字

豈不愈於

暗行乎

原作孰與昧行乎

公曰善哉

建本篇

曾子衣敝而耕魯君使人致其下邑

原云請以此修衣皇甫謐高士傳曰參十年不

製衣哀公賢之致邑焉

不受曰吾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安知

君能不我驕

原作縱子有賜不我驕也

我能不畏乎遂不受

立節篇

夫仕者身歸於君祿歸於親

忠臣不仕

原作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居無垣墻人莫之毀傷行無防衛人莫之暴害

原作行不從周衛人莫能

暴害按漢栢梁詩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則謂周盧環衛也史索隱譙周曰王者行有周衛

此君子

之行也

貴德篇

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

王王曰賜人酒醉

原作使醉失禮

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

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者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羣臣遍

絕纓原作百餘人皆絕去冠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

原作五合五奮首却敵以報莊王復恩篇事亦見韓詩外傳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下

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

休息原云秋得實焉樹蒺藜者秋得其刺原云夏不今子所樹蒺

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事見韓非子

夫政者無毋迎而距無望而許政理篇

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及攻

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尊賢篇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者四

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舊記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驂騮騏驎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嬙西施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

楊回

原作因

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

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於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德盛得君子者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相

周公戒伯禽曰爾無以魯驕人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示

不成也鬼神害滿也

敬慎篇宋避廟諱改為法誠

國有五寒凍不預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士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

魯有恭士

名執記魯國先賢傳名記

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

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

安

原作一坐雖安

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於天矰者

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惡人者多得不恭乎

歲饑民疾疫不足患也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

新序作罰

而不敢言此大患也

善說
篇

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賢耶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

善夜居

原作
卧

者不能蚤起盛於彼者衰於此長於左者短於

右

說
叢
篇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原有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一浮一沒

交情乃出四句案上六句乃下邳廷尉程公異門謝
客語見史記汲鄭傳蓋當時本有此語故程書之耳

口者兵也

原作口者關
也舌者兵也

出言不當反自傷

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

雜言
篇

飛鳥原作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

積恩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臺原無臺字靈臺者積仁也神靈

者天之本

莊子庚桑楚篇不可內於靈臺郭璞注靈臺心也○修文篇

晏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原作仲孫它諫季文子曰子為

上卿云云事出國語此云晏子當因史記晏子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之文而譌錄也對曰德以華

國不聞以妾與馬反質篇○陸游跋云李伯芻言館中闕此卷曾鞏分修文為上下以足一十卷

後高麗進一卷遂足見渭南集此說前賢未及故錄之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

狐裘則溫君宜改也原無此句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

服善則益倨

子貢謂子石曰

公孫龍字子石孔子弟子見史記

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

我孝兄弟求我悌朋友求我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

學子詩

原作請投吾師以學於子舊訛子作于御覽作請損吾詩以學子之詩

新序三十卷

靈隋唐志新序三十卷列說苑前宋時亡雜事至善謀二十卷故崇文總目及宋志

止十卷今存馬氏所錄太畧當有闕佚舊本遂以連上說苑不復標目誤也今更定之

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

文關漢書劉向傳年號漢書劉向傳

宣帝朝為諫大夫元帝擢給事中成帝初郎中使領護三

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乃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

篇奏之此蓋奏上新序之文故馬氏錄以并首而今失之

也舊以曲彌高二節綴其下讓王伯厚云新序陽朔元年

二月癸卯上總二百八十三章說苑鴻嘉四年三月己亥

上陽朔元年即河平四年之明年也街不稱光祿而稱諫

議亦誤且前漢諫大

夫武帝置未有議字

曲彌高者和彌寡

雜事卷一宋王對楚襄王語文選及郭茂倩樂府沈約陽春曲解題引之

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雜事卷四孔子對哀公語原文出荀子

楚邱先生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

人

原作教之韓詩外傳作教文案孟嘗不應自稱寡人

先生曰欲使追車趁

原作馬

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決嫌疑定猶豫吾即

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

雜事卷五

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粟操畚入曰聞

王欲為中天之臺願効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千里今

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

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

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後可作也魏王默

然後乃罷築

刺奢篇與原文小異

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惟嗜魚故不

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節士篇案韓詩外傳

作魯公儀休韓非淮南作魯公孫儀事

子奇年十六

藝文類聚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新序俱作年十八

齊君使治阿既而君

類聚作

悔之遣使追追者反曰

類聚作遣使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

既行矣使君問其故對曰

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夫以老

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

舊作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文義不明又

錯在節首今從類聚補正

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出倉廩以賑貧

窮阿縣大治

二句從後書注補與下倉無粟相應

魏聞童子治邑卒無兵倉

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

師

此條今新序闕又選詩注引說苑有此文後書邊讓傳注亦引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為阿宰有善績古文苑左

思白髮賦注亦然蓋一事兩見也然今說苑亦無之

法言十五卷

蜀郡成都人漢黃門郎撰法言以象論語本傳十三卷其篇目本通錄卷後景祐初宋成始取冠

篇首今存隋志十五卷解一卷李軌注又有侯也宋衷

二注今侯鋪子注不復見宋仲子注僅見文選注中李

軌江夏人東晉尚書祠部郎中注今見宋司馬光集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晞顏之人亦顏之徒晞驥

之馬亦驥之乘

文選李康運命論注引李軌曰晞望也言顏淵嘗望孔子也集注云慕也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姪若孔氏之門而月賦則

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吾子篇

四重

原作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

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

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

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修身篇

刀不利筆不鈛宜加砥削

問道篇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

問神篇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地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

說志者莫辨乎詩

禮至乎七字補

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寡見篇

柳下舊說孔子東國之逐臣逐原夷齊西山之餓夫表定後漢紀太尉袁湯曰

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絀臣致聲石不泝者
一篇籍使然也梁書劉之遴啟曰嘗聞夷叔柳下不逢仲尼
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
李仲元舊脫三字不屈其
豈施於後世信哉俱用此語

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後書李固傳注云不為夷齊之

清不為惠連之

屈○淵騫篇

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君子

太元廟諱後同經十卷本注揚雄撰虞翻注

尉隋志注云梁有九卷雄自作章句又十四卷虞翻注

此作十卷與志不合當從子略作十五卷今經存注佚

鳴蹕於林獺入於泉次五鳴音焦舊作鷹萃訛古今韻注

舊刻後有釋文鳴一作蹕音翠玉涯讀泉原作淵此避唐諱

少切蹕聚郵祖四二切推蹕一作萃

鷓鴣在林啖彼眾鳥

聚次八司馬光集注范望集解云鷓鴣成鳥所

怒也鷓鴣舊作啖

啖於交切一作啖一作笑

山川藪澤萬物歸焉

積首。喻林仍舊本連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元

淮南王安多華少實

此下三節今本並闕案宋景文筆記載

攤瑩數文祝圖告十一篇云案別錄告下有元句一篇合

十二篇今脫一篇又文選注引太元經曰老子曰行則滅

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

喻林引此云出意林太元

孔子文足老君元足

子略老子下引揚雄氏太元曰孔子文

文歟抑亦出於意林歟其以老君為

老子是以西漢尚未有老君之稱也

新論十七卷

宋注桓譚六安郡丞

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後漢

作新論辨析古今其目為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

非啟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辨惑述策閔友琴道

其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俱有上下凡

二十九篇世祖朝獻之隋志十七卷今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用權智無制令

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罰惡諸侯朝事

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史記正義有以謂之伯正義引云

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

游天下歸往也此下當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

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

圖王不成亦可以霸御覽引作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

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
論衡亦有之宋魏了翁鶴山筆談注以為前書徐樂語也
謂是石徂徠蘇文忠之言訛矣

也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引

文似連上而義不甚明姑仍之 翰林亦分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

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

和璧夏璜皆美玉

囊隋侯

高誘淮南子注隋侯見大蛇自

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因名隋侯珠蓋明月珠也搜神記水經注所紀並同孟子疏云隋侯姓祝名元暢往齊見一蛇血出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到蛇所此蛇銜珠而來侯意不釋其夜夢脚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

論衡云隋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二說稱異並錄之篋夜光亦珠名魏志云出大秦國不足喻也

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羣臣勿用也

賢有五品謹教於家事順悌於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

文史無害

史記蕭何以文無害為沛王吏掾漢書音義縣曰文無害言文無所枉害也如今言公平吏縣

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

經術名行高能達於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

高卓絕踈殊

一作踈峙

於衆多籌大畧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

士也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

聘俊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

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元言

殷之三仁皆暗於前而章於後何益於事何補於君

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而勝中

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

史記黠布傳注引云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

下者守邊

隅趨作罍目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黠布反也上計取吳

楚廣地道中計塞成臯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

舊說

以臨

越守邊隅趨作罍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罍中死碁皆

生也

史記注引之甚詳與此稍異文選韋昭博奕論注所引與此畧同末云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罍中

死碁皆生章樵古文苑注引作陸賈新語說長沙亦作長

江又遠注引卽鄆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

八十九道白黑碁各一百五十枚此漢製今碁九道合

三百六十一道乃唐製唐人詩碁有十九道平路可証胡

應麟曰唐亦有十八道者

文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

御覽引作新序

王翁

觀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酷也

王翁謂王莽以曾仕莽不可斥名也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為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

曰人有以狐為狸以瑟為箜篌此非徒不知瑟與狐

與字從類

聚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

淮南子謂狐

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謂不肖為賢則必不知賢謂賢

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矣御覽引子思子曰謂狐為狸

者非直不知狐也勿得狐復失狸也淮南及新論俱本此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

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美之比

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竒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

本傳作掌樂大夫曹植辨道論作典樂大夫御覽或作掌或作典

有

男子

御覽云畢康

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

御覽暴其子罪於天下余謂此事

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今日丞相語次云

聞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有然耶時有賢者應曰

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慚自悔言之非也人皆少丞

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也

御覽是故君子掩惡揚善鳥獸

尚與之諱况於人乎不宜發揚也

從御覽補十七字

龍無尺水無以升天論衡龍虛篇謂龍從水中升天也表暉獻帝春秋載孫榮教曰龍欲騰翥先階

尺水或作尺木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識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

是孔某誤之甚也文心雕龍云符讖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又云桓譚疾其虛偽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

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喻林作善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

之者並至後漢書鄭康成曰仲尼之門教以四科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關東里語云北云文類聚作關東里語曰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

嚼

從御覽補三字

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唐馬與良駿

相追銜尾至暮

御覽云共列宿所

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

何異顏孔優劣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

用思太劇立致疾病

類聚作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

精思太劇而立發疹

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僕

文選賦

注作思精苦困倦小卧

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

類聚

作及覺大少氣疾一歲而亡案亡者猶言病已也文選甘泉賦注作明日遂卒

謫書鈔引揚雄家錄云子雲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金樓子曰揚雄作賦

有夢賜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

由此言之盡思慮

傷精神也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吾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
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

淮南子論衡並作以不治

治之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漢書藝文志注御覽及邢昺孝經正義所引同

左氏經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御覽引云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

能知也

劉子政子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

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上見此亦蔽也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

御覽引作揚子法言

舉網以網萬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

後書楊倫曰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

魏志崔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網萬毛不整振其領

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以賢伐賢謂之煩以不肖伐不肖

三字從謂之亂御覽補

王平仲云

平仲名瑣瑯琊人傳古文尚書及費氏易路史注引云西南河間涇渭漆沮伊洛瀍澗衆流輻輳昏

整常先聖人故於冀堯間逆設為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於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周禮云

周禮

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

梁書王僧達奉敕撰譜訪

劉杳以血脉所因杳稱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世僧達歎曰可謂得所未聞據此則譚亦及見周譜矣

揚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

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思象神伏

服字言所服既習其象自神也今承

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用作習伏衆神喻林亦改象為衆

書鈔引云君大曉習萬劍之名

凡器遙望而知不假手持熟察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

曲陽侯御覽云王根遷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初老之術

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

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鶴龜同居而乃知其年歲耶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

終也御覽

昔神農繼字據御覽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御覽云上觀法於

天下取法於地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削桐為琴繩
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下之和
三尺六寸有六分象

暮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斂法

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者禁也古者

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

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不存舜操

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聲清以激

末篇曰琴道未成祇發首一章

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此節是已

憲論衡曰仲舒之書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治論說

世疑桓君山莫尚也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又

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

積猗頓之財其稱美至矣今董揚之書並存而新論獨亡

惜哉

哉

論衡二十七卷

本注王充後漢章帝時

揚州從事治中著論衡八

十五篇釋人物同異辨時俗嫌疑隋志二十九卷唐志

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惟闕招致一篇崔君應榴嘗見宋

慶歷五年楊文昌刊本亦三

十卷此云二十七卷恐訛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

潔不可保以必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操而異

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句異原文伊尹遇成湯作

相箕子遇商紂作奴故知遇與不遇也逢過篇

清受塵白受垢宋楊文昌本明沈崇本皆作取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履平

潔白補句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累害篇

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原作王良之手惡彼勝已也

玉變作石石化作礫毀謗使然也

原無此三句御覽引之有

採玉者破

石取玉選士者棄惡取善

命不可勉也智者歸之於天

二句舊說連上

取富貴若鑿溝伐薪鑿

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亦有溝未成

原作通

而遇甚薪

未多而逢火

原作遇虎命祿篇

樂貧勝禍

原作力勝貧慎勝禍

勉已

原作力

勤事以致富敏才明柔以且

貴農夫力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深

原無此二句答佞篇云力耕可以得

穀勉賢可以得貨即此意

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

千里馬氣力自勁

原作此句

頭目蹄足自相副

魯城門朽頽欲頽

原作久朽欲頽

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

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

幸偶篇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

原作涉

一筐飯捐不食

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歷陽之郡

揚本一作都

一宿化

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衆

上事見呂氏春秋下事見史記

此並有命耶

言命者曰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聚於

長平猶沛公初起相工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

祝穆事文

類聚引意林論衡作云多封侯之人憲事文類聚六人命

繫於國物命繫於人

原作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命義篇

齊人紓緩秦人慢易楚人促急燕人慙敢

揚本作投訛

四國之民

更相出入

率性篇

黃舊譌張次公聚鄰巫女卜工曰女相當貴公後位至丞相乃

是次公亦貴楊本作富貴遂與女相合也黃霸字次公宣帝朝丞相故為陽夏游微

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婦人年十七八相者言當大官

貴霸推問乃其旁里人巫家女即取為妻事詳漢書及骨

相篇舊譌作張次公考史記張次公河東人從軍有功封岸頭侯再為將軍未嘗為相亦無娶巫女事○偶會篇

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余謂天道難知假令有觸犯者命

凶之人也

按相黥布當先刑而後王衛青當封亞夫當餓死鄧通當貧

餓事並詳史記漢書及原書此骨節皮膚各異也骨相篇

文王在母腹中便有四乳非長大修道德乃生也初稟篇

后稷作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

生而香生稟善氣長大乃成就也

本性

蚊蚋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於蚊蚋有勢也十圍

原作

之牛

為牧豎所驅數

原作

仞之象為越童所鈎無便也

物勢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

二字

虞舜苗裔聖人自

有種族堯與高祖安得是龍子也

此辨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劉媪夢與蛟龍

遇而孕高祖之

宋景公有三善言獲二十一年

時熒惑守心子韋請移禍於相與歲及民公皆不可子韋

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

今夕星必徙

燕丹執於秦天雨粟

馬生角

秦王執留丹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

聖乃杞梁妻哭城崩

梁從軍不還妻痛之

湯旱剪髮作牲

致雨湯適七年旱或言五年湯剪髮麗手自南陽卓公作

維氏令蝗蟲不入境感虛孫叔敖埋兩頭蛇有陰德見兩

者死埋之恐後人復見也以上並云虛也此約舉數篇

龍若遁逃在樹中為天所取則非神也俗言龍藏樹木屋室

取以若必有神則不應有龍肝豹胎紂作象箸箕子泣曰

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如龍故知水火相薄作

雷龍聞雷聲即起而乘雲也四字補自此以下皆撮舉

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言也兵到牧野補句晨舉脂燭血流漂

杵何謂不血刃耶漢誅王莽兵至漸臺血流没趾用天下

兵未有不血刃者也語增

紂糟邱酒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車行酒騎

行矣百二十日為一夜

出太公六韜
夜舊作月

案紂或是覆酒滂沲

於地因名作池釀酒積糟因名作邱以酒作池

行可疑

以車

載酒以肉懸林

下林中奔走
句當在此

因謂騎行矣男女裸而相逐

林中奔走

此下當補或時十數夜則言百二十
醉不知問日數則言亡甲子四句

傳者惡之

故言三千人實非也

原云侍者非小臣必大官不能滿三
千傳書惡之故言云云當從原書

町町若荆軻之閭

此引傳語

言秦王誅荆九族夷其一里一里皆

滅故曰町町案秦雖無道不應盡誅軻里也始皇遊梁山

宮見李斯車騎盛出怪之左右私告李斯斯損車騎始皇

不知左右誰告止殺在旁者荆軻之里必不盡誅之

魯班刻木鳶飛三日不下為母作木車木人御之機關之發

去而不還此恐不實

儒增篇

孔子遊說七十餘國案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蹟於衛

原有志味於齊伐檀於宋不過十國

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其不笑語豈得不見齒耶

禽息碎首

原作仆頭碎首而死

薦百里奚於秦繆公恐是叩頭流血詭

之碎首

原云人力不能自碎其首言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則力不能自將案後漢書注引

韓詩外傳息薦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關腦乃播

祖伊諫紂云天下之人無不欲王亡者此增益也恐紂不懼

耳若天下皆願紂亡即當時尾解不應與周戰血流漂杵

也 藝增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案孔

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問則子貢何敢言勝孔子意

者恐子貢凌顏淵故此問以抑之 問孔篇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時作大夫乘三馬何不截而貨之 京作

截賣而馬作擲也作士之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舊館不賻

未亂制葬子無槨實非法何重舊人之恩乃輕父子之禮

不貨車以葬子豈不以貪官 原有仕乎

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與庶兄也豈得

稱賢人乎 此似出刺孟篇而文異義亦未安疑有訛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不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女

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羅泌路史發揮曰此引古列子

之文舊本列子先叙女媧事乃及共工蓋近世繆之非古本云案共工有力折山戰何不

勝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是玉石耶天本以山作柱鼇足

何能柱之鼇必長大原云鼇古之大獸也高則女媧不能

殺之必被其所殺原作此句有云天去地甚高何能補入

談天篇

天門在西北地戶在東南舊無南字一本作天門在北戶在東南今據御覽改補案可圖括地

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地戶沈括

不足東南是地戶易乾鑿度曰乾為天門巽為地戶沈括

補筆談曰素問五運大論黃帝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

戊己之分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土硤

注引遁甲六戌為天門六巳為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地最下者

揚兗二州洪水之時二土

御覽作此二州

最被水害

此節原書關見御覽

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

二色原書關天中記補之

吳淑事類賦注引曰

地理上向天文下向

原云天在地天中山川陵谷為地之理

地合氣而萬物生焉天地夫婦也天南方高北方下日出

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形若倚蓋蓋倚地則不能運

懸之樹然後能運日不入地

言日未嘗入地特遠不復見故謂之入

譬人把

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

原作不一里晉書天文志引作十里

則不見非滅也

日亦如此

說日篇

雲霧雨雪皆由地發不自天降夏則作霧

原作露

冬則作霜溫

則作雨寒則作雪

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逆竄驅馳日以巧逆竄

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

者襄邑能織錦恒原作女無不巧者目見而手狎也程材

朝廷之人幼稱幹吏者以朝廷作田畝以刀筆作耒耜以文

書作農桑猶家人子弟生長狎習共知曲折愈於賓客賓

客暫至補句雖孔墨之才不能分別子弟喻文吏

手中無錢而欲市貨貨主死不與之胸中無學而欲求仕猶

無錢市貨不可得也量知

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

見驥足不異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千里方可知也

效

有人於此其智如源

原作京

其德如山力不能自舉須人舉之

人莫之舉竄於閭巷無由達矣

器虛無食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

別通篇

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揚終

舊記

傳毅之徒名芳文美無大所

也

固字孟堅逵字景伯毅字武仲肅宗時並為蘭臺令史終字子山孝明時上哀牢傳徵在蘭臺

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傳能奏記者

文人能精思著文結連篇章者鴻儒若劉子政揚子雲桓

君山之徒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

篇以上紀事詳悉讀者以謂甲

舊衍子字

而以太史公作乙子

孟堅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

原云乃周召魯衛之謂蓋比之大國○超奇篇

龜三百歲大如錢

原云遊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

著七十歲生一莖

原云七百歲生百莖案禮記正義易經釋文引並云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則知今本訛也

此神物

故生遲生亦長久賢儒在世猶靈著神龜也楓桐之樹生

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擅藥後榮強勁可作車軸

伏留篇

湍瀨迴沙轉石而大石不動者是石重而沙輕

原有沙石轉積於大石之

上大石沒而不見二句當補大儒俗吏同在世有如此也

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安能

知天

謹告篇

人在天地之間如蚤蟲在衣裳之內若螻蟻在巢穴之下

變動

正朔占四方風從南來旱從北來湛從東來疫從西來兵

秦將滅都門崩霍光將敗第牆亦壞杞梁之妻崩城何也原云

梁從軍死不在城內其婦迎棺歸家齊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

亡獵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則號呼而應御覽其犬則鳴人犬

異類而相應者識其主也此下四節原書闕蓋皆招致篇之文也御覽並引之

東風至酒湛溢二句亦見變龍篇本董子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之文案酒味從酸東

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淮南子東風至而酒湛溢高誘注酒湛清酒也木物下湛木味酸酸

風入酒故醉而湛者涕溢物類相感也

將有赦獄鑰動感應也初學記引出作赦令將至繫室籥動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

蠶合絲而商絃易

御覽作絕

新穀登而舊穀缺

春秋繁露郊語篇蠶珥絲於室而絃

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

案子生而父母氣衰

御覽此下云新絲既登故舊絲自壞耳

釣者刻木作魚丹漆其身近水浮之起水動作魚謂之真並

來會聚土龍之事何得不能致雨劉子駿董仲舒說龍不

盡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龍者亂有終也

二句舊訛在劉子駿上原云子

駿嘗雩祭興土龍事桓君山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河能扱針拾芥子駿無以應靈續漢志注引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譚問求雨所以用土龍何也歆曰龍見輒有風雨送迎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又春秋繁露求雨篇有土龍○

亂龍篇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知

孔子聖也

講瑞篇

屈軼生於庭見佞人則指張華博物志一名指佞草必若如此舜何用令

臯陶陳知人之術原引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是應篇

堯湯水旱豈二聖政所致也天理歷數自然耳猶慈父治家

亦不能使子孫皆孝也治期篇

瑯琊兒同倪舊子明謝承後漢書名萌齊國臨淄人兄為赤眉賊所得兄曾為飢人

欲食弟自縛叩頭代兄飢人善其義皆舍之後兄卒養其

孤遇歲凶餓殺已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名荆叔舊作升亦餓

死已子全兄之孤齊世篇

人貴鵠賤雞者謂鵠遠而雞近也畫工好畫上古之人不畫

秦漢之士者重古也原作尊古揚雄作太元法言張伯松

名疎王莽封淑德侯不肯一觀與其人並肩故賤其言也若揚子雲

生周金匱矣

原作在伯松前以為金匱矣案漢書桓譚謂

貌不足動人故輕其書若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意與此同又劉晝新論曰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豈非貴耳而賤目耶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赤長教言殷亡殷亡

殷人見兒身赤謂是天神又言殷亡謂其必亡周人諱其

事

原云世謂之虛以武城血流漂杵言之食兒以丹晨舉

變伐而已六韜陰謀君臣共議日以取人天下為事自是戰國人偽作至食兒以丹則丹徒布衣太原宮監所不屑為而謂太公為之武王聽之乎管子載祭所愛女華曲逆湯皆事以千金而得成天子其不經與此同陳篇七今衷辨言論衡亦有虛妄信然○恢國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龍無雲雨不

能參天鴻筆之臣國之雲雨

須頌篇

文章載人之行傳人之美豈徒調弄筆墨控馭英

美

麗哉

佚文

篇

人所以二字補生者精氣也能作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

精氣亡骨肉化灰土何能作鬼耶

論死篇

若言死者無知聖人恐開不孝之門故不言死者無知其實

無知也

薄葬篇

諱舉

原有正月

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柩田文不害田嬰礪刀井上

恐墮井中又刀邊井刑字礪刀井上恐被刑人意也無偃

寢為象尸也無以著相受為不固也

四諱篇

子曰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

原引沐書

愛憎白黑不由沐耳

使嫫母

醜女黃帝納為次妃

子曰沐人能愛乎使十五童子知日沐

能令白髮乎

譏日篇

子路問孔子曰

喻林問作見脫曰字

豬肩羊膊

喻林羊作牛

可以得兆何必

著龜孔子曰著者耆也龜者舊也狐疑之事當何耆舊著

龜者未可神也取其名耳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太公推著

蹈龜曰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

卜筮篇

商家門不宜向南徵家門不宜向北

原引圖宅術

堂盡南向何不

擇也

詰術篇

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子自云

秦皇上我之牀

原作堂又云
踞我之牀

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後

秦皇果至沙邱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舒論

春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亡秦此孔子後知萬

世也吹律自知殷後此前知千歲也

原云此皆虛也。實知篇

唐者蕩蕩也民無得而名焉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

周者至也

正說
篇

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知經

舊作
纏

譎者在諸子

書解
篇

論衡者銓輕重立真偽

原作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言銓旁舊從言

非苟調文飾

奇麗所以譏世俗也

對作篇

王充會稽上虞人字仲任充書形露易觀文語不與俗通

原云

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不與俗不通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論衡何為復然乃或人難充之詞此有脫記

石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衆少者為神人有難充書繁

重如此者

子略及晁氏讀書志此句移在前作人有難充充書繁重者曰石多玉寡云云文義更明順

答云文衆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引

原作卷讀書志亦作引

吾有百

篇人無一字吾有千言

萬

孰者可貴

原作

充章和二年徙家

避難歷年寢廢年漸七十時可懸輿

原云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郡丹陽九

江廬江後入為治中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三年罷州

家居年近七十選注引云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從此云

章和徙避說

當從原書

髮白齒落儔倫彌索貧無供養志不娛快乃

作養性書十六

舊訛六十篇。是書早逸。

案是書之成人固有嫌其太繁者抱朴子辨之詳矣漢
 末王景興虞仲翔輩俱盛稱之而蔡中郎直秘為談助
 或取數卷去亟戒勿廣其珍重如此宋偏乃以為無奇
 且訾其義乏精覈詞少肅括此又雅川所謂守燈燭之
 耀遊潢汙之淺者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故仲
 任自言論衡以一言蔽之曰疾虛妄雖問有過當然如
 九虛三增之類皆經傳宿疑當世繁結其文不可得畧
 而辨訛正謬有裨見聞黃東發亦嘗稱之况門戶樞椽
 各置筆硯成之甚非易乎時會稽又有吳君高作越組
 錄周長生作洞歷仲狂極為推服趙長君作詩細蔡中
 郎以為長於論衡今越絕書說者謂
 即越組而二書皆佚不傳可惜也
 正論五篇本注崔元始案崔寔字子貞一名台字元
 十條指切時要言辨而確後漢桓帝時徵為郎撰政論數
 官至尚書隋志六卷今佚

見信之臣

後漢書

括囊守祿

袁宏後漢紀

疏遠之臣言以賤

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伊鬱於下

表宏紀作紀綱弛而不振智士捐而

不用。此節見本傳

夫君政陵遲如乘敝車若能求巧工使葺理之折則接之緩則楔之可復新矣

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也

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恥鄉愿之譽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曰魯仲尼鄒孟軻不可得也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無不見思於後日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弊將如何

成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女工投

杼而刺繡

上行下效斯謂之教

斯舊作然從
廖本喻林同

陳兵策於安平之世譬令

未病者服藥

昔人有慕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以威就弟強

貸

舊訛貸從
喻林改

此不當也

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同類翕集而蛾附計士嚙踧而

脅從黨成於下君孤於上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

難以趨急

此當為梁冀
等擅權而發

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也

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御覽
引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

廖作事喻林同御覽引作畜

梳櫛而求髮

治不可得也

術家曰冬榮者春必殺俚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

壁

初學記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縱意出入故俚語云云御覽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愬惻罵詈極筆猶復廢捨終非悛意故俚語云云案兩引正論皆不連冬榮春殺疑另一節也

洗濯民心湔浣浮俗

潛夫論十卷

本注王符字節信

案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處士嫉俗憤世著論三十六篇指訐

時短討摘物情不欲顯其名故號潛夫論今存

仁義不能月昇財帛而欲日增余所惡也

此第原書無疑正論之錯簡也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已久矣

賢難篇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所以闇者偏信

明闇篇舊錯在改玉篇後據原書叙錄正之上

句脫所以字下
句脫以字并補

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塗莫急於考功諺曰曲

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

明證猶言左證舊訛政引此言功過必以考察而得也。考績篇

欲知人將病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也人非無嘉饌病

不能食至於死國非無賢人君不能用故速亡理世

原作治世

避唐諱改理下仍作治文世不改代則顏監所謂駁文也喻林作理國

不得真賢猶治病不

得真藥治病當得真人參反得蘿菔服之增劇非藥無效

也思賢篇

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傷

飽貴臣傷寵父母失於媚子人君過於驕臣

原在父母常

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下又云媚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以滅其國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視惡淺深稱罪降罰憲文昌司命之說漢儒已明言之何後世尚多所疑也

十步之間

一本

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

後漢書作忠

說苑文小異

攻玉以石治

後漢書

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

醜治好也

原作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後漢書同惟改治為理及化此章懷避諱也

先世欲赦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乎路隅咸云當赦是謂天赦

原作天遂乃施行

原云俗說不足

之教也

述赦篇

孝明帝嘗問曰今旦何故無上書者左右曰為反支日也後漢

書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子酉朔二

日反支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

日見陰帝曰民庶遠來詣闕不可奪其日使受章者無避

陽書

反支此明王為民愛日也與原文及後漢書小異○愛日篇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疏遠吉凶禍福與民同

之排簾障風探沙擁河無益於事徒自弊耳猶不命大將

掃除醜類虜而州縣興兵不息也原作今羌叛久矣傷害百姓憂禍深矣接不命大將

二句次猶排簾障風四句當從原書○救邊篇

扁鵲治病審閉結而通鬱滯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猶邊境犬

羊不可久荒以開敵心二句與原文異喻林引之○實邊篇

一宅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官二字

補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興衰在人不在林喻

作宅矣卜列

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舊訛性火者多

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人情也交際

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原作

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

借之損夫官人有禁喻林無跖之惡結駟過市士以為榮

况實有益乎處子有顏閔之賢被褐造門人以為辱况實

有損乎故富貴易為容原作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

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

倨傲數求謂之求食空造以謂原作為下同無意奉贄以謂欲

貸恭謙以謂不肖抗揚以謂不德此處子之羈薄三字補貧

賤之苦酷也未可恚也好治年名作知

凡今之人言方

君上治世先其本後其末慎其心治其行則姦慝不生德化篇

古訓著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二皇其一或云燧人原

或曰或云女媧我又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未可知也五德

志篇

姓或有因官因號因居因地者司馬司徒中行下軍因官也

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傲數求謂之求食空造以謂原作為無意奉贄以謂欲貸恭謙以謂不德此處予之為薄賤之苦酷也

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

君上治世先其本後其末慎其心治其行則姦慝不生

德化篇

古訓著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二皇其一或云燧人

原

或曰或云女媧我又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未可知也

五德

志

姓或有因官因號因居因地者司馬司徒中行下軍因官也

東門西都

原作門事

南宮北郭因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

馬因地也

地原作志

志氏姓篇舊錯

季勝之後有造父

舊脫之後有三字

史記趙世家惡來弟

生衡父衡父生造父是

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事周成王

海忘歸徐偃作亂造父御王

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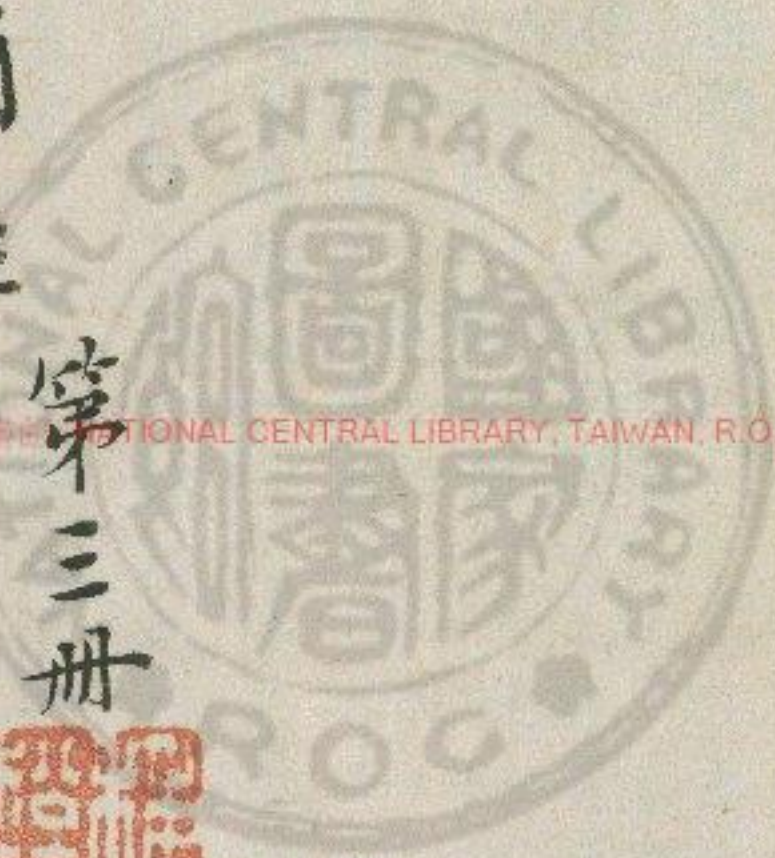
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

造父於趙因以得氏

舊錯在昆

意林補註

第三冊
附逸文附篇



意林卷之四

唐扶風馬總元會編

海寧周廣業附注

風俗通三十一卷

不送應劭泰山太守達安初拜表紹軍謀校尉著風俗通義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當世服其洽

聞或直稱為風俗通隋志云三十一卷錄一卷梁三十卷唐志卷同隋至宋時亡二十一卷故宋志止十卷今存其篇次前後與此不同姑據所有注之

御覽作

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陰陽水泉有美惡草

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之而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周秦常以八月遣輜軒使者采異代方言藏之秘府

及羸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名遵成都人有千餘言林

閻翁孺者華陽國志林閻字公孺臨邛人楊雄師之才有

見方言亦作林翁孺據廣韻林閻是複姓



梗槩

盧學士云才與纒同

與楊雄注續二十七年凡九千字張竦云

懸諸日月不刊之書

謂方

余雖不才敢比隆於斯人

此應氏自

序今存

神農者神信也農濃也其德濃厚若神五帝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也黃光也顓專也頊信也嚳攷也堯高也舜推也脩

原作循下同

也言推德行脩堯之緒三王禮號謚記云夏禹殷

湯周武王禹輔也湯昌也王往也言天下所歸往五伯春

秋云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

五長功實明白霸者把也言其把持天下

原作子

之政

此條今在

皇霸篇

按秦昭王太后始臨朝也

此條上下當有關文 [晉]史記秦紀

昭王年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考要云漢唐以來女主臨朝專制自羊太后始。此下九條今本闕

牧守長不宜數易按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賢聖尚須漸

進况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

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頑劣婢者卑陋

藝文類聚

作犯事者原之減者被罪沒入為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初學記同

里語云縣官漫漫怨死者半

御覽頃者廷尉多墻面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復平議讞

當亂紛豈一

昔在清平之世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獄尚有

怨言况在今時耶

不注應劭三國時人當時有此語

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盪覆王室

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

卓又燒燭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

之道幾湮滅矣

隋經籍志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幕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

掃地皆盡據應氏則載

以西者已無七十車矣

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曰費千金

兵書曰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

千金百萬錢也陳平間楚千金

史記漢書並贈作金四萬斤

二疏金五十斤竝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

何休注公

羊百金之魚云百金猶百萬也古並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以下三條見御覽

不養御覽併生三子俗說似六畜妨父母按春秋國語越王

時御覽作句踐令民

民生二子與之餼生三子與之乳母遂滅強

吳何害之有

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

後漢張奐傳武威郡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生子及與父母同月生

者悉殺之按左傳魯桓公子與父同月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

光武同月生

不宜歸生

出嫁女不宜歸母家生子

俗云令人衰按婦人好以女易他男

故不許歸

封泰山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榮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之曰八十按岱宗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方之

內莫不帥服刻石紀號著功績也其時武帝已年四

三舊說

十七

漢書武紀武帝十六歲即位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各六年至元封元年四月始登封泰山為四

七歲當

從原文因何更得十八若言倒讀神無福矣余承乏東嶽

忝素六載數經祈祀咨問長老更上泰山者云無金篦玉

牒探籌之事

此下三條今在正失篇

東方朔是太白精黃帝時作風后堯時作務成子後又生於

周為老聃

周舊說越又脫為老聃三字今補

在越作范蠡在齊作鴟夷子

言其變化無窮也按朔滑稽之雄俗人因以怪語附之安

得神耶

彭城相袁元服父伯楚作光祿卿於服中生子自謂年長不

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作字按

元服名賀汝南人祖名京

後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伯譽京子彭字伯楚彭子賀汝南汝陽

人

作侍中時安帝加

原作始加後書

元服

元首也言始加冠於首小爾雅

在首謂之元服

百官來賀垂出

舊作

而兒孫生喜其嘉會因名作

賀字元服父伯楚歷典三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救子便

留葬

原云侍衛先公

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

知祇為煩耳清高若此豈有服中生子而名作賀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

人告子方死於汝南即遣兄伯三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

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

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云凡人

中壽七十視父同儕止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

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書還錢復本官

此下六條今闕

汝南張妙會杜士家士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

又懸足指士遂死敬鮑昱決事云昱字文泉永平年汝南太守後為司徒奏定辭訟七

卷決事都目八酒後相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也

卷後書有傳懸抱朴子云俗有戲婦法於稠衆中問以醜言或慮以楚

撻繫脚倒懸酒客醜營不知限齊至有踈折支體者非峻

刑不能止也觀張杜之事則漢末已然薄俗成風可歎也此下五條見御覽等書

汝南周翁仲御覽周霸字翁仲為太尉掾嬪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

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

周光

御覽吏周光能見鬼署為主簿

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

所但見屠兒弊衣繼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

箱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

御覽時子

已十八呼與辭決

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

送還屠家乃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

御覽作西

李

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

御覽翁仲養從弟子然為高邑令

神不欲非類

明矣豈得養他人子乎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

書鈔娶田舍女為嬪

一宿身死

書鈔

一交接後產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

便氣絕之子天中記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遂爭

頽何由有子女小家淫佚反欲汚我種類乎

財數年不決丞相丙吉

字少卿宣帝朝丞相

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

寒

天中記魯閭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

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

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

與之

潁川有兄弟同居兩嬪俱懷妊長婦數月胎傷不言知產期

至俱卧產房候弟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爭三年不決

御覽

州郡不能決

丞相黃霸

御覽有出繼字

殿前令以兒去兩母各十步叱

兩婦令爭取之長嬪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嬪恐傷放之長

嬪色喜弟婦愴然霸曰此弟婦子也即劾長婦果然伏罪

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賣之遇雨披之後有一人求庇

蔭一頭之地雨霽共爭之

御覽雨霽當別因互爭各曰我嫌諸府自言

丞相薛

宣決曰縑直數百何用紛紛遂中斷各與半續察之縑主

稱冤不已後人有喜色

御覽使騎史聽之後人溫受因前撮之縑主稱冤

宣知其

情考而伏之

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武武功定天下

也舜樂曰韶韶者紹堯也堯樂大章章者彰也帝嚳樂曰

五英英者華也劉向云

原引劉歆鍾律書漢書律歷志亦作歌此作向疑誤

商章也

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戴芒角而生也宮者中

也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聞

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

使人齊整而好禮聞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羽聲使人

善養而好施

此與下條今在聲音篇

琵琶

原作批把為是下同

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琵琶因以得

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弦象四時

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

此下十一條今闕

論語云君子上達減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某乎

此左傳孟僖子

述減孫之言以明今之達者將在孔子非全是減孫言也

儒者區也別古今賢愚章帝

時以賈逵為通儒時人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書賈逵傳曰身長

八尺二寸注及杜林傳注俱引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觀聖賢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

制立當時之事網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禮云群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

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非知古之道是師者之稱

韓詩外傳

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實於得失既昧乎其猶醉也應氏語蓋本此而文有脫誤

不可解諸生 弟子學者非一故曰諸先生者當如醒

強解 學者譬如醉言生皆醉獨有醒者

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 孫卿在齊最是老師

舊作師老

據史記及類聚改御覽作孫卿在齊襄王時最是老師三為祭酒

故三稱祭酒

稱當作為史記索隱

云擇席中之尊者當祭也後因以為官名吳王漢為劉氏祭酒是也

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烈士有不易之分

處士隱居放言

易曰師貞丈人吉言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

如信者今左傳無德字其恩德可信杖也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

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

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今人單衣故言匹白虎通庶人稱匹夫者匹

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為一室明庶人不當使男女過時無匹偶也文心雕龍云古名車以

兩馬以匹者車貳佐乘馬匹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變由是雖單亦名匹矣匹夫匹婦猶此義也蓋古者士以上

皆有妻媵惟庶人無之夫婦合而成家故舉匹為名因之呼單丁隻妻亦云匹

夫人當龍變起起上宜脫雲字漢書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

見善不徙故謂之俗人

禮言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

方言曰人不事事而放蕩謂之無賴不可恃賴也猶高祖謂太上皇云大人以臣無賴也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在道得溫疾過友人謝著

郡令

著拒不受至汲止客舍中舍六七日諸生見恬轉劇欲告

汲令恬曰友人尚不相容令不相識今告之何益死生命

也不須醫藥諸生潛告汲令令即汝南應融聞之大驚至

疾所泣曰伯休不世英才當作國家幹輔何乃默止客舍

不遣人知融遂躬御而歸親自侍疾疾漸復融謂伯休曰

吉凶不諱憂怖交心已備函具對之悲喜伯休停傳舍數
十日遂去拜侍中尚書令又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

謝著不為公府所取

此條今在窮通篇

彭城孝廉張子矯議云若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諱滿

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

三國志張昭字子布

彭城人弱冠察孝廉與王朗共論舊君諱事裴松之注云時汝南主簿應劭議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略曰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為大夫是臣愔君也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

此下二條今闕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
日日入舍視事五月為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為營陵令

正觸太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太山守

楚辭云風伯飛廉也按周禮風師箕星也主簸揚能致風氣

戌之神作風伯故丙戌日記於西北左傳云雨師元冥也

此八字舊脫按周禮雨師畢星也土中之衆莫若水故雨稱師

丑之神作雨師故己丑日記於東北

三字從原文改補此條今在祀典篇

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

愁眉者細而曲啼粧者薄拭目下似啼痕墮馬髻側在一

邊折腰步足不任體齟齬笑若齒痛此事竝出梁冀

後書梁冀

傳注引之有家所為京師翕然做效之十字又御覽天成若曰將收捕冀婦女憂愁之眉也冀字伯卓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實始傳曰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御覽半額楚王

為此以為媚惑

傳曰趙王好大眉人間皆

御覽

半額楚王

好廣領國人皆沒項御覽作頸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後書

馬廖傳肅宗時上書長樂宮稱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

瘡癥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諺曰城中好高髻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

匹帛按淮南子曰靈王好細腰注楚靈王也此言齊王為

誤靈帝時三字據續京師有胡服胡帳胡床胡莖篋胡笛

漢志補

胡舞按董卓時胡兵填塞是也此下十五條今闕此與下

靈帝宮中遊西園駕四白駝據續漢志及躬自操轡御覽此

驅周旋以為笑樂公卿倣效價與馬齊續志天意若曰賢愚倒置

同紀

桓帝世選注及御覽引謠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梁冀欲樹幼主李固字子堅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

於獄中暴屍路邊如鉤梁冀如弦李固

續漢志順帝末京都童謠直如弦云

云後李固幽斃於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案順帝後冲質二帝皆短祚梁冀因立蠡吾侯即桓帝也則童謠不當在桓帝世梁冀為大將軍固已侯矣胡趙等黨附跋扈不應末減李賢以為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是也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一日生此董卓字也青青暴盛

之貌

上四句獻帝初童謠千里為董十日卜為卓漢志無一日二字

秦漢以來尊者號室作宮以前貴賤無別

初學記作自古宮室一也漢以來尊

者以為帝師下乃避之御覽作弟子職曰室中握手論語曰譬如宮牆由此言之宮其外室其內也

按世本鮫作城郭

郭字上當有城標題與前祭酒及此城盛下苑字同例意林或存或削今仍之

也

水經注引曰從土成聲

郭大也

初學記引曰郭或謂之郭亦大也

按天子有外屏令臣下屏氣息

御覽作示人臣臨見自整屏氣處也

苑

苑同苑初學記下作苑張參五經文字苑苑並於苑反說文獨以上一字為苑固字今則通用

蘊也

薪蒸之所蘊積

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

漢書食貨志湯池百

步師古注沸湯為池不可輒近喻堅固之基

郡者羣也

史正義引作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云

左傳云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至始皇方以郡

正義引作置

監縣縣平也

水經注引作百里同摠名為縣縣元也首也從系倒首與

縣易偏矣言當元靜徭役也別引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

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者君在左

邑在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焉

傳舍按使者有傳信

舊作言又脫有字据文選注改

乃得舍於傳也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初學記曰作為

按易傳子夏所作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奇林作冬則山南夏則山

北上古四句舊錯在彭城考廣節前有恙蟲舊說善與人

作患故人平居曰無恙史聶政傳索隱引作恙病也凡人

上古之時草居露宿蓋蟲也善食人心俗患之故相勞

曰無恙恙心疾也類聚所引略同今據以改定惜冬則山

南二句無他書可証又穆史記公孫宏傳君不幸罹霜露

之病何恙不已索隱訓恙為憂蓋上既言病則下自不當

復言疾矣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與魚人姓李舊說居近城門也

按城門失火取池水故魚皆死類聚引作城門失火禍及

李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干護百家書曰

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

惡之滋并中傷良誼也御覽注云俗說城門尉姓池名魚城門火殺之燒死故云然

獄自三王制肉刑始有

按史記急就篇云皋陶造獄法律存路史注云肉刑出尤之法謂起禹及

有苗者誤似獄與

獄夏曰下臺

初學記引作夏曰憂臺殷

肉刑皆不始三王

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淮南子紂悔不殺

周曰囹圄令

湯於夏臺則下與憂皆誤也御覽亦作夏臺

人思讐改惡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亦得之囚罪人置

諸圜土故囚字從口中人罪字本從自辛苦憂之

御覽令其辛苦

憂也秦皇謂臯字似皇故改作罪

會稽多謠祀家貧不得牛祀者死作牛鳴太守第五倫嚴科

絕之

事詳漢書第五倫字伯魚此與下條今在怪神篇

桂陽太守李叔堅

事文類聚引作汝南韋叔堅

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

人立叔堅曰此狗喻人

原作

人行何害殊堅作縣令

事文

即解冠榻上狗戴之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挂其耳

矣原作誤觸冠冠纓挂

犬復與人竈前畜火鄰里告之叔

堅曰狗能畜火幸不煩人犬遂暴死叔堅至大位

王

海藝文著書類載藉頌風俗通義序云諸儒著書

引據最多而無如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載之略脩陳

振孫書錄云風俗通止存十卷餘略見仲容子鈔今子

欽已亡馬氏所錄又甚簡永樂大典引風俗通姓氏篇

云出馬總意林而此本無之則為馬氏所錄而今亡者

亦多矣惟是此書見引於唐人注疏及類書者甚多皆

可藉以考見近代著述家亦頗引風俗通大都因襲他

書不復問本書完闕似非傳信之道若明刻本直改應

氏自序曰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

義王世貞名世文宗亦然則更厚誣古人矣

商君書五卷

按商君姓公孫名鞅衛度尊公子也好刑

名之學入秦因思監以干孝公為大良造

封於高號高君因以名書漢七二十九篇隋志五卷唐志云或作高子宋志及宋潘溪諸子辨亦五卷今存者二十六篇亡刑約及第二十一篇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

史記亦作非索隱曰商君書作負

於世有獨知之明

原作

慮史見怨於人

怨史記作教索隱曰商君書作警今本作

唐太宗諱更法篇

螟螣

原作螟螣响嚼御覽作螟螣同騰

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乏食今一

人耕百人食有甚於螟螣矣

原作此其為蛆螣响嚼亦大矣。農戰篇

農者少而游食衆游食者衆則農怠農怠則治荒

以強去強

舊說

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去強篇又見弱民篇

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腹

原作

苦其心意勞其四肢

地算

篇

古者民叢生而羣處亂乃立君

原作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又曰治莫康於立君。開

塞篇

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

脩權篇引

不勝而王

舊作生

不敗而亡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畫策篇

使見戰者

喻林無

如餓狼之見肉

書鈔

則可

原作

用矣

聖人之治民也

喻林作聖人制民也

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

阮子四卷

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魏清河太守與杜恕並時濶達淵雅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

隋志梁有阮子正論五卷亡新舊唐志作政論選注御覽引之今佚丹府元意亦云撰正論

漁人張網於淵

羅書鈔

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

制強梁之人

書鈔作士
翰林作人

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

隄水江河不能犯

以上見
御覽

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灾法而可

干則百姓成害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縗

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

御覽作主
翰林作土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脩譽不誅害在詞主

正部十卷

魏隋志正部論八卷後漢王逸選逸字叔師
南郡宜城人順帝時侍中藝文類聚引作王

逸子即正
部也今佚

凡人矇矇冥冥學以啟志行以處身進於道則成君子非於

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傷

刑

皎皎練絲

逸詩皎皎練絲在所染之見後

得藍則青得丹則

赤得藥則黃得涅則黑

御覽及吳洲絲賦注涅並作泥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

喻林連上為一節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

御覽作逃

之士不憚

御覽作避

斧鉞

漢家窮天涯究地圻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

盧學士云塞疑

寒

祁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襁負來

貢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及男女究其表裏淮南浮

偽而多恢太元幽虛而少效法六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玉符云

選注或問玉符卷曰

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

類聚脂作猪淳作純

此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

山精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獺羊

喻林無羊字

水精曰罔象木精

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衆精潛藏

天以仙人曰子衆人曰窟狗愛其子私其壽賤其窟狗聽其

天

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語不可

得也

祭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風則仆

御覽引作
譙周法訓

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冰霜姦

宥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

士緯十卷

不注姚信
吳興武康人

按信本姓媯字德祐又字元直
吳太常卿丞相陸遜外生也隋

志作士緯新書又云姚氏新書二卷與
士緯相類新舊唐志直作士緯今佚

孔文舉

名融

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

鐘則大

見御覽及吳淑絲賦
分貴賤於繒錦注

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趾跡高下不可論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投練

匪湯不綿

喻林說作錦

人性推移盖比比也

喻林作盖比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孟軻驅世士

舊作事喻林同今從御覽

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塗

義經

考行上有使字

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

室美玉不佩於桂宮

喻林說作宅又誤連上節

通語八卷

容齋續筆云意林引殷興通語今不傳於世

陽殷禮起微賤至零陵太守注云禮字德嗣又引文士

傳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則通語

基所注也隋志載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舊唐

志云文禮撰殷興續文盖殷字之說又說基為禮新唐

志復訛為文體通語而注云殷興續卷與隋同此云八
卷其為基與興不可知也御覽引殷興通語載殷禮事

甚詳
今佚

輪者車之跡檝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

毀彼者雷同而鳴疑是鳥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比下當有脫文答曰單車作討賊之斧直階非亂世

之資知其忠不知其智也此蓋指仲舉與竇武謀誅宦官曾節等拔刃入承明事見後書

本傳時稱竇武劉淑與蕃為三君張璠漢紀載時人語曰不畏強禦陳仲舉陶潛羣輔錄作天下義府陳仲舉

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幹庶

幾也便記石奮傳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太

長子建為

郎中令

抱朴子四十卷

本選外篇三十卷內篇二十卷葛洪字

領國史大著作不就求為句漏令博聞考異著述富於

班馬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自序謂內篇言黃白之事

外篇皆駁難通釋共一百十六篇隋志內篇二十一卷

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八雜家舊唐志內篇二十一卷外篇

五十卷新唐志內篇十卷外篇二十卷晁氏讀書志外

篇十卷內篇二十卷與本注內外篇卷皆不合宋潛溪

所說與晁氏同晁氏又今所傳者止四十一篇陳振孫則

云內外篇二十一卷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宋志

與舊唐同明吳興慎懋官刊本四卷中析為五十一卷

實五十一篇也又自紀一卷明世道藏本及諸刊本俱

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一卷以意考之自夫良將剛至孔

鄭之門二十七條皆所無有知非完書外篇自二十八

至四十六凡十九卷馬氏又不錄此不可

解也今依藏本附注闕者闕取他書証焉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

原

華素質伐命者也

暢元篇以下內篇

班狄不能削瓦石作芒鍼

公翰班墨翟皆巧者翟狄古字通用原作班狄恐誤

歐冶不

能鑄鉛錫作干將

吳越春秋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闔廬使干將作劍三月不成其

妻莫邪乃斷髮剪爪投爐中遂鑄成劍陽曰干將陰口莫邪越絕書楚王使風胡子之吳使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三

枚曰龍淵泰阿工布據二書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三

漢禁

舊脫禁字

中起居注云李少君

字雲翼齊國臨淄人見漢武內傳事詳封禪書欲去

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

原作

云太一請少君帝曰

原作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

少君將舍我

去矣數日而少君死

原作病死

久之發看

原作帝令人惟衣發其棺無尸

冠在焉

隋志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乃女史之職今不存王楙野客叢書云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

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隱起居注在宮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又云觀

葛洪所引知尚存金華山經於晉至隋治示

以蟻鼻之缺

釋名劍傍鼻曰鐔又鼻曰珠亦曰璣蘇東坡詩先生萬金璧護此一煖缺施元之注引此楊

慎謝華啟秀亦引之又吳越春秋魯季孫聘於吳闔廡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鐔中缺者大如黍米

捐無

價之淳鉤

淮南子區治生而淳鉤之劍成越絕書作純鉤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

光

魏文侯授白珪以夜光之璧見史記朱公所以鬱悒

鄒陽傳又良璧度尺見韓詩外傳其徑與色澤相如也然

陶朱公謂梁王曰臣之家有二璧其徑與色澤相如也然

具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劍而視之

一者厚倍薛燭所以永歎越絕書越王句踐以寶劍純鉤

是以千金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郡二可乎薛燭曰不可

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郡二可乎薛燭曰不可

當造此劍之時赤堊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

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為比劍難

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三物也

人不學仙而原無學道術文小異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

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蟲聚合魚鼈入淵不溺原作

蹴刃不傷對俗篇口此條舊連上今正之

陳仲弓

名寔潁川許昌人

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定

舊脫此字

遭亂有女

四歲不能行棄塚中以數月糧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

之女猶坐塚中問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塚角有一物伸

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初

小腹痛久乃習之

與原文小異蕪詩注引之甚詳筆叢云陳太邱絕不問著書而意林所引陳仲

弓異聞記云云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

太昊

舊作湯誤

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鷹以正時

即少昊氏也鷹

舊說鷹吟林同九爲見爾雅釋鳥左傳作九鷹說文作九鷹

帝軒候鳳鳴以調律

補唐

堯見

紺珠集作觀

堯莢而知月

原作日白六帖紺珠集引俱作月易極危犧氏結繩而為網

園尹子曰聖人師蜘蛛立網罟若云湯者或據呂覽湯祝曰蛛蝥作用若今之人師之語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翠芝

原作飲則玉醴食漿食則翠芝朱英

彭祖云天上多

原有大神二字

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

農夫得彤弓以驅鳥南夷

舊作城

得袞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

丹而不貴也

原無此句金丹篇

石先生丹法取烏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飼之至長毛羽

赤色煞之陰乾服之壽五百歲

此下四條舊錯簡今正之

朱草莖如珊瑚

原云長三四尺枝葉皆赤

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

原云

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化

丸之如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

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李綽尚書故實載堯時朱草生郊所言枝葉莖色正與此同考

大戴禮明堂篇云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

六日落一葉終而復治是亦蕓蕓之類所謂合朔者也當

與此異典要稱有餌玉長生草一名通

天價值千金意即抱朴子所謂朱草歟

上士得道成原作天宮中士得道棲集崑崙

東方朔海內十洲記崑崙號曰

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山上

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西王母所治也真宮仙靈之所宗

下士得道長生世間御覽云是太清觀天經中并經文

世人維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原云世人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黃走蒼於中原

元君老君師也

神仙金匱經云太清宮神丹其法出元君云云

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

原無此句○至

理篇

龍淵

原作

以靡割常利

舊作

斧斤以日用速敝

寸蛭泛濫跡

御覽作跡

水之中

原作寸缺泛跡濫水之中

則謂天下無四海之

廣芒蝮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

原作八極之界盡於

比也

○蛭音賄土蟲也鱗音捐海魚形似數指蛭二義並

可通御覽引作蝮入蝮類跡作跡

生鱧鮪二魚皆長丈餘非涪水所宜有御覽悞也牛蹄之涪不

涪謂牛蹄停水也又抱朴刺驕篇寸鮪遊牛蹄之水不貴

橫海之巨鱗則作蹄水於義尤明蝮音

禍爾雅蝮蝮蟻注木中虫也○微古篇

漏

廖作

脯救飢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漏脯二語亦見嘉避篇漏

義未詳廖作莖脯者爾雅莖莖音斬注烏頭苗也出蜀漢

本名莖今訛為建國語寘莖於肉注烏頭也又淮南子曰

毒蛇螫人傳以和莖即愈注和莖野葛毒

蔡鳩毒鳥一名暉日淮南子暉日知晏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出

荆山是和璧所生

塞難篇

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

釋滯篇

景風起則棄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

肉芝是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

原云頭上有角頸下丹書八字再重

五月

五日中時取之以左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

仙藥

篇

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得仙

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

舊作住

則倒懸腦重故也

原云陰乾木服令人壽萬

歲

千歲燕窠門

原作戶

向北

原云其色多白而尾曲

得一頭得五百歲此肉芝也

取陰乾

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

原云雲母有五種人不能別五色竝具而

多青者名雲英多赤者雲珠多白者雲液多黑者雲母但有青黃二色名雲沙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蔥水玉化之以

水為

成帝獵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

原云獵人見之

欲遂取之

絕坑踰岸有如飛鳥

原作騰

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

人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垂當饑死有老翁令食

松實遂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

原作三

百餘

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木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得道聖人是黃老治世聖人是周孔

舊脫道治等字周孔下衍二人兩字今正之。

辨問
篇

善圍棋者謂之碁聖故嚴子卿

名武彭城人徙江東吳尚書令峻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為

輩為天下八絕之一見吳志注

馬綏明有碁聖人之名

彭祖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

原云為大夫

殷王遣宮

原作

女受房

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

有人見於流沙

列仙傳彭祖姓錢名鏗事又詳神仙傳○極言篇

欲得長生腹

原作

中常清欲得不死腹中無滓

舊作屎○雜應篇

俚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

死轉近

勤求篇

老君姓李名聃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住金

樓玉堂

雞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

蘇今南方草木狀交趾有蜜香樹開花白而繁其花不香

成實乃香為雞舌香漢郎官奏事則含之即今之丁香也

諺曰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

黃白篇

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帝原作虛案書鈔引作以魚為魯以帝為虎紺珠集亦然則虛

為誤亦如神符今用少驗

埋雅引意林有書三寫三句今廖本無○選覽篇

白石似玉姦佞似賢

祛惑篇

鸞原作鸞

不掛原作結

網麟不墮阱

嘉遜篇以下外篇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

淮南子阿膠一寸濁

尺水不能卻蕭邱

之熱

南海蕭邱上有自生之火春秋滅亦抱朴子之言蓋即東方朔所稱火山也

穿舟以息漏

猛饜以止沸不可得也

若使素士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脩業則游夏不足多矣

崇教篇

大厦既燒取

原作運

水於滄海洪潦凌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

矣

君道篇

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臣節篇

高巖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

書鈔作將沃

非掬書鈔作寸壤所過

良規篇

劍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剗割牛馬錐鐵不可剗割牛馬而長

於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務正篇與原文六

六軍如林未必有勇皆用刑

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榮當怒不怒姦臣如虎為二句當

殺不殺大賊乃發

鑽端之火勺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靡及其乘衝颺燎巨野奮六駟凌朝霞雖知勇不能制也

委轡筴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柁櫓而泛輕舟於江海原作泛虛舟以

凌波豈不險哉

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

低頸屈膝積習而見叔審舉

篇

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

原作行御覽作廉

父別居寒素清白濁

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

此漢桓靈時諺也原作龜靈時諺也原作龜靈時諺也

高第賢良各如龜梅鼎祚漢魏詩參引諺苑醍醐曰泥音

涅龜音筏龜或音蜜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

怯如雞及他本作龜諺曰古人欲達勤讀

蓋不知其音而改之諺曰古人欲達勤讀

字原本無今世圖官免御覽治生

今刪去

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楊雄所譏

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

友而不心面友也

明鏡舉則傾冠見曦和照則曲影覺

周勃社稷之臣

原作

不能答錢穀之數

備闕

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

舊作將從初學記

穢藪之芳

蕙

二句見初學記今本無

自非懸鑑

原作明廷懸象元鑒表微

誰能披泥抽淪玉

澄川掇沈珠

擢才篇

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憎

清公姦慝之所讐

名實篇

文王之接呂望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

戰國策堯見舜草莽之中桑蔭未移

而授天下列子堯之於舜不違桑陰

元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以委

矣親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

原作器

虺瘁

舊作祥字同鷄音羊鳥名也

者

不必愚

清鑒篇

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烟燼之餘平子別

原作別

逸響之竹於未

用之前

伯喈蔡邕字常削爨桐為琴名焦尾見搜神記平子張衡字多巧思別竹事不見本傳蓋亦伯喈樣

竹之類椽竹有二說伏滔長笛賦言取柯亭竹為笛
文士傳言取高遷亭竹為簫或以張事並繫於蔡也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行品

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遲重者蓬轉而波僵原作整肅者

鹿踊而魚躍口訥者皆搖掌以譜原作聲不競者皆裨膽

以高發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同牛跡禁之彌極不可向

也君若畏酒如畏風舊作疾憎醉如憎病則無荒沈之咎矣

酒識

民有穴地而釀油囊懷酒者法輕利重安能令絕乎

管輅傾舊作仰三斗而清辯綺繁此公明見單子楊雄酒不

離口而太元乃就楊雄家貧者酒好事者時載酒肴從學又雄作酒箴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見

漢書

慕惡者如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如輕埃原作毛之應颺風疾謬

篇

有斧無柯無如之何

以傾倚屈伸者為妍媚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原作朴駭字豈不

惑也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

低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蛻舊作脫泉壤此卑廖本作猥碎

之徒也刺驕篇

昔西施以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馥人皆美之鄰女慕焉原云

因偽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太酷臭

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名良母喪食肉

飲酒而有錢容見後漢書

阮嗣宗也

逢世所貴

原作所論薦

則蹇驢蒙龍駿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

見御覽

龍艘不可以乘陸

此似出者煩篇而文異此下至孔鄭

之門廿七條皆今本外篇所無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

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

御覽作留

如邱山可瞻而不可動

藝文類聚引抱朴子有軍術篇此下六節當出其中御覽並引之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

前此行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從孤擊虛

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

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推萬之甲午甲辰甲寅旬中並然從孤擊虛是以方位言之

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鳴

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雨露沾衣裳者謂潤兵

初學記引云其軍有喜

不沾衣裳者謂泣軍

御覽

引云必敗

寇漢書王莽傳地皇三年四月遣王匡等征赤眉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長老歎曰是為泣軍與此說

小軍兵太一在

字據御覽

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

御覽引春以長矛至此云出六韜又有廣五行志曰鱗魚之類水失其類則有

此藥

余嘗問

舊作問

嵇生曰

嵇含字君道

左太冲

名思張茂先

名華

可謂通人

乎君道答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問班

固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

衆人之目耶

水經注漢高祖隱碭山呂后望氣知之京房易候曰視四方常有太雲五色具而不雨其

下賢人隱矣按范增使人望沛公氣皆成龍虎亦用此法○此下五條似出外篇而今關天中記引之

闔官無情不可謂貞侶獨

疑作優

不飲不可謂廉

文王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

帝王世紀紂囚文王烹其子伯邑考為羹賜之文王食之

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而不知也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純以蜉蝣是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

亦不識蜉蝣

御覽作蜉蝣漢書東方朔占守宮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蜉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

壁若非守宮即蜥蜴淮南子曰龍猶蝦蟇高誘注蜥蜴也或曰守宮則蜥蜴擬龍有由来矣未聞蟪蛄也當從御

覽翰林亦作蟪蛄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

謝承後漢書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

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見范書班固傳注

五嶺無冬隕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與下條並見御覽

老君玉策

當有記字

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

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

灸鼓使鳴絞絃令悲實使

翰林作能

鼓速穿絃早絕磨刀殺馬立

可驗也

蟪蛄窠作蠟水沫作浮石

初學記無蟪蛄字上有燒泥為瓦燔木為炭二句凡此皆去其柔脆變

為豎
剛

落星垺謂吳時星落

汲冢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左徹者

舊作夫徹從御覽改汲冢書張華博物志並作

左路史左徹感恩取衣冠几杖而廟像之注謂晉周生拾魂議作扶微為悞則此夫徹又扶微之訛也

削木

作黃帝之像帥諸侯奉之

食鵠胎令人能夜書

河伯

當作馮夷

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著作河伯

選註引釋鬼篇

鷺鬼吳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鷺埋於苑中架小屋施林帳以嬪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鷺不見嬪人也

帝乃重之

吳志注引之甚詳

獼猴鬼余友人滕

舊作膠據御覽改

永叔嘗食一大獼猴以鐵鎖鎖

之於牀間犬齧殺經百日許見者云承塵上有獼猴被瘡

流血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座上有一葛公與客舊作一人談話又一葛

公迎來送去

葛元字孝先事詳神仙傳

余見二陸之文機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漢

汗也

此下五條似出內篇

嵇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

十篇

陸雲撰陸子十篇見隋志

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御覽思不可

損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

士文章之人也

天中記引之甚詳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

御覽引崔寔政論曰秦割殺其民赭衣塞路有鼻者醜可

姓烏鶯獸駭不知所歸命

陽翟憎無癭之人

陽翟人多癭淮南子險阻氣多癭

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

元圃積玉無非夜光

上見御覽

却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

猶比肩也不謂踈矣

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謂世寶

上見

御覽羈鞍仁義纓鑠禮樂

禰衡常云孔融苟或強可與語餘人酒甕飯囊

彈彌篇舊錯在盈文後

論街別通篇腹為
飯坑騰為酒囊

上世之人

原云如
木石

冰霜結而不寒資糧絕而不飢

詰鮑
篇

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

原作
徑

寸之口

余友人元伯先生以儒墨

原作
道

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

重言
篇舊

在上世
條前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乃負

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有字

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弊或廣衣大帶或促身脩

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咸稱抱朴之士因以著

書名焉洪貧無童僕籬落不脩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洪

性不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

自紀篇與原文少異

嵇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叅軍乃非所樂利得避身於南地

也

書鈔引云悅道含字也君作悅

洪年十五大作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稱意一時毀之

洪不圍碁檮蒲見人博奕了不觀之

原云不知碁局上有幾道檮蒲齒名○檮蒲起

自老子後漢馬融賦所謂伯陽入我以斯消憂是也說者

謂即今雙陸古謂之六博按馬賦有云杯為上將木為君

副齒為號令馬為翼距籌為榮動矢法卒數又云排五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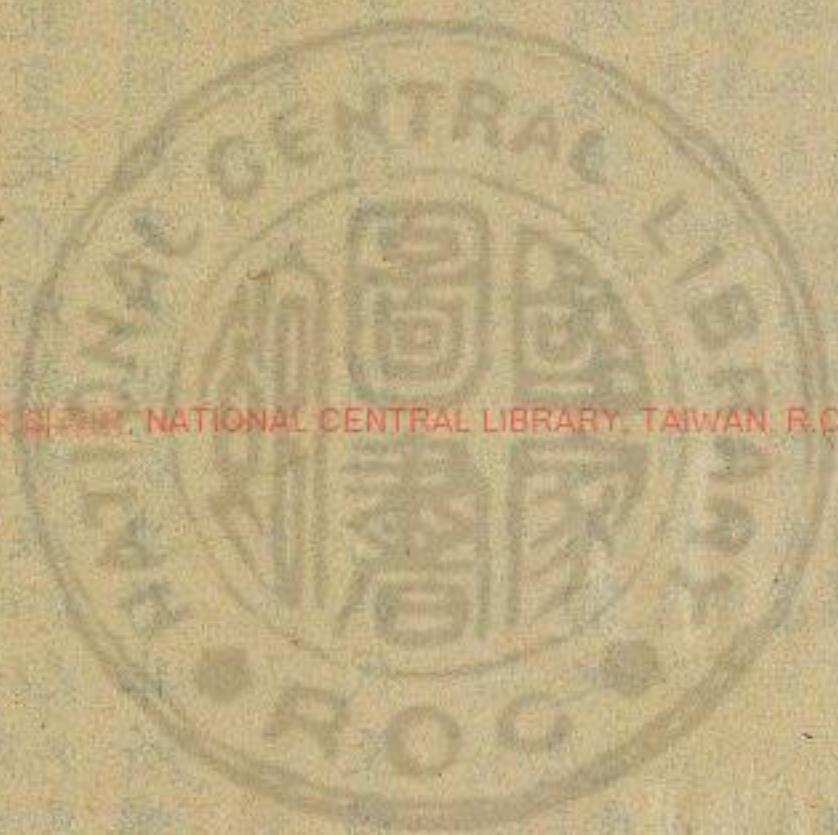
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又云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蹀

蹀并未猥至則其法與十二碁者自異李肇國史補言崔

師本好為古檮蒲可知晉世所有亦非古法故陶士行詆

為收緒奴戲而雅川
亦不欲日觀手執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意林卷之五

唐扶風馬總元會編

海寧周廣業附注

周生烈子五卷

按廣韻周字注云漢複姓魏初熒煌微士周生烈晉武帝中經簿云周生姓烈

名系出堯後後漢書有周生豐注引風俗通云周生姓也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訛云烈即豐之後路史注引熒煌實錄云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以為姓魏初張既為涼州刺史禮辟之歷官博士侍中抱朴子稱其學精而仕不徇榮利其著述見中經簿何晏論語集解稱近故博士周生烈為之義說又宋書載沮渠茂虔表獻周生子十三卷今云五卷則梁世已無完書矣新舊唐志並五卷隋志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當即此書而卷帙不同今佚

序云六蔽鄙夫熒煌周生烈

魏志一字文逸 論語釋文作連

張角敗後天下潰亂

角鉅鹿人靈帝中平元年起事冀州其黨皆著黃巾號黃巾賊詳袁宏漢

紀魏志注

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

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

御覽作三順不勝也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穿誘麟伯樂相馬取之於瘦聖相士取之於疎

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天

廖本作大

綱仗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

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臨死修善於計已晚事迫乃歸於救已微

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額

舊作類喻
林亦作類

似質違表是裏非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辭者主之弓

弩教者君子機關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

御覽引云行賞不洽於人是春半半生
也行罰不成是秋半半死也半生之春

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
專於義較此二語更醒

行禮若火流教若水

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案廖本除序外以御馬賢哲聽訟合為一節無臨死鳩

傳二節故經義考謂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今則倍之

矣他書所引尚十數條如類聚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

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御覽居堯舜

之位而不為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牽驂耳又舜

駕五龍以騰唐衢武服九駘以馳文塗此上御也又昔

伊尹操商括姬公揮周機管仲執齊鉞范蠡奮

越推又仁如春風惠如冬日等語亦自精卓

荀悅申鑒五卷

案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漢末黃門侍郎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

篇隋唐志五卷今存

序云夫道本仁義

原作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五典

舊作經

以經之羣籍以緯

之前鑒既明今又申之故曰申鑒

此條今在政體篇首不言序後漢書傳載之

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

一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盟大夫爭名此乖國之風

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割下

作能附上作忠此叛國之風也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

舊作害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內政行此亡國之

風也

政體篇

善禁者先禁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

三曰致武事四曰盡數赦

禁
時事篇十九事三曰置上武之
官十七曰禁數赦令此有關誤

秦之滅學也書朽

原作
藏

於屋壁義絕於朝野

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俗嫌
篇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

雜言
篇

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有所聞矣

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者足羞也思伯夷

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乃知穢志者足恥也存張騫於西

極念蘓武於朔方乃知懷安者足鄙也

仲長昌言十卷

案仲長名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漢末
尚書郎丞相參軍著昌言未竟而亡繆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

於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殷夏則見其

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

高辛以下
天中記引

後嗣愚王見天下莫與之違奔其私情後漢書騁其邪欲君

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

漢書刑法志秦樂名角
抵又武紀元封三年作

襲撰次為三十四篇稱其文意可繼西漢隋志十二卷
新舊唐志十卷崇文總目三卷十五篇宋志二卷蓋六
其大半矣仲長復姓齊太公之後見廣韻及路史胡三
省通鑑注又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稱仲長子隋志亦
稱仲長子而孔稚珪北山移文云尚生不存仲氏既往
韓昌黎三賢贊仲長統公理一本無仲字字則亦可單
言仲與長也意林無統字者梁避昭明太子諱故文心
雕龍叙諸子曰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
求獨於統舉姓仲容子鈔想亦然也馬氏因之北堂書
鈔亦但稱仲長昌言隋志子字乃魏徵等所加耳今佚

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注文類曰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蓋雜技樂也漢武故事未央殿中設角觝之戲耳蒙後書鄭衛之聲入則騁於婦人而不後書作耽反出則馳於田弋而不還信任親愛寵貴后妃命移運去不自知也治亂篇載後書本傳文與此小異

建旗伐鼓高峰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鑿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

董賢之於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

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事詳漢書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

日一作口在天之內在人之外此節疑有訛闕

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遊趨富貴之門
二俗畏服不接於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
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
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詳與伴通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
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

同於我者何必可愛異於我者何必可憎

智足以立難成之事能足以圖

句有
關文

附者不黨疎者不遺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令公侯之

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

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澗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

大濶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舊作教清

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詞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

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

疏濯曾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而舊作白從不可汚也

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舊作鍊喻林同之以

舊作鍊喻林同

據選注御覽

致其精瑩之以發其光

幽閒

舊作暗據御覽

則攻己

舊作巧人據御覽

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

負我者我又加厚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

相及

天中記厚焉下有未看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為人所信義未至也

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士惡子

孫友之可違而交也

英辭雨集

選注作下

妙句雲來

書鈔作英才若雨妙句如雲

愛惡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

句出漢武內傳又閤氣而吞之名曰胎息上黨王真行此方

得

道者生六翮於臂喻林長毛羽於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

窮之世俗

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因學紀聞下云此寒如蠶寒

而饑則引日多温而飽則引日少紀聞此下云此寒暑饑

也亦見御覽漢律歷志十文為引引者信也師古讀信曰伸言其長

湯契後秦益後益即準陶子也見類聚益為陶子詳史記正義引曹大家列女傳注

典論五卷本注魏文帝案文帝名丕字子桓受漢禪撰典論明帝刊石廟門外及太學劉宋太學

石猶存洛陽隋唐志五卷今佚

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禹崩益

避禹子於箕山之陰事見史記

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川一作海乃勤以求遠惟心弗

勤時亦靡克

應瑒

字德璉汝南人

云人生固有仁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

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

序云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亾不可得也

桓靈之際闔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干祿者殫貨以奉

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

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污

遵字孟公竦字

伯松事見漢書遵傳

此其行不齊也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為己勞求其為己死求其為己生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詩刺豔妻書誠晨婦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

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貴人重志

節宜數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必加重御覽作約言見時示憂色必長見敬

重馮氏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

絞殺懸之於厠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

殯殮亦見九州春秋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

五人恐死者有知復能寵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容魏志注引

形作

上洛都尉王琰

御覽云獲高幹案斬幹於并州在建安十一年

以功受封其妻泣於

內恐琰富貴更取妻妾

魏志袁紹傳注作將更娶妻媵奪已愛故也

荆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

御覽云並好酒

以酒器名三爵上

御覽者曰伯雅受七勝

御覽作升案勝升古字通用

中雅受六勝季雅

受五勝又設大鍼於杖端有醉者輒以剗刺之驗其醉醒

御覽云是醜於趙敬侯以筒酒灌人也案雅亦作盃楊子方言曰盃閭盃盃皆柘也秦晉之郊謂之盃所謂伯盃者也東觀漢記王望謂太守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是雅與

伯雅之名非創自景升也謹案淵鑑類函載三雅洞在常德府西武陵記云昔有人鑿池得三銅甌其下有銘

曰伯雅仲雅季雅蓋漢末劉氏所製甌又載益州記云三

雅池在閬中有人得三銅甌狀如杯盞上各有篆字一曰

伯雅二曰仲雅三曰季雅乃劉氏酒器觀此知當日三雅之製不一而足也

人形性同於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

余喜彈碁畧盡其妙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安世張公子

嘗恨不得與彼數子對之

魏志文紀注引典論自序曰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

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世說注引作京師妙工有二焉合喜侯東方安世云云焉蓋馬字之訛也彈碁法兩人對面面方二尺以石為之中心高如覆盆用黑白碁各八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起自漢成帝宮魏文特好之能用手中角拂之無不中願之推所中謂雅戲也

太子篇序云余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踈踏上疏自陳欲繁

辭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畧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

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

魏子十卷

字略述魏朗索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後漢河內太守冊府元龜云為尚書忘家愛國

名列八俊所謂天下忠貞魏少英也之稱著書數篇號
為魏子隋唐志俱云三卷此言十卷多寡迥異未詳何
故今佚。案子略注皆馬氏本
注也舊關今據補之後放此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則無
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人皆易華嶽以為

喻林作
謂下同

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難天以為高

大故不昇而無殃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鑄

御覽
作禹

常用而世輕之

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師非

不仁弟子非無禮傷於數也

薄冰當白日聚毛遇猛火

御覽居危殆之國治不善之民是猶云云

雖欲遠害其

勢不可

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失於本不可也

類聚

御覽俱作本

不可失也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

御覽

引傅子有比下爭字作平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苦躬

廖作窮

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券

喻林說作勝

於天下而德

御覽作得

著古今善惡明也

御見

覽翰林誤

連下文

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人物志三卷

本選劉劭 案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魏

酒劉昞注晉武帝時又有劉劭字彥祖彭城人 宮侍中非作志者劭旁魏志從力釋文從卍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特

將舊作 羣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英

篇 陸佃注鶡冠子引作獸之特者為雄草之 秀者為英御覽引末二句與此同蓋參用注文

任子十卷

本選各家有魏河東太守任綬道論十二卷或

字之訛也 廣業者吳志虞翻傳注引虞預會稽典錄山 陰朱育曰近者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句章

任奕鄴陽太守章安虞翔名馳文檄矚若春華御覽載 會稽典錄云任奕字安和句章人也為人貌寢無威儀

李棠四明文獻志引虞喜志林云任奕著書十卷名曰 任子合觀二虞之言則其爵里大畧已自顯著非任綬

明矣宋明以來王十朋會稽賦表楠四明郡志並稱述
之天啟慈谿縣志為立傳云任奕字輝臣自幼穎異累
官御史中丞任以行義文以翼經朱育嘗稱之著書十
卷名曰任子寧波府志亦然輝臣之子與典錄不同未
知復何所據乃其汲汲於表聞鄉賢則古今人無以異
也元瑞產於蘭谿號稱博聞多識而未得考任子何也
浙江通志文苑門既載之寧波矣又於台州引會稽典
錄而改為虞翔與同邑任次龍各馳文楫云云次龍名
旭臨海章安人為郡將蔣秀功曹歷晉惠元明三帝俱
召不起同被召者為會稽虞喜咸和三年卒見晉書隱
逸傳與安和牽合為一人殊誤任嘏字昭先樂安博昌
人魏文帝時仕至河東太守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
言見魏志注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

御覽此下云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

喜能歌舞怒能戰鬥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

生於治長於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於亂長於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水而不寒結木御覽作本條而

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於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喻林脫微字視遠故也處高位

知人主之貴不鄙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

踵千里一覽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
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舊作能唯聖人

能節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舊作燥土氣人智而寬水

氣人急而賊見御覽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二語御覽引作人物志然今本無之

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篤論四卷

本注杜恕

憲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魏幽

無篤論

州刺史國志本傳但言在章武著體論八篇

卷唐初類家多引之隋志體論注言梁有新書五卷王

基撰

亡三國志注引作杜氏新

書問有與篤論同者今並佚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

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喻林無之

考實推

舊作性從廖本

行莫過於鄉閭校才選能莫善於對策

陛下以謂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前世之稷契

魏志作稷契之選蹤

坐待後來之俊又可能治乎

此諫魏文帝疏見魏志

杜氏始出帝堯在周為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杜篤

魏志注傳

子曰杜畿漢御史大夫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後子孫世居焉欽篤後書有傳

畿字伯侯魏書有傳畿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名曰理少

子恕字務伯

魏志注引杜氏新書作恕弟理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卒業畿有

三子季名寬字務叔孝廉郎中觀伯仲叔之字則恕為長子顯然此言長子理諫也

恕在河東坐卧恒避父住處

畿在河東十六年恕亦守河東

恕子預字元凱

晉書有傳

此晉書王隱作臧榮緒晉書亦有傳見選注觀此知非恕所著

體論四卷

本注杜恕案冊府元龜引杜氏新書曰人論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

言行安上理人論莫精於政治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理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

體論也隋唐志四卷今佚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

故隋侯之珠不能無類

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法類絲緒也

夫人臣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汚焉而不辭

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

見御覽

夫行者榮辱之卓白

魏志鍾繇傳注李膺謂鍾繇於人何太無皂白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喻林誤連上條

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德於不

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爭之塗開法於必得之

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恕性踈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喪其禮

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二句見藝文類聚引物理論上有諺曰
二字唐類函引作賢人為德體自然也

故語曰云云御覽引作在金石曰聖在草木曰
繁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云云

人而無庶猶衣服之無殺

殺縫也見論語注

食味之無酸醎

喻林連上二句

作意林

傳子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

舊作智季

子嘗有過否季智曰暮飯牛

御覽作吾

嘗飯

牛不食搏牛一下

事類賦注作一搏牛耳案御覽及
賦注引此文並作下子考隋唐志

無卞子書其人亦不能

也御覽牛類引物理論李文成以帛書飯牛事即在卞子

後則亦非楊氏之言觀後秦子一條疑意林尚有卞子一

家而後乃錯出於此也若埤雅所引卞子羊性淫而狼猪

性卑而率鷙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乃卞彬之言見南齊

書非此卞子也事文類聚作齊卞彬禽獸決錄季智名覽

亦名香後

漢書有傳

語曰士非璧也談者謂價耳

藝文類聚引物理論曰士非玉璧談者為價御覽同談者

之口猶愛憎之心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

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

御覽引此文作秦子蓋亦錯簡也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蒙恬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勿舉生

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棖柱

一作撐柱廖本亦作棖柱依爾雅當作撐

柱水經注引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民歌曰云云末句作尸骸相支柱下云其冤痛如此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墜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脉此固當死也御覽引作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云云

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屑燃金落下

博物志云

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

本傳太和散騎黃門侍郎為同

朝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議或黨甲苦乙所親或

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

傅子一百二十卷

案傅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晉武帝

故事評斷得失名為傅子史稱其內外中篇凡有四部

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隋唐志俱百二十卷文獻

通考及宋志傅子止五卷視原卷亡一百一十七蓋崇

文所存僅二十三篇也今伏此與物理論疑互有錯

誤蓋傅子為卷富亦楊氏十倍元會採錄不應繁簡迥

異且物理論中屢稱傅子何本書反絕無之二書雖亡

見於他書徵引尚多乃諸引傅子者此往往在物理論

諸引物理論者往往在傅子更以浙省新刻武英殿

編輯傅子一卷散謄核對意林亦無一與合而見物理

論者有二十條則其為錯誤甚明此蓋因兩書黏葉相

次後因脫落失檢奈其先後或傳鈔倒置所致但均無

原書可供覆按復未能逐條根據而其中又雜出卞子

秦子不可輒為更易第就所知詳注之俟博雅者定焉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之心林翕

引意林傳子下同蓋從廖本

買鄰人價貴宅宅可買鄰不可得也御覽引物理論曰置隣之直貴于買宅也又初

學記引物理論曰處宅者先定隣焉

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也處

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行

佩珠玉也亦灼然矣

蜘蛛作羅御覽有網字蜂之作窠其巧亦妙矣况復人乎御覽引物理論

有之下云故工匠之方圓規矩出乎心巧成乎手跡非處敏精密孰能著勲形成器用乎

積草五年燒之津液下流為錫古謂錫為赤金此云作黃金未詳

唐子十卷

本注名湯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案隋唐志冊府元龜俱十卷文選注御覽引之今佚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累學之

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輿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輿則不可步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

文兄而桓弟

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

書欽引曰

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電擊戰如風行又曰猶震霆云云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

見御覽

君子守真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垢之謗猶傷體

毛耳

鷹隼羣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諺曰脂粉雖多醜

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寐

舊作昧

易容

劉晝新論曰遠瑗不以昏行變節願

回不以夜浴改容

夫士

喻林訛作自又訛連上二句為一節

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

之節必嬰謗嗤之患白骨擬象

戰國魏策白骨疑象破玉類

魚目似珠

遙聽遠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九耳其作

一作兆

不可見其

端不可覺

良將如山如淵

御覽作泉

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歡

將勿離旂鼓將

舊脫此字

之耳目

御覽作旂鼓者將之耳目也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佐鬪者傷預事者亡

秦子二卷

不送等撰書鈔類

案隋唐志三卷吳秦著御覽並引之今佚

欲顯白於雪中馳光於日下

御覽作今欲馳光日下顯白雪中

不可得也

顧

舊說

彥先

名榮晉廷尉正

難云有味如醺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

之則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

吾欲錦中而紵表不欲繡外

喻林作表

而麻裏猶論者寧匱於辭

不匱於理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因用介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

衆行之美備矣

喻林無下則字

鍼雖小入水則沉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梅子一卷

本注案其語晉人案隋唐志梅子新論一卷不著名字馬氏謂是晉人蓋以稱阮先生知

之御覽引梅子二則曰宏農宜陽縣金門上竹為律管河內蘆葦以為灰可以候氣云云又曰王莽畏漢高有靈令虎賁拔劍四面斬高廟以桃湯赤鞭灑屋考上事亦見物理論下事載漢書意其言固雜家之流惜名字早湮矣隋志總集有晉光祿大夫梅陶集九卷陶字叔真汝南西平人任至尚書其集亦佚不傳惟初學記載自序云嘗為御史中丞以法鞭太子傅曰堂高由陸皇太子所以尊於上者由我奉王者法其可枉道曲媚乎晉書陶侃傳稱陶與侃有舊陶書與曹識云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蓋亦亢直喜甄別者又書鈔御覽並載梅陶書云古人就食於安里今三川米流出門無如今年豐也若以古人用之則累之儲也豈

梅陶書即梅子歟陶兄曠字仲真豫章太守古文尚書是所奏上也二梅晉書無傳不能知其是否姑附以俟

考梅子書今佚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居能

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

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魏志

稱嗣宗個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梅子之言意正相合但與伊呂諸人並衡似非倫也

物理論十六卷

宋廷選梁國楊泉字德淵業隋志紀儒

子太元經十四卷並晉處士楊泉撰新舊唐志亦載之

冊府元龜作十卷北堂書鈔引晉錄云會稽相朱則上

書言楊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移心詔拜泉郎中合觀

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其贊善五湖等賦一稱吳楊泉一

稱西晉楊泉隋志總集列晉處士楊泉集二卷在張華

裴頠前又梁國屬豫州三國為吳地晉永嘉之亂淪沒

石氏故元帝備立南豫州本注稱泉為梁國人則生當

吳晉間甚明且其賦五湖也既曰余觀五湖而察其雲

物矣又嘗言昔在會稽見南山雲如瀑布數十丈須臾

洪水大至是亦南遊吳會之證也泉著有草書賦梁元

帝上東宮古跡啟用其事云鳥頰魚頰表楊泉之賦意
其人栖情山澤寄興文翰為晉初名勝同時呂子義為
太子率更令嚴毅高潔亟許為當世清賢蓋其敦尚風
節復如此惜所撰物理論早佚其見引他書者續漢志
注一條水經注二條杜公瞻編珠二條晉書律歷志一
條類聚十七條書鈔三十條初學記十四條選注四條
史索隱一條爾雅釋文一條御覽七十六條路史事類
賦注事文類聚天中記等書共五十餘條就管見所及
去其重複已得文段完整者百數十條四千餘字而諸
賦在集中者不與焉一斑雖不足盡全豹乃其剽悉天
地人物之際亦既彌綸羣言研精一理矣惟是核諸意
林則僅於傳子中得其五條而本書自燕趙之間以下
既什九出傳子餘亦止首二節與御覽合他無確據斯
實考古之憾事也茲謹遵
以為之注庶無失闕疑之
意兼以俟博淹者考正焉
武英殿本傳子間附旁書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罝不可得也
御覽

能引物理論有此文末句作兔罝不
能繫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

忿飆焚衣其損多矣忿罨之熱

喻林說

推甄而棄之損益多

御覽引物理論作忿罨之未熟覆甄而棄之
所害亦多矣。喻林引意林物理論下並同

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剝富强以養

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刃也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

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經義考載此作揚泉之言當
有他據或亦本之意林歟案

大選注引傅子曰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選論夫子之言
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
子則論語之書傳
子亦嘗論之矣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

此下舊接傅子指南車條給
事中云云明是錯簡然亦可

見天地成歲等條
非復楊氏書矣

天地之成歲也喻林脫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

刑四句今魏丁儀刑禮論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喻林死也今除肉

刑死字補喻林亦脫此字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

能生育也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

二千人也魏志鍾繇傳太祖令復肉刑未果文帝太和

其足猶任生育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

歲生三千人云云司統王朗議以為未便事遂寢時扶風

太守傅幹亦作肉刑議極言肉刑不當除文見類聚幹字

彥林即休奕父也此言除肉刑死者更衆與幹意合疑比

名肉刑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晉劉頌書曰肉刑於名忤聽

其名甚厲其實則仁也此疑有關文

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

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

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

史記曰傷傳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為害身也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

二句見長短經引傅子

非天下之仁也不

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

此節舊在墨子兼愛後今移置此使以類從太

宗文帝也景帝遵尊為太宗案何休公羊注古者肉刑墨

一也文帝改當剝者答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

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答五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

減答輕捶答者乃得全此云忍於殺人蓋專就棄市言也

晉承魏嚴政多苟且俗尚虛蕩休奕志在匡救故以明刑

重法為主胡元瑞據為楊泉之言遂以泉為韓非鄧析之

流今考長短經君德篇注或問傅子曰漢太宗除肉刑可

謂仁乎對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不
忍之謂又北堂書鈔載傅子曰善惡相蒙政齊之以刑以
綜真偽又曰法之嚴如火烈載物理論曰政寬則易禁
政急則難絕又曰為禁令者急之于未然寬之於已發
二子持論判然不同竊疑謂太宗除肉刑為匹夫者是傳
非楊而北齊樊遜所稱粗訥梅陶共尤文帝之云尚有漏
也

曹羲

舊作義
喻林同

曰繫馴駒以縲絆御悍馬以腐索令制民以輕

刑亦如此也

魏曹羲有內刑議御悍馬以腐索即漢刑法
志以鞮御駢突之意藝文類聚載傅元釋法

篇云釋法任情姦倭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
云云又書鈔載傅元子云安鄉亭侯曹羲為領軍將軍慕
周公之下士
賓客盈坐

但知管子借耳於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奏

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御覽補還母尸三男子於市

御覽人事部引傅子有此文案初學記載華嶠後漢書曰

范延壽宣帝時廷尉以三男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

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於市奏免郡太守令

長等無帥化之道帝可其言亦見搜神記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

要書鈔引傅子有此文施作掩末句作為法者宜舉其要喻林作物理論

禮云繼父服齊衰傅子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甚於

雨絕天也雨絕於天不可復續郭璞詩君若秋日雲妾似

若葉落樹邈若雨絕天蓋當時有此語婦人更嫁與前夫

思義早絕故甚於雨之絕天也舊雨字作兩或云即儀禮

傳不貳天之意然不應中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

着絕字則當作雨無疑

書以後俗儒造之禮喪服小記繼父有同居異居之分正義謂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之繼

夫為路人無服也儀禮喪服傳云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

妾進者若卵投石

墨子以他言非吾者猶以卵投石也

逃誅者若走赴深

曝若春華之並發馥若秋蘭之俱茂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孝飽多飢少固非孝乎

御覽作寧可言

飽多飢少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不可

同為孝乎御覽引傳同之一日餓母也

子有此文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

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

遺體食伴無嫌也苟侍中

或字文若

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

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

字少翁食

王陽

王吉字子陽與禹相善時人語曰王陽在位貢陽彈冠見漢書

此則不可向所殺者

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

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

哲之忿猶欲啖人而况遭窮者乎

案文舉之言雖辨於理未允以為鳥獸則不當

與伴伴而相齧則亦狸犬而已賢哲忿欲啖人已失之不懲令以人為糧與盜跖膾肝而脯何異乎或曰我不食伴伴將食我先發制人庶其可也魏畧載五官將王忠昔嘗啖人因從駕行令取羈醜著忠馬鞍以為嘻笑則知當時

啖人者多矣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出淮南子

道家笑儒者

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

文選注引傅子曰道
教者昭昭然如日月

麗乎
天

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不知所止也

喻林連上
為一節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惟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

猛風起雖傾河竭海

舊無竭字
喻林同

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

而縱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

傅子作滅
之此節見

武英殿本傅子附錄
錄杯作孟懋也作滅之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

二句見傅
子附錄

何隔憚哉

喻林

引案句當作何縣隔之憚哉蓋翻
用史記田肯說高祖縣隔千里語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

令人寫其狀

國語曰王命王以良金寫蠡之狀吳越春秋曰置之坐側

恒朝禮之列仙

傳

舊脫傳字

云徐人也

史公素王妙論云蠡本南陽人

傳氏之先出自陶唐傳說之後元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書

有傳

路史陶唐氏紀曰房之後有貍氏裔子大繇夏后氏封之傳為傳氏注云見傳子與此首三句合明是傳

子之文其元字休奕三句考晉史凡十八家晉人所撰名

晉書者有王隱虞預謝沈等皆在渡江以後書鈔選注載

傳元傳咸事並引王隱書咸於惠帝世官司隸校尉元康

四年卒楊泉既西晉人與咸同時安得言晉書有傳其非

物理論又甚明即傳元注書亦不應連叙其子而自云晉

書有傳疑是後人所作傳子序當在前而誤入於此也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

顏氏家訓曰世本左

印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此後人所撰非本文也自注印明所書下云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案袁宏漢紀

載班彪曰左氏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世本十五篇則其說不始於安也。是書漢志載之。又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劉向撰。世本二卷。宋衷撰。世本四卷。今曰上錄黃帝下逮漢末。蓋合三書言之。否則即非左氏所錄。亦不當逮漢末也。彪字叔皮。以司馬遷史記闕太初以後因作後傳數十篇。其子固續成漢書詳范書。班固漢書因父得成。二句天中記引傅子連下論國體事。而今逸其文。後中論錯簡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十字當在此下。蓋史記每稱其父談曰太史公漢書則絕不言彪。并序傳亦不之及。是沒彪之功。異於遷也。惜無別本可據。不敢遽定為正文耳。然觀袁宏之言曰史遷之作皆推之於談。彪經序其謀畧以舉矣。而固盡有功。豈不勝哉。而文心離龍講遠親攘美之罪。公理辨之究矣。則固有先傳子言之者。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非良史也。
劉知幾史

通書事篇傳元貶班固之論國體云云天
中記引傳子同此節舊錯在不以位顯下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

割地利已天下讐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下信

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子修身

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

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

御覽引傳子其上文云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御覽引傳
子有之

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或云元衡以善詩至宰相張

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

或云以下舊錯在明
其道而後行下業漢

書韋元成字少翁主衡守雅圭並遜詩相繼為丞相張禹
字子文善論語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河平四年為

丞相章二名而單言元者唐人剪截古人名字往往有之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

伊尹耕

廖本作薪喻林同

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

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

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馬或乘

車

喻林無下或字

而俱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羲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

不可以度遠也

漢世賤輶車而今貴之

史平準書索隱引傅子有漢代賤輶車今則貴之御覽作漢世賤人乘輶

業願師古漢書注輅車輕小之車也漢時佐史乘之晉書
輅車古軍車也一馬曰輅車二馬曰輅傳漢世貴輅輅而
賤輅車晉魏重輅車而賤輅輅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五綵謂之繡

此考子記文喻林引作物理論

始皇塚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膏作燭御覽

引傅子曰二世修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蔽海當在此下機弩等事詳於皇覽

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跡雖見麋鹿不暇顧也

喻林引

漢高祖度閩而網踈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

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帝亂廖本作紀亂以尚猛天下修法

而貴理天中記引傅子有此條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

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北堂書鈔引傅元少傳
箴曰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聲和則響清

形正則影直

西國胡言蘓合香是獸便

御覽引傅子下云
中國皆以為香

中國獸便而臭

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洪芻香譜神農本草云蘓
合香生中臺川谷陶隱居

云俗傳是師子糞外國說不爾今皆從西域來真者難
別紫赤色如紫檀堅實極芳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佳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

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稱

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

今有鉛錫之錠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駕駘之馬雖造

父駕之終不及飛兔絕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作鐵而可以

作瓦

相者曰三亭九候

一作似

定於一尺之面

事文類聚引傅子有此文無曰字

愚

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

光武鳳翔於南陽燕雀化作鷓鴣二漢之臣煥爛如三辰之

附長天

文選注引傅子有此二句案言二漢則光武上疑尚有闕文

長平之卒磊落如

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

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

化何益於賢愚耶

穀梁傳長狄身橫九畝范甯注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

豈有太乙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匹

廖本婦之

室

史封禪書天神最貴者太乙淮南子天文訓太微者太乙之庭也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第二星帝王

也亦太乙之坐謂星最明者也又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

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

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魏伯陽參同

契八月參生天罡據西注天罡即北斗也續漢輿服志注

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繞象成車房為龍馬革蓋覆鈞天

罡入魁神不獨居故驂鸞陪乘以道踟躕宋均注天罡入

魁以御

陪乘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

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

重以鎮之

以上天中記引傅子有之

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

馬先生綾機先生名鈞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綾機本五十

綜五十竊六十綜六十竊先生乃易十二竊奇文異變因

感而作猶自然成形陰陽無窮也

此與下二節俱傳子叙扶風馬鈞事見魏志杜

菱傳注中篝西京雜記五絲為編倍編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綾倍綾為襪

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

北堂書鈔引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還忽迷路周公

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本鬼谷子無但云鄭又之取玉也載

司南之車又宗書禮志云晉有司南車徐岳數術記遺云

根司方之手奕甄鸞注司方者指南車也崔豹古今注指

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

迷于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即帝位後常建焉

舊說周公所作車法具在尚方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

生鈞紹而作焉今指先生作給事中與高堂隆秦朗爭指

南車馬先生遺法也

南車二子云古無此車記虛言耳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

試之效也言於明帝詔使作之車乃成

初學記引傳元子起馬鈞為給事中

至不如試

之效矣

翻車先生居在京師城內有地作園而患無水可溉乃作翻

車令童兒轉之其功百倍

舊今給事中以下錯在天地成歲節前今正之三國志注引傳

子頗多

辯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

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善

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

北堂書鈔引傅子云

善罰

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

世質則官少時文則更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一百殷有

二百周有三百

此節見傅子官人篇時作世夏后官之句官作氏無一字有字案路史注曰堯百官

已備傅氏乃云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之五十蓋因記之妄

國典之隆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耶

今人以下五句見傳子舉

賢篇文
小異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以上御覽引傳子

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

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龍舟整檝王良不能執也驥駉齊行越人不敢御也

越絕書越人以

船為車以
楫為馬 各有所能 喻林說
連下節

構大厦者先擇匠而後簡

舊說棟令
從傳子

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

後定民

見傳子
授職篇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北堂書鈔
引傳子有

之首句作人之學者猶
飲河海御覽與此同

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饑不可食

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

天下之害莫甚

舊作
害

於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

服兼

舊作
亦重

四海之珍

見傳子校工
篇價作資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鐫石作虎碑虎崇偽陳於三衢妨功喪

德異端並起

以上亦見校工篇

撞亾秦之鐘作鄭衛之樂欲以興

治豈不難哉

家祠碑獸之後濫莫甚於漢桓靈時建安間曹操嘗為厲禁故終魏世無敢立碑者晉武

咸寧四年亦詔禁斷其畧云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與長虛偽傷材害人莫大於此有犯者雖會赦令皆令毀壞

賞不避踈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

而卑不敢逾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

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

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惟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

之惟恐不速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

者分未定也

見傅子附錄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

鴻毛乙

喻林作一

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

託舟之勢也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

端

選注引傅子來作生

情莫多妄口莫多言

諺案淵鑑類函載傅元口諺曰勿謂何有積怨

致咎勿謂不傳伏流成川下接蟻孔二句文選注引傅子曰銘作勿謂不然變出無聞

蟻孔潰河溜

穴傾山

古文苑孔融臨終詩河濱蟻孔端山壞由猿穴

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

之機開闔之術

此六句喻林誤作物理論

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

發榮辱隨焉

御覽事文類引傳子有此文忠作禍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

見傳子通志篇

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

不憎

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
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
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晝戰目
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

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

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

此與下節御覽並引傳子亦見引宋史食

志 贊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

合而通焉

此下舊誤載中論今正之

太元經十四卷

宋注梁國楊泉字德潤案新舊唐志十四卷劉緝注元字馬氏作元亨之元

隋志舊唐志及子略並同惟新唐志作元黃之元經義考因之竊謂馬氏錄白子鈔不應有誤昔桓譚論楊子雲身書云身者天也道也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為本統故必據氏謂之為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子謂之身又張衡靈憲云太元乃道之實然二字均言天道德淵殆取孔子之元以名書也今佚舊以太元接上傳子置物理論於簡末案意林所錄凡一人兩者何獨離之且二書隋志先後自有次第因移正之

怒如烈冬喜如温春

鸞雛鳳子養牲高峙隱耀深林不食滓穢

内清外濁敝喻林衣裹玉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喻林人事門危困類引意林太元經无作无黄之无或餘皆作无亨之无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梁者亡梁藉說望喻林兩引人事尚柔類作強望掘強

者折掘強謂強梁也見漢書淮南王安傳大健者跋大利者缺

激氣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崇御覽引金樓子曰桓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楊雄有太元經楊泉亦有太元經或曰楊子但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由不學使然也據此則是書在梁世已屬罕有隋志以為亡書宜矣新舊唐志及鄭夾深藝文

畧雖列其目恐亦見名不見書者耳唐人注書集類絕
少稱引惟御覽載有數條曰神農冬耕被服純青又曰
鸞鳳不遷於竹實騶虞不移於生物醜婦以明鏡為害
無所逃其陋又曰雌雞鳴晨雄雞宛頸隨後隨井河泊
徐州又一條曰素纓之鴨翰音之雞望視之兔白蹄之
豕短喙之狗修頸之馬君子之貌異也望視以下初學
記引作蔡氏化論天中記鴨類引之亦云出太元經意
二子所見畧同故文亦相類歟至胡元瑞謂舊唐書以
楊泉為唐人考之舊志物理論太元經二書並列儒家
在夏侯湛新論後華譚新論前並未嘗誤為唐人胡氏
不知据何本而云然也東雅堂本韓集進學解注引
太元經曰山川福庫而既高此字避宗廟諱非楊泉書
也御覽楊雄書自
作多楊泉書作元

化清經十卷

吳入晉舉秀才任至松滋令嘗作孤奮論

隋志蔡氏化清經十卷新舊唐志作
清化經書鈔御覽引作化清論今佚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

其作之今從廖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文者

且朴

案張之象古詩類苑錄此無將言者句入古詩歸因之蓋未知所出也

案右所錄可謂明於物理矣御覽又載其二條曰伏龍

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然之保此小材又曰水戰之

鴨何必白纓盈俎之難何必長鳴語意與此相類廣韻

一條曰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故字有化也亦見路

注史

鄒子一卷

子略注其書多論漢人恐是潤甫案隋唐志無鄒子晉書文苑傳有鄒湛字潤甫南陽新

野人元康時官少府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

重隋志載其集三卷湛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與二陸

並為賈謐所用馬氏恐即此人是也若漢志陰陽家之兩

鄒子一為談天衍鄭司農註周禮司爨引之作鄒子文

心雕龍作騶子一為鄒爽漢初更有鄒陽胡元瑞謂三

書並名鄒子又論衡稱東番鄒伯奇有檢論謂桀紂之

愚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又曰東番鄒伯奇之元思
此則王充同時人今據藝文類聚引鄒子曰董仲舒勤
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書鈔初學記並引鄒子
曰朱買臣孜孜好學不覺雨之流粟韓鄂歲華紀麗引
鄒子曰朱買臣學業不休其家曝粟令臣守不覺雨漂
粟也御覽引鄒子曰昔邢高呂安飲於市仰大而泣傷
相知之晚則非戰國時人并非漢之陽與伯奇甚明今佚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倭邪在朝

忠直無所容喻林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寡門入宿如漢書陳遵過

陳崇劾奏曰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澗見埃墨墮飯中取
乃免遵官是也臨甑取塵如家語顏淵見埃墨墮飯中取
食之子貢以為竊食是也陸機君子
行擬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亦此意

成敗志三卷宋注孫毓字仲朗
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志云晉汝南太

守又云長沙太守武帝咸寧間人有毛詩評左傳注等
書又有七廟諱議見通典此云字仲蓋休字之訛而
朗字也要略作休明則因避聖祖諱而改隋唐志三卷
今佚魏志別有孫毓太山人青州刺史觀字仲臺之子
亦為青州刺史見孫
霸傳及注非此人也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殖

喻林也作植不學將落

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

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古今通論三卷

宋注王嬰業嬰字仲豪山陽人與同

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世但傳巨卿與汝南張劭長沙
陳平子為石交死友猶未盡也隋志古今通論二卷松
滋令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考洪官松滋令
見世說注中志何以不書其官疑二書連及傳寫者誤

移於玉也新舊唐志三卷通志略亦云松滋
令王嬰而以三卷為二十卷蓋訛矣今佚

崑崙東南方五十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美

廖作美御覽同
事文類聚作美

鄉方三千里五嶽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其謂之字

許慎說文依類象形謂
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

字者取其孳乳相生在於竹帛謂之書

中論六卷

宋注徐偉長作任氏注案偉長名幹北海
魏太子文學隋唐志六卷宋志十卷鄭

樵通志畧中論六卷兩見蓋編次之誤徐幹雖有二其
一為班超司馬然未聞著書今存者宋大理正石邦哲
校本二卷二十篇任氏
未詳疑即作序者今佚

倚原作

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修翼

原作

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

治學

君子不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

修本

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若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且易以下十字及後十

四條舊皆錯在物理論天地合而通焉下今正之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才

原作德喻林引

作意林物理論蓋仍舊本之說

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不興

虛道

療暑莫如親冰

喻林說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

此引古語

魏志在王昶戒子書引救寒二句作諺修身作自修喻林引作物理論

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

舊作釣無魚字

君子不降

舊說

席而追道

賈

篇喻林引作物理論

小人耻其面不如子都君子耻其行不如舜禹

原作堯舜

故小人

貴明鑒君子尚至言

論林引作物理論

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藝紀篇射上有禮以考敬樂以敦愛

二句

利口者

二字補

如激風之至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不識曲直期

於不窮務於必勝

囊辯篇

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凌善人也

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下之化

二字補

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爵祿篇天中記聖類引此條無之化二字列傳子聖人之道如天地後注云同上當因舊本意林而說

登高而建旗則所視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旌色

益明鐸聲遠長所託得地而况富貴施政令乎

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

不逮而患其時

原作時世

之不至

原作遇

聖人之世不交遊也周道衰而交遊興古之交也近今之交

也遠古之交也求賢合之交也為名

謹交篇

取士不由鄉黨考行不本閭閻

原作閭閻

多助者則稱賢才少愛

者則謂不肖

馬必待乘而後致遠醫必待使而後愈疾賢者待用而後興

理

原作治避唐諱

七國論

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十字舊錯在前道之於人甚簡下但中論無此文當在物理論說已

前詳

人之涉世譬如奕碁局

藏本

不盡道誰無死地但

此下疑

不

幸耳

此亦中論所無舊本中論止四條列此於末姑好之

案宋曾子固序云貞觀政要太宗稱有復三年喪而此篇闕考魏志文帝言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以是知館閣及世所傳止二十篇者非全書李猷民則謂別本有復三年喪制役二篇子固特未之見是宋有二十二篇也但本書無名氏序標偉長同時人固云二十篇文遷注引文章志亦云幹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與魏志不符王弼州讀中論乃云十一篇不可解也

意林逸文

海寧周廣業輯



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高似孫子畧引

鵲冠下同

案是徐今見道端篇聽作聽末句作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案日凶故卒必敗

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

案是條今見近迭篇追作知違作避

鳳鳥陽之類麒麟陰之精萬民德之精

案是條今見度萬篇作鳳凰者鷄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

其精畢至

鵠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最善扁鵲曰長

兄神眎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出門臣針人血

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錦繡萬花谷後集醫類注云出意林

案是條今見世賢篇龐暖謂卓喪王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曰曰昆弟三人其孰最善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親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家仲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聞若扁鵲者鏡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案以上四條文皆與今稍異蓋馬氏節錄如此子畧所有皆出意林故也今其目尚在第二卷中而書盡亡闕幸尚見於他說急錄之

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路史本文鑿井出泉五味

煎煮口別生熟後乃含咀男女異利子識甚父曾聞上古

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使邪太一小子曰

書鈔引本草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書鈔日月行之名國皇

字老人原脫老字從神老人出見其方長生長生不死原

不字從本草衆曜同光靈史記天官書國皇星大而赤狀神

農從其嘗藥以致本草經人命路史後紀炎帝紀

案路史九頭五龍等十紀每述馬總之說此據所著

通歷之文非意林也然通歷不見錄於唐志歷算類因

袁淮正書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災

祥有自然之理

施元之注蘇東坡次韻孔毅父久旱詩引
馬總意林○五色線載朝野僉載云太歲

在午人馬食土歲在辰色質
妻賣子歲在申酉乞漿得酒

相鶴經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

藝文類聚文選注俱無者字
初學記毛晉詩疏廣要有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選注無遊於陰句吳從先小
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初學選注

廣要俱作依大精馬驕釋史作

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

并火金選注無以自養三字

變選注無此句釋史此下接故其純陽也生二年而毛露

而黑點易三年項赤而羽翮具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漢

云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

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初學廣要釋史俱作頂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

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

肉踈選注此下接行必依洲渚至騏驥也一段無大喉及瘦頭等語大喉以吐故修頸以

納新故夭壽初學作故主大壽以小憲別紀同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

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

集林木初學此下接上相瘦頭云云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釋史作蓋

羽族之清
潔者也
鶴之上相瘦頭朱頂初學等俱露眼黑睛初學

云則視遠又選注作赤高鼻短喙初學等俱作口瞑作眠又

史高鞋故解頰德宅耳初學等俱長頸竦身初學等俱

又選注作頭銳身鸞鷹鷹廣要作鴻翅鵠鷹史作鴻肩鸞

短初學作促身鸞鷹鷹廣要作鴻翅鵠鷹史作鴻肩鸞

云則體輕鳳翼雀尾初學作雀毛選注龜背鼈腹俱初學等

伏軒前垂後初學等俱高脰麓節初學等俱云則足洪髀

纖指選注云則能行廣此相之備者也初學同鳴則聞於

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選注

年頭亦廣要史文已見前復七年羽翮具初學作復七年飛薄雲漢

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十年初學

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或純黑泥水

不能汙

選注雲漢下云又七年學舞後三年應節晝夜十

廣要釋史作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

復百六十

年雌雄相視而孕

初學選注等俱云

一千六百年

初學等

形定飲而不食胎化而產

選注無

鸞鳳同為羣聖人在位則

與鳳凰翔於甸

此文李浮邱伯授于子晉崔文子學道于

之遂傳於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王安石修左圭百川學海

案隋志梁有淮南八公相鶴經一卷不言書文獻通考亦一卷

亡唐志浮邱公相鶴經一卷鮑照舞鶴賦注云相鶴經

晁氏曰題浮邱公以經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于子晉

者出自浮邱公之經即浮邱之書非有兩書其卷之有得其二

世然則八公之經即浮邱之書非有兩書其卷之有得其二

叔敖

作期思陂而荆土用贍

意林亦見天中記陂類引

辨隋志字訛也焦山瘞鶴銘曰相此胎禽浮邱著經知
浮邱早有經名矣諸書稱藝文類聚初學記俱作淮南
八公相鶴經詩疏廣要作浮邱伯相鶴經其寔一也黃
長睿謂原書久佚惟馬總意林及李善文選注抄出大
畧陳真靖所書相鶴經即此本也俗誤錄入王舒公集
又多錯午而陳所書最為精善今真靖筆蹟不可得見
近刻王荆公集亦無有惟左禹錫所輯百川學海有此
經首題宋王安石訂未又署王安石修曰訂曰修明非
荆公自撰其所載前後文次都與諸書所引異同蓋即
長睿所謂錯午者但其取諸意林則可灼然無疑因取
之為主而凡他書所有皆附注其下他書獨釋史最
完美無復出之病惜未知所據不敢臆斷為即真靖本也

憲後漢書王景為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

陂稻田水經肥水入芍陂注芍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

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即期思陂也淮南

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期思楚下邑春

鄆人也陳朱瑒與徐陵書曰孫叔云芍陂而植椒櫝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媵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腹女惡娥

眉士惡勝已由來尚矣

天中記蘭類引意林

案此當是蘇子之文詳後附編

劉嘽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

何孟春餘冬序錄

案孟春論儒先從祀孔廟云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漢

志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

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注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

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瓛曰緇衣云云公孫尼子蓋不啻

非公穀比而親受業于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

則有功于聖經者耶唐宋後封爵俱不及者失之不考

廣案劉瓛云今意林所載公孫尼子有云隋唐志一卷似孔子

漢藝文志考證論公孫尼子有云隋唐志一卷似孔子

弟子沈約謂樂記引公孫尼子劉嘽云緇衣公孫尼子

所作也馬總意林引之此言意林曾引公孫尼子之文

非即引劉嘽語也元之

蓋誤會耳今姑附之

右計七條皆今本所闕者路史注一則見神農本草經
而羅氏不記書名未知僕射從何錄出其文古奧此為
墳典無疑相鶴經據東觀餘論而錄雖未必與陳真蹟
所書悉合要不甚相遠天中記所載意林率同廖本蓋
其時已無完帙然亦有兩條絕異者必別有據依自惟
固陋不能博考先就所見集之俟博洽者重增益焉

意林附編

海寧周廣業輯

王孫子

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饑乏者

加五倍之賜

藝文類聚下同行軍中二句從太平御覽

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

御覽

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

御覽作桀行此而滅討用此以亡

今四境

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

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
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子夏聞之曰可謂善受諫也

子夏二句
從御覽添

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曰何故也對

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為君而

不知民孰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吳淑
事類

賦注誤
作孫子

桀紂為君從愚妾之言違長者之諫衣溫而忘天下之寒食

美而忘天下之飢或身放南巢或頭懸赤旆斯亦無他也

但不節財而暴民也

御覽下同身放四
句亦見北堂書鈔

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撫轡而嘆董安于曰今遊獵樂也而
主君嘆敢問何也簡子曰汝不知也吾食穀之馬數千多
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
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案藝文志考證曰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馬總意林引
之太平御覽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楚莊王攻宋藝文類
聚引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云云摭伯厚所引述三條似
皆在意林之外今續全復考得二條與馬氏原書不知
何如也

牟子論一卷

子略不注牟子及時代考東漢有兩牟

字子優北海安邱人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
為豐令司空范滂薦之明帝擢司隸校尉歷司空經明
行高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為太尉錄尚書事建初
四年薨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注云後漢太尉牟融撰
是也一漢末人不詳其字所著理惑論自序略云牟子
於經傳諸子靡不好之惟不信神仙不死之書以為虛
誕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牟子將母避世交
趾時人多學神仙辟穀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比之
孟軻距楊墨年二十六歸娶蒼梧太守間其守學謁請
署吏不就荆州牧優天處士避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
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牟融所殺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
赴之恐道阻塞請牟子假塗於零陵桂楊會其母卒亡
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連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
顯已之秋於是銳志佛道無研老子五千文世俗多非
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遂以筆墨之問畧引聖賢
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二入土同時出處志
趣各異据隋志所載明是太尉所作乃舊唐志牟子二
卷入道家在登真隱訣同光子下新唐志入神仙家在

孫綽符朗之下則又為理惑論無疑胡元瑞以鄭樵通志仍列儒家因謂意林所錄非理惑論注子略列目明云羊子論再考群書所引羊子如世況語注文選頭陀寺碑注中顧微吳地記及廣宏明宗顯宗開佛化內傳廣韻佛字注並有漢明帝夜夢神人一條太平御覽天中記亦屢稱羊子皆出自理惑論而太尉之書絕不一見稱引且太尉事實袁宏後漢紀東觀漢紀司馬彪續漢書俱載之初未嘗言其著書即其通大夏侯尚書陸德明釋文雖嘗述之而書疏不載其說豈其書僅存於隋在當世已不甚顯故不再傳而遽亡耶抑唐初修五代史志者止據宋道齊所收隋世祕閣目錄書之不暇深考其人遂以後之羊融誤為前之羊融耶今意林殘缺無由證為誰何之筆胡氏臆為揣測難為定論而理惑論在宏明集者琅然首列凡三十七篇分為上下其題下有小注一云蒼梧太守羊子博傳不得其解案世說新語注先引羊子曰後言羊子傳記又言羊傳廣宏明集亦言羊子紀傳是此書在梁世亦稱傳矣今其文炳著言似佞佛意主通經因而存之實佳文也○張之象古詩類苑引羊子多所見少所怪觀駝駝言馬種此出理惑論張注云後漢太尉羊融誤也

蔣濟萬機論八卷

案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魏文帝踐

入為散騎常侍歷官至領軍將軍將上萬機論帝善之

機論八卷舊唐志同新唐志宋志俱十卷案文獻通考

二卷引陳氏書錄云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

五篇恐非全書則宋世已無足本矣而焦氏經籍志稱

有八卷何

也今佚

也今佚

許文休者

文休名靖

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

名幼

賤之若寔不貴之

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蜀志注

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

拔自賈豎

魏志注引汝南先賢傳云幼始發明子昭於貨贖之市

年至七十

蜀志注作耳順

退能守靜進不苟競

蜀志注進能退不苟

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

容貌完潔然觀其挿齒牙樹頰頰

蜀志注音該御覽作搖牙搯頰

吐唇吻

自非文休之敵

世說新語注

夫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殊無兩歧之形乎曰談者強謂之

異體也

北堂書鈔下同

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軍醪唯一鍾蹇叔曰一杯

御覽別引符子作一

米可以投河而醪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皆取飲之

參御覽

士有一食而倒戰義所驅也

魚麗鵠鶴之陣進退有節

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論

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初學記

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

文選注障與障同一作嶂

黃帝養民之初

路史作黃帝初立

盡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

方色稱號

路史注云以青赤白黑為號若蚩尤為赤帝朱宣為白帝之類

交共謀之邊城

日警介曹不釋黃帝嘆曰

路史作帝乃焦然嘆曰朕之過淫矣

夫君危於上

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

原作用嫁此參路史

厥病之

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抗衡迭震於師何以

哉乃正四軍即營壘以滅四帝

參用句

帝不龍驤虎

變而與俗同道則其臣民嫁於四帝也

御覽下同

項羽若聽范增之策則平步取天下也

吳越爭於五湖用舟楫而相觸怯勇共羈鉤一誤傾

夫虎之為獸水牛之為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

伍至於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水牛不便速

角又喬踈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

陣反禦若見覘虎抵角牛希覘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鑒於

虎居弱必誠於水牛可謂攻取居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中有

說脫字御覽此類頗多無別書可校者悉仍其舊

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尚

雖知孫武雖驍樂毅雖賢白起雖武與以齊之朽骨吳之

糜骸燕之消酪秦之腐肉豈能舖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
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知勇之長者用其循畧循字雖
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

語曰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
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求入吳目中則好醜分矣
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諺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書鈔引抱朴子云學而牛毛成而麟角言其少

也

猛虎不處卑勢勁鳥一作不立垂枝亦

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王亦須佐輔

太史遷云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
童德擬大舜使在他門未必及此也七十雖少回六歲獲
河東五城萬乘郊迎而佩印雖所宏非道義然當秦之時
染詐諛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某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
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孔子不許遂使子貢
子貢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鬪越宥魯夫顏子與賜程智比
才相校於十至於此事而某不佞也

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傳之子今指天子為

官家則猶言帝王也

天中記

譙周法訓八卷

案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蜀漢建興中勸學從事遷太子家令入晉為騎都

尉本傳稱所撰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隋志儒家譙子法訓八卷注云梁有譙子五教子七諸書所

引皆法訓也新舊唐志法訓並八卷今佚

今有挽歌者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

于尸舊作干尸案書鈔選注

御覽引俱作至于尸鄉史記亦作尸鄉荀悅漢紀作尸鄉亭

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

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

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

世說新語注。案劉氏注引此及辨

誣甚詳劉氏虞瓚緋謳之說段柯古王伯厚輩皆勸用之

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也

上 猶猴乎雖人象

而虫質也

初學記下同

羊有跪乳之禮鷄有識時一作之以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

焉

善耕者足以謹字疑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

子善養其人足用

好學以崇智故得廣業力行而卑體故能崇德是以君子居
謙而宏道然後德能象天地

利物誘人猶飄風之加草也惟直慎者然後不回御覽下同

桀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木枯樹逢風則仆也

劉項方爭父戰於前子鬪於後

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地之和參天中記而同四方之統也

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胎也

通西京雜記並

有此說

答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

後也

或曰有人母有疾使其妻為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擊之夷其面可以為孝乎曰以刃擊妻其親必駭而憂及之何有於孝

或曰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貧者難為惠苛煩者難為恭君子以禮而一齊交曰夫交之道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於朱則赤夫

之道句及此句並
依藝文類聚添

染之於藍則青遊居交友

中字擬天
中記改

亦人

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仁仁茂事史舉用

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淨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

賤隸謹恭師友皆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交而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

於金石

藝文類聚此下接貢公之
於王吉可謂推賢矣二句

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

疑其實

案節首齊文
一字蓋篇名

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末未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

貴矣烏猶有反哺之心况人而無孝心乎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

以道為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

乘船曲折不失其度是善乘舟者

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芻無羽毛不織不衣不能

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弗為力哉

賈思勰齊民要術亦見農桑輯要按

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王

續文獻通考農桑輯要有一

為苗好讜撰好讜城武人勤於織務云著此書一為暢師文

撰暢師文傳作平陽人又云世祖王元二十三年拜監察

御史上所纂農桑輯要書明徐獻忠有書後一首見長谷

集

顧譚新言二卷

好略本注字子默吳太常
字子默吳郡吳人豫章太守劬之子官

太常平尚書事坐讒間徙交州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
知難篇蓋以自悼歎也隋志儒家顧子新語十二卷吳
太常顧譚撰新舊唐志作新論五卷語論
當因言字誤加偏旁其卷疑此脫十字也

或問今之寺門有鼓何為顧子曰夏禹懸於門以納諫者此

遺風也

北堂書鈔

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故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

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初學記

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

選詩注

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子之陳公也於朝然晏子
之忠著於竹素梁邱之佞於今不絕亦惟公平正直者聖

之所先矣

御覽
下同

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言也則欲哭泣擗踊
遇其樂也則欲荒淫流湏逮其喜也則欲歡笑鼓舞荒淫
則傷義鼓舞則虧風

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

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含釣不知膝之日進
有傾墮而死能誘也

以上七條
俱引顧子

鍾會菟菟五卷

案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魏太傅繇小

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書似會隋志雜家亡書有鍾會菟菟論五卷殆即道論歟新舊唐志五卷焦氏經籍志作菟菟論誤焦志外誤非一大抵抄襲舊目未嘗見書也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

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資於民民困則國虛矣

初學記

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文選注。御覽引作顧譚新言

凡人之結交宜誠德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於讒構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

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合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

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蕪由生

御覽
同

莠生似禾鋤石像金

焚林成煙其狀如雲

秋風至而寒蟬吟

埤雅

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於幽谷下不進之於

上則無由而至也

笑及中
記

張儼默記三卷

子略本注字子節吳大鴻臚卿○憲子

生賦夫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擬

賞異之早歷位孫皓寶鼎初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

晉與僕射羊祜尚書何禎結縞帶之好及還道病卒事

詳張勃吳錄勃即儼之子也隋志雜家七書有吳大鴻

臚張儼默記三卷新舊唐志同蜀志諸葛亮傳注載亮

上後帝表先帝慮漢賊不兩立云云裴松之謂此表亮

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又別引默記述佐篇八百餘言甚

詳長短經引之近人張受先輯三國文已具錄之而上

後帝表无膾炙人口俗所謂後出師表也若藝文類聚

文選注所引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恐出集中以隋志總

集類又有吳侍中張儼

集一卷也今並不錄

漢光武體亞聖之才執文武之畧聰明仁德應時而出破赤

眉擒張步隗囂之徒羣凶夷滅華夏劫清初學

記

裴元新言五卷

案略本注字彥黃吳大夫。鑿彥黃下有翰采事見吳志嚴峻傳隋志雜家傳子下注云裴注

氏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別有新言四卷注云裴

立撰新舊唐志皆但列裴元新言五卷而無裴立疑乎

立字說隋志誤以一書分為二也大鴻臚之銜亦與吳

志不同諸書引裴氏有作新語者有作新言者或當時

本有異名要非裴立之言若世說新語注引裴子有堅

石擊脚枕琵琶文度扶左傳逐鄭康成等條乃河東裴

榮所撰語林也裴松之謂裴啟作語林故劉孝標疑榮

別名啟其他注引用祇作裴啟語林隋志亦但稱裴

啟語林不曰裴子亦不復言裴榮閱者宜別白焉

俗間有土公之神土不可動兮有五歲女孫卒得病詣市卜

云犯土云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知天下有土神矣

藝文

類聚下同案容齋隨筆云後漢書安帝寺皇太子驚病不

安避幸乳母王舜舍太子厨監郗吉以元嬰舍新繕脩犯

土禁不可久御然則營

宅犯上古有其說矣

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首

初學記引裴
季新語作頭

公門又磔鷄以鬪之俗

說以厭厲氣予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日也

二字參御覽又事類

賦注作是月也

土氣上昇草木萌動羊啣百草鷄啄五穀故懸二

物助生氣今人殺羊鷄自作不祥

此九字從御覽增

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

初學記引裴元新語

不解以問伏君伏

君曰青赤白黑謂之四面黃居中名曰褻方綴之以複以

示婦人養蠶之功也傳聲者誤以為辟兵

不解下出御覽

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文選注引

裴子

新語

譬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

御覽引裴系新言下同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

路史注
作之

佐舜勞矣鑿山川通

河漢

路史注
作濟

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

能為君之勞矣

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大王欲以一國之事嗣我

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

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乃去其

國

句從路
史注補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

執豸食之公子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舅犯曰

此虫也智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

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
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可譚人子留犯曰公子慎
勿言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齊景公好馬使善畫者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累年而不得
像過寶也今使好賢之君考古籍以求人雖百年不可得
也參御覽

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邁

事類賦注

於群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邱潛

御覽有嶠字
事類賦注作

嶠於重泉有蚺蟻別本引作
紅蟻誤

聞而說之與群相要乎海畔

欲觀鼈之行月餘未出群蟻將返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

漢祖駮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三龍人傑也

龍潛之水乘雲躍鱗虎嘯之聲因風奮烈達則振纓朝堂窮則身親南畝

尹氏之鏡數曉照形蒸食曾不如三錢竹筭

丹涓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易

彼善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

此條引作裴氏新書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使之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若管氏取

以營私則一邑不可奪也

何晏注論語据孔安國說云言其當理也與此意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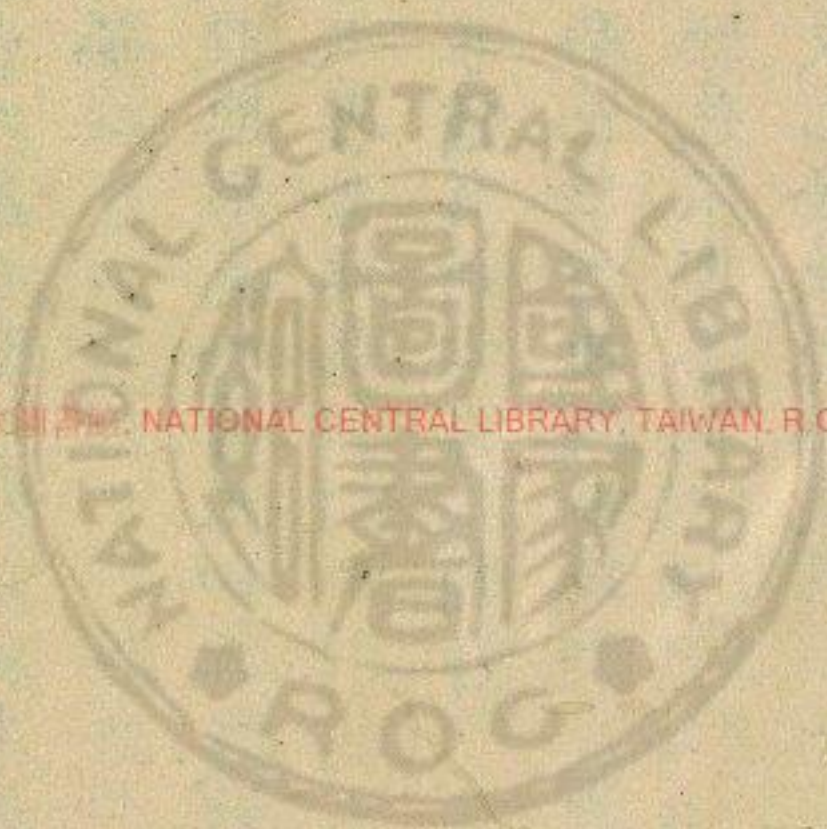
孝子欲親云我已食欲親云我不寒此漫孝也

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駕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

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然則越之所以滅吳用此道也

雅

引裴氏
新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準正書

此與正論略皆無卷準字孝尼陳郡人魏郡中令渙之幼子忠信公正以世事多險故

常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晉泰始

中為給事中見魏志注引袁氏世紀等書魏志袁渙陳

郡扶樂人而世說新語注引世紀言準陳郡陽夏人今

從之隋志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注云梁又有袁子

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亡新舊唐志正書卷同於隋正

論則二十卷三國志注引袁子甚多不能辨其為正書

正論且文獻不復著就其可擬者分列之準或作

准避劉宋順帝諱而改至趙宋又避寇萊公名也

禮者兼仁義也

北堂書鈔

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

知也

魏志注此下甚詳

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

魏志注作直訴

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

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

陳羣於是乎長者

藝文類聚下同

歲比不登唯得賣粟粟瓜梨凡不給之物若甘蔗之屬皆可

權禁

凡不給下
從御覽添

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

敬長之義也

初學記

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

文選注下同

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滑釐曰今當凶年有欲與子隋侯之珠者又有欲與子一鍾

之粟者子將何擇釐曰吾取粟可以救窮

御覽下同

語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交代

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此條御覽引作正論
今據蘇詩注改正

堯避舜於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

桀紂有民

路史注引無
紂字民字

左億右億之衆四嶽三塗之險京北

京南之固及在鳴條之野一朝而失天下

目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

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邱陵也非
有逸足不能超也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揚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大而
不檢重而畏禍智人也

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在濁世之中皦

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儔耳卒死於非罪焉得為雅人

李膺言出於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禮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學莫大於博行莫過乎約聖人者天下之大智也博學以聚之兼聽而辨之

非所事而強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之可濟之中其用舟楫固不如江漢之良

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輶輪馬不得前予曰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輶輪此過也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綈袍之繡不過一煖

牛馬之為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

矣

袁子曰吾嘗與陳子

舊說茅從天中記

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

方坐而食其子受之蒜食必有餘欲棄則惜欲持去則暑

遂盡食於是火辛螫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

笑舊作哭從天

中記吾謂曰子之家中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暍死者而

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猶是也

以雲母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

三句廣韻引作傳子

時以賜

王公又晉氏有三望車四望車

事類賦注下同

漢世賤輅輅車而貴輜輜轔轔魏晉賤輶輶車而貴輅輅車

尚書佩契刀囊執板加簪筆焉

富大用事文類聚新集引袁子正書

虎頭高峙貉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

埤雅引袁子

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當與汝殺犬妻還曾子拔弓將射

犬妻曰向與兒戲爾曾子曰教化始於昏若欺之何以訓耶

何孟春餘冬序錄中集引袁准

疑儲

正書 案韓非子外說說左載此事伍殺說與韓詩外傳

孟母曰東家豚相類

袁子正論

公羊高道論塗說之書

孔穎達春秋正義曰公羊穀梁之書道論塗說之學妄生褒貶蓋本諸此

欲以鄉曲之辨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北堂書鈔下同

天地者帝王所受設祀而敬之

河內青稻新城芳杭彫胡細弱游梁精美

蒸豚炮鱉烹鵝炙鴈遼東細粒寒鵠鴈

藝文類聚又云長安九釀中山清醅

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君之所司不可以

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

參御覽

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

難得居此職稱有此才者未有一也

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

禮郊特牲祭有報焉注謂若獲禾報社

此五者

禮之大節也

初學記下同○案此本國語展禽之言

良醫療病攻於腠理

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

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及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

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

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

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

也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杯而食於土簋

路以處其中象簋玉

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

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

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祖父于天位可也事天而就神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

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廡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宗廟之事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廡之制圓
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
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
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廡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
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
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

玉海序
作事

天子居其中學士處

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叅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
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廡處其中今未

知辟廡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廡則徑三百步也
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
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
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
之太廟也於辟廡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
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主人不謂之廟此其
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祭宗廟反獻於廟王
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明大學非廟非所以為證也周人
養庶老於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

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
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
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
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
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
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
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
政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
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

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士而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

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

詩靈臺篇孔穎達正義案明堂辟廡靈臺

異同分合說者聚訟孔氏詳引之而以來說為正其前數行禮記明堂位正義亦引之觀表此論則其於經學淹貫精深可見通檢十三經正義引正論止此一條故亟錄之宋景文集規蔡邕明堂議引之多所刪改非本文也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非盡善也猶在防之水非不流也桀紂

之民比屋可誅非盡惡也猶在壑之水非不停也

御覽下同

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賞信於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

今有卿相之才居公之位修其政治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
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
寧天下者乎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賞
之意也

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蔡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也其後
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之禍鄙小則有微
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由諸侯而起也於
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為匹夫及其
政衰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
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邑千里自關以東皆為王

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禍

封禪之說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
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為也是以學者
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為封土方丈餘
崇於泰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
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可禪是嶽皆可
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

六合路
史注作

地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泰山

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
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况中外之親乎

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謂之可婚不知
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
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
子有謂^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

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惟袁渙獨高揖

不為禮上嚴敬之

魏志注引袁氏世紀言能準自叙此則準叙其父之高節如此也

伏羲畫八卦觸類而長六十四卦

陳耀文經典稽疑

蘇子八卷

子略本注自云魏人。案隋志道家亡書梁

志並七卷

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參撰新舊唐

卷蘇道撰未嘗云蘇子。是意林所引非蘇道明矣。行

事無考據本注自云魏人疑秦之後裔抑北

于秦者或謂六國時人然未然說詳後

車渠馬瑙出於荒外今冀州之士曾未得其奇也

藝文類聚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

初學記郡字從御覽添

人生一世若朝

藝文類聚作曉

露之託

歲華紀

於桐葉耳其與幾何

後漢書注。此與下天子。蘇文志考證俱引注。於縱橫家蘇子下蓋誤以為蘇秦之言也。說詳後。

行務應規步慮投矩

文選詩注慮

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

史記索隱案莊子人不學謂

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旒以翳明衡以隱聽鸞以抑馳

御覽
下同

夫帶方寸之印拖丈八之組戴貂鷩之尾建千丈之旗遊五里
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者諸侯之所謂榮華時俗之所
謂富貴也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為文學何以知世之資

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

過乎詩尊陰陽示悔吝

示字從
書鈔補

莫過乎易明善惡知廢興

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知人情

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

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

孟或作式然
句恐有誤

溷淆其間世人

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

子投筆硯而高視

參天中記

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外有行商車轄亡麗告之未悟復告之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惠加於已而反怒之

吾欲此此於草木有心矣

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燭翠以羽歿身蚌以珠致破

二句書鈔引致

破作破體是以公孫賀得丞相而啼泣知滿之有毀朝之有暮

三句從書鈔漆

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燒不能去其

香

此條首四句與天中記所載意林正同案漢書龔勝傳

勝卒楚老父弔之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揚雄太元賦云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燭翠羽蠹而歿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蘇彥蓋用其語而以公孫賀證之漢藝

文志考證引御覽誤為蘇秦困學紀聞因惜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且云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此不知漢志縱橫家蘇子久亡故他書述蘇秦語直云蘇秦曰惟藝文類聚引蘇子一條有曰微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與史記秦對燕王語太同小異當是秦之言然此事實出莊子盜跖篇疑蘇為莊字之訛初學記引之又作抱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陸子一卷

好略本注陸雲字士龍吳郡吳人吳丞

文時號隱鵠與兄機齊名任晉為清河太守或云清河內史轉右司馬晉書本傳稱其撰新書十篇行世隋志道家亡書有陸子十卷陸雲撰新舊唐志並同抱朴所謂快書也長兄景字士仁著典機字士衡嘗作子書未

成云

三皇垂策

一作拱御覽

而五帝擊手

擊一作垂御覽

唐虞按

轡禹湯馳轅

楊升菴集

引此下有五

雖使周公御衡仲尼

促節固不已也

初學記

五驟五霸驚之意抱朴子亦云三

皇步五帝驟霸王

皇步五帝驟霸王

以來載馳載驚

欲水之清則勿涉欲林之茂則勿獵

御覽。珥雅引陸子曰

集而百事喜據西京雜記為陸賈語然今新語無之

張顯析言十卷

隋志雜亡書有析言論二十卷晉議郎張顯撰別有古今訓十一卷張顯撰舊

唐志失載古今訓而并析言之字為誓又說顯為儼因

云誓論三十卷張儼撰新唐書仍之以誓論繫默記下

復云張明誓論二十卷古訓十卷其改顯為明自是避

唐中宗諱不足為異所異誓論張儼一誤再誤耳篇籍

散亡史文沿襲舉一

例百是正良難矣

謁者僕射李明清達有高才多識前代格言為楊雄司馬之

儔也

北堂書鈔

萬雀不及一鳳凰衆星不如一明月

藝文類聚

古諺堯舜至聖心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御覽。憲。御。析子曰堯舜

至聖身如脯腊

堯若腊舜若腊

高辛氏初生自言其名其君氏

御覽。終無迷謬也。路史

干子

名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著作郎著晉紀官至散騎常侍晉書有傳隋志儒家七書有干子十

八卷干寶撰舊新唐志載干寶正言十卷立言十卷意即干子而書名無古據又卷帙分合多少不同未能審

其是吾干姓俗多訛為于宋儒揚廷秀尚不免此誤云

諸葛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

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蜀志注

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

之難處死之也難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

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死也案裴氏注三國志引干寶晉紀

干寶搜神記甚多皆舉書名唯蜀志載此二條直云干寶曰寶別無評論國志之書而干子行世不及傳子表子等

之著故彼得稱子此獨變文稱名猶譙周傳注引孫綽語今見御覽自稱孫子也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

此史記楚史家文以意補之

先儒學士多疑此

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

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

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

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

世久遠莫足相證近魏王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

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

路史

孔羨表黎陽椽屈雍妻王以十月十二日生男云云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

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

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昔明古

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

其無害也

裴駰史記集解。蓋是條亦首揭干寶曰路史

者集解述

諸家之注例皆稱名其旁引仍標某書而不知

如應劭風俗

通則必云風俗通曰不概云應劭曰也干寶

搜神記亦然

寶既未嘗注史裴所引亦更無別條非干子

之文而何稱

干寶者乃用其祖注三國志法耳若宋書五

行志所稱干

寶曰係晉紀之文劉昭續五行志注所

載論語適輔

像一段亦出于子以事涉譏祥不錄

顧子十卷

史略本注顧夷。案隋志儒家亡書顧子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新舊唐志顧子義訓

十卷顧夷撰世說新語注引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少府卿霸之子辟揚州主簿不就諸書所引或曰顧

夷子或曰義訓諸單稱顧子者已入新言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

或曰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聖人之陳迹耳子何好焉顧子

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

珠二句書鈔引顧子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予

何得無好乎御覽引顧子

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顧子顧子曰子之射雖百中不若我之

彈或曰何以為然顧子曰子之所射射狸之皮我之所彈

彈狐之心

以上三條俱引顧子義訓

顧子

天中記作顧夷子

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為一焉

沐浴羣生澤流萬世是仁也揚清激濁滌蕩滓穢是義也

柔而難犯弱而能勝是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是智也

顧子曰我得於池上矣

善文類聚御覽引顧子天中記稱顧夷好是亦謙訓之文

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子曰二

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妻柔是爾三

樂被褐加玉是爾四樂子華曰華乃有五遇千載之會而

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

御覽引顧子摺稱子華則亦當為義訓

諸葛子

史略本注著略一卷。案諸葛恪字元遜瑯琊

督中外諸軍事為孫峻所殺吳志有傳隋志雜家亡

魏基五僞

北堂書鈔下同。案王應麟小學紺珠載魏佐命臣

詳據魏志程昱郭嘉董昭劉奕蔣濟同傳當是此五人又
晉書云薛無丹陽人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
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僞此吳
人又在晉世非諸葛所云也

鼓洪爐以燎毛髮傾五岳以壓枯朽

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壺

虹事類賦缺爾
虹飛注引作

虹誠宜寵異

御覽

陳子要言十四卷

隋志法家亡書有陳子要言十四卷

案陳子

無考惟吳志陸瑁傳云陳國陳融單貧有志就

瑁與遊又宋書禮志稱吳侍郎陳融奏東郊頌而已要

言見引他

書亦甚少

棄晨鷄俟鳳警亦猶棄當世之寔才須世人之執政也

賦事類注

苻子

好略本注苻朗也為青州刺史降晉元帝除員外散騎侍郎為王

沉所殺朗博識善別味食鷄知棲辛露食鷄知其黑白

雅好談靈語元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事詳世說注及晉書載記隋志道家二十卷新舊唐志俱十卷

朗家焚

原作楚天中記作家惟楚

朗棄千金之劍

抱苻子而趨謂曰何夫

子棄大而存小乎朗不應

御覽

夫千金利劍剖割之所存

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

北堂書鈔下同

至人之道也

原作不從初學記

如鏡之有明有照有引有致

有澤火者冠霞笠兼莎裳褐衣

御覽一作澤文冠葭蘆之笠納鹿之履莎裳云云

緩

不步而去

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

桀紂之非堯舜乎

藝文類聚下同

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

埤雅作文

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許由謂堯曰坐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

以上從御覽

堯曰坐於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立於櫺扉

之內霏焉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

雖背墉墫

御覽作一墉路史注引先聖本紀作墫

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

安知其所以安

御覽作所以不榮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有余猶之牧孤犢君

牧天下余牧孤犢是各有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

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於是牽犢而去

海水沸地雷震群蟻曰此螯之將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起如岳其高際天或遊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壤封之巔歸伏乎窟坎韻府羣玉作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然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參御

覽天中記

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為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于龍門而終日栖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何哉無乃魚以寔應而人以偽求乎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者曰豕也非大豕不居

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王乃命豕宰
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衛官橋
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
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
於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錦繡萬花
谷勞作營食我以人穢吾患其
生久矣今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浮舟者
食我以糗粉之珍欣君之惠將報子焉燕將遊於魯津有

赤龜奉璧

一云夜
光珠

而獻

參初學
記御覽

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大驛於天下初學

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相與居乎泰山之陽處
乎環堵之室華門不扉蓋茨不翳而弦歌不輟
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

卜等耳

李濟翁
資暇錄

水生於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於木未有抱樹而焦者為
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御覽

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御覽

下同

黃帝將適昆虞之邱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
旗駢紫虬御雙鳥黃帝方命避路容成子曰吾將釣於一
壑栖於一邱

黃帝謂其友無為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駕於元圃子且待之無為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為君之勞乃攀黃龍而俱去

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怛之心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

君心也臣為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

觀刑下
參路史桀曰

聽子諫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臣觀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

戴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子

知我之亡而不自知其亡且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不亡

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炮烙布武而趨乃赴

火而死

路史發揮辨之曰危石春冰言之不倫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考之書乃紂之行不問其為桀也

子云云吾不敢盡信廣業紫荷子寓言或致失實如此條及下武王讓天下之類是也然此猶惡居下流之意岐封之讓明屬傳會以既採自御覽不妨取脩傳聞也若廣宏明集所引老氏之師名擇迦文等語則不得從芟汰矣

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匆匆然以天下為事乎

君往矣余不忍聞之

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為師

矣

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
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群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
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告急于東越之王
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敵之力則活矣
子方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
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有隱者周豐往見曰臣嘗
晝寢愀然聞群虱之鬪乎甘衣中甘臣膏腴之肌珍臣項膺
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大半口父止之曰
我與爾所慮不過容口奚用竊爭交戰為哉群虱止今君

有七百里地為君之臣亦已足矣而以汶陽數步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為君羞之魯侯曰善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萬駟矣方欲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耶晏嬰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曰金翅民謂之羽豪其為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珍乃為君之患也

隣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

疑脫無喜色三字

三黜無憂色何也

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知吾心之憂喜

二句

從事類
賦注補

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日流影移而徙衽以從陰至暮反
席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患露之濡於
身其陰逾去其身逾濕是巧於用晝而拙於用夕奚不處
暉而辭陰反林避露此亦愚之至也

趙之相者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
十德之門趙王疾之使擇其果之煩者伐之其父曰果之
茂者猶伐之况其人乎吾將以爾為累矣去之則免乃攜
老持子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

方外曰太公涓

路史呂涓字子牙是
為太公望師尚父

釣於隱溪五十有六年

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

路史注作季連下同

聞之往而觀焉太公涓

跪路史注作跪

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暮則釋竿其

膝所處若背其跗觸岸若路魯連曰釣所以取魚無魚何

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推岸竿投綸

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吾方之猶一朝耳

參路史注。案節首方外是篇

名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陵子曰王見楚之

富者乎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隣人貧有

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

數成矣隣與之從此觀之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晉之射者桓氏世傳於楚善以道假乎射焉常以其所不射而射之患晝之不足以卒歲故以夜而燭之

顏子有疾三日不食問之曰吾師也食非丹不食茹非芝不食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以延生咀藥以養齡也

富者陶朱公喪其中子隣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躄踞捧頭而笑隣人云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隣人之不通也

漢王聞宋滕子方牧羊於巨澤鼓而歌南方之詩使者進謂

宋滕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於先生而委國政焉宋滕子矍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待四

海之士與十群之羊其於職同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其
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朦不願
為也乃逃於陰山之陽

天羅廓矣野人猶有罩翳之勤

吾與元子觀東海釋駟而升乎嘏山未中路而忘馬苻子使
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苻子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

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

參事類賦注

務光自投廬川廬川之伯

參事類賦注

以赤鯉送之

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苻子與元子登於太山

參事類賦注

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丈之

松蕭蕭然神王乎一邱矣

海錄碎事引無乎字

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人猶木夫守戶瓦鷄司晨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淵蚌

淵字從天中記

鏡以曜明

故鑿人蚌以含珠故內照

羿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

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迨事夏

王

以上從路史

王使羿射於方尺

原說承路史作承

之皮徑寸

路史作征南

之的命曰射

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貲不中則削子十邑之地羿容無定

色

氣戰於胷中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王謂傅彌

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
彌仁曰若羿者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能遺其喜懼
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王曰吾聞子之

言始得無欲之道

荆

山不寶玉鮫人不愛珠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邱明曰寡
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將欲謀諸三子左邱
明曰孔甚其聖人與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雖欲謀其
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
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
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

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

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某為司徒名三桓謀之非亦

與狐謀裘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名孔某

為司徒天中記參釋史○正楊載升菴所引符子起周人

早入道藏其書在明世宜尚有存者然晦伯謂楊引此不

知為左邱明語而未更以孔子晏嬰為證是豈真見符子

者耶又閔龍逢危石春水等語明出符子升菴乃謂載在

太平總類而羅必收之是則博如升菴竟未得見符子矣

晦伯雖有所譏亦不顯言符子存否觀其纂天中記所引

符子要皆本書鈔以下諸書又射類載羿射雀誤中事注

云出帝王世紀御覽不載更不及夏王命羿一節夫謂御

覽不載射雀事信然謂只出史記則未也據路史夷羿傳

先言羿學射于吉甫注云見世紀次言從吳賀及夏王云

云注云見符子則知射雀之事不僅在世紀甚明晦伯誠

見符子何不徑引符子原文為更詳盡

耶由此言之晦伯亦非真見符子矣

相貝經

隋志梁有相貝經二卷亡入五行家唐志一卷

入農家俱無撰人文獻通考一卷陳氏曰不知

作者形法家三書卷帙不同疑隋志誤也。案藝文類

聚云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海河水

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去不知

所之嚴助為會稽太守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

此文於助

黃帝

吳從先小憲別紀作皇帝誤

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

詩疏廣要作正瑞蓋依宋人避

諱改本

靈竒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

之紫貝素質紅裏

本作黑從文選注改

謂之朱貝 選注廣要俱作珠貝下朱明目同

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蓋

類聚作畫廣要同

謂之霞貝紫愈

疾朱明目綬清氣障

廣要清作消

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

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春以逐温去水無竒功

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

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察遠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

礫或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

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黑點

類聚無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瘧廣要使下黑鼻無皮

是也觸貝使胎消勿以承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廣要

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管貝使童子

愚婦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

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

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史

憲揚升菴言相貝經係嚴助作見初學記今考之寔朱
仲作非嚴助也高似孫緯畧曰師曠有禽經浮邱公有
鶴經雖畜及蟲魚亦俱有經惟朱仲所傳相貝經怪奇
是也中所說貝十倍爾雅釋魚漢志五貝但既名為經
其文當不止此且首言黃帝唐堯之貝既無可考禹貢
揚州之織貝不過方物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明貨
之非寶而此言貞瑞必實是必別一種貝特文有脫落
故不詳耳蓋原書已載此特意林所引升菴之言必自
有據姑就釋史所載錄之
當更考諸宋人說部也

右計十八家其十七家惟王孫子本書有錄皆洪容齋
所稱不傳之書舊為意林所引而今闕逸者也相貝經
据揚升菴而錄亦非贅附夫子流照軫存者寥寥幸得
見採意林而仍不免散亡良可嘆惜矣今既難盡追求
而又不忍聽其湮沒於是旁考他書零星摭拾張皇補

直多至數十條少或一二條文顯者省義疑者闕參互
羣籍擇善而從兼為詳其名字事蹟雖不能光復舊觀
庶幾窺全豹於一斑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意林四絕句

集錄裁成庾穎川意林三軸用茲傳漫姓撮要失備載
嘗鼎一臠知味全

郡護安南政不頗用儒術致政平和嘉書五卷銅柱二
聖忝祖為馬伏波

六經萬古示綱常諸子何妨取所長節度豈從務佔
卑要知制事有良方

五卷終於物理論太元經下已亡之說非天一洞珍弄
片羽豈能欣見斯

乾隆甲午仲夏御筆

乙未五月十有九日草莽臣鮑廷博恭錄

臣謹案於己歲天一潤後人臣范懋柱進

呈舊藏宮本意林寵膺

睿情賞鑒題待簡端既奉

詔給還臣鮑廷博特精繕副本恭載

宸章洵論古之指南談藝之圭臬也臣今輟寫全帙雖

誦迴環景仰弥殷謹先燈載以誌榮幸既降

己亥之歲秋七月三日臣周廣業拜手稽首恭騰

并識 此為對刊以冠集首者故補錄于此

聚學軒藝書第五集第十卷林補注五卷補送

一卷貴也刻世所校刊無印序以序十六葉殆印所見

庚子以前者非後來重定也故印中亦有印同略將

首數葉刻列另紙俟有好本如聚學為之重刊耳

辛未秋陸氏復物二費寅楷記